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SERIES
EDUCATION IN SOVIET RUSSIA

BY
SCOTT NEARING
TRANSLATED BY
HSU CHUNG TS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司各脫尼林著
許崇清譯

現代教育
名著
蘇俄之教育

商務印書館發行

著名育教代現
育教之俄蘇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中華民國十七年六月初版

回每册定價大洋壹元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司各脫 尼林

譯述者 許崇清

發行兼
印刷者 上海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Series
EDUCATION IN SOVIET RUSSIA

By

SCOTT NEARING

Translated by

HSU CHUNG TSING

1st ed., June, 1928

Price: \$1.8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蘇俄之教育目錄

序言	一
一 黑暗的教育的過去	一四
二 蘇俄教育的組織	一九
三 學校前的教育事業	三〇
四 社會教育——勞働學校	三八
五 職業學校（中等學校）	六四
六 高等教育機關	八一
七 課程——教材的實驗	一二四
八 教法的實驗	一二六
九 學生間的組織	一四九
十 教育工作者的組織	一六六

十一	勞働者的高等教育·····	一七七
十二	教育的統一·····	一八四
十三	文化的社會化·····	二二三

蘇俄之教育

序言

蘇維埃聯邦以外的人民關於蘇維埃的政治已經聽過許多，關於蘇維埃的經濟亦已聽過多少，關於蘇維埃的教育卻絕少有知道的，這是一樁很可惜的事。

在蘇維埃聯邦裏面方今正在進行着的事情爲世界其餘的民衆所必須知道的確沒有比教育事業更爲重要的。世界上最廣汎的教育上的實驗在蘇維埃的學校裏面現下正在進行着。在別的地方雖亦未嘗沒有多少實驗教育的中心。這些中心往往設在花費很大祇是富有的子弟纔能進去的私立學校裏面。在無論那一國立在實驗的基礎上面的教育事業都不過祇是全體事業的極少一部分。

蘇維埃的教育實際全是實驗的。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將舊社會制度完全傾覆

了，國內戰清除去許多類敗殘蹟。迨至一九二一和一九二二年蘇維埃聯邦的教育當局纔稍微得到些少自由的餘地，試用一能以適應他們的新社會秩序的特殊需要的方法來解決他們的教育問題。

到了一九二四年美國勞動組合特派委員能够報告說：『觀念的革命恐怕向未有大的進步。蘇維埃俄羅斯所施行新教育制度裏面的那時候，他們已經是得到很大的進步。Brailsford 在一九二一年先已把捉着這個運動的精神。他說：「共產黨的執政正在用教育的施設來培養全俄人民的責任心和勢力。而且他們已將他們的全教育制度由默從接受和規律的原則移到「自己創造」和「活動」上面去了。』

然而蘇維埃的教育制度至今還是沒有的。蘇維埃聯邦的全教育世界仍是在實驗的段階上。實際工作在鄰近的或在同一共和國內甚至在同一城市內的學校也各不相同。同是遵奉一種學說，但所下的解釋卻互有分別。將來的蘇維埃教育就是要從這些各不相同的見解和由此發生的討論當中建設起來。

當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從舊秩序的束縛裏面救了俄羅斯的學校當局出來，將制成一適宜於勞動者共和國的需要的新教育法的大任放在他們肩上的時候，他們立刻就開始去搜索全世界。關於心理學教育學和教育法的種種書籍從德語法語和英語繹了出來。尤其是美國學校的工作受了特別的注意。奇帕脫刺、桑戴克、杜威和其他美國的教育家在今日的蘇維埃聯邦幾乎是人所共識好比在美國一樣。這些外國的方法和理論通通都拿來研究品評。在蘇維埃的學校裏面通通都拿來試驗。現在已得了多少結果，蘇維埃的教育政策亦已由學校當局草定了幾條綱領。

蘇維埃聯邦今日已成了一個教育的研究所。教材、教法、生徒間社會的組織、學校管理委員會的組織，和高級學校對於工人農民的開放問題，凡此種種，都在實驗著。在那一方面都未有確定出一個永久的方式。教育的當局正在這些實驗裏面對於他們的疑問和他們的需要尋求正當的解答。

有些舊教育家因為蘇維埃教育制度沒有確立缺欠統一的緣故，可是不知何所適從，覺得異常失望。有一位曾經做過許多年教育學教授的說：「在俄羅斯今日

並沒有教育制度，只有一個宗教。在蘇維埃聯邦裏面也曾有過並且現在還有許多好的實驗學校，然而全般的教育制度卻很混沌，沒有甚麼希望。」

又有一位教育學教授比較的實在一點，他說：「你要理解現下這裏在教育制度裏面甚麼事正在進行著，是一樁大難事。我們自身也不明白。再過十五年或二十年請你再回來，那時節，我們許有一個學校制度，現在是沒有的。」

蘇維埃的學校對於世界其他各地的教育家其所以如此重要，就是因為這個事實。他們被強迫着要在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以這過去三十年間在西方各地所積得的教育經歷作背景，來從新再起鑪竈。現下他們極力專心去做，正是要創造出一個方式。若果他們能够不至遇着阻礙，十年內他們必定能夠產生出一個教育方式，足以爲那些代資本主義而興起的勞動者的國家立一個模範。

在其餘各國，那些教育者都是勞役於像山一般高的傳統的重壓底下。他們的手爲教育的因襲所縛束，既成的經濟制度復把持着那教育的體制不容他的方法和他的活動有多大的變更。

蘇維埃的教育者卻已由那革命的大業而脫離了定制的拘束。舊經濟舊政治的方式經已掃淨，他們儘可以百事從新再造。恐怕自從法蘭西大革命時期以來，世界上無論那處，那些教育者都未曾有過這樣的自由，來因應着社會趨勢所需要以規模他們的工作的。

最重要的有兩個問題：（一）決定這些社會的需要是甚麼；（二）決定最好是怎樣順應他們。蘇維埃的教育者現在尋求著的就是對於這兩個問題的解答。

教育的實驗在蘇維埃并不限於學校。學校系統也不過只占蘇維埃教育活動的一部分。教育工作現下正在經由下列的路線進行。

（一）教育部直轄下的教育機關，這一路包含：

（甲）學齡前在三歲至八歲的兒童教育設施。

（乙）正式學校系統由小學第一級至高等專門學校以及大學和研究所。

（丙）學校系統內的實驗學校。

（丁）擴張和郊外工作。

(戊) 出版。

(己) 劇場，圖書館，博物館。

(二) 鄉村閱書報室，圖書館，舉行講演，設置研究班，以及其他教育活動的地方文化中心。

(三) 勞動組合所設置的很完備很宏大的俱樂部，研究班，圖書館。

(四) 共產黨共產主義青年團和 Pioneers 所舉辦的政治教育，文盲清除，以及工藝講習。

(五) 軍隊也是一個積極的教育中心，新入伍的兵士都要在入隊後最初三十日內學識讀寫，他們仍有正式的堂課，講習社會科學和工藝的修養的科目。

(六) 蘇維埃印刷局印行書籍，雜誌，新聞紙，都是立在教育的基礎上面的，而且與正式的學校系統有聯絡，抱定一個教育的目的。

(七) 其他組織如合作組合，衛生部，農業部，都舉辦着大規模的教育事業。

在這裏只能夠將蘇維埃教育事業中與由學校設施的兒童教育直接相關連的那部分講。其他方面並不是沒有這樣重要。有許多地方且更值得我們注意，因為這些地方特色更多。但以一本小小的書是斷不能統括全體的，在我自己也得不著許多資料來作一個適當的評論。

關於蘇維埃教育當局現下所舉辦的兒童的正式學校事業我不能敘述得很詳細。一來我沒有許多時候，二來也沒有許多資料來緻細研究這樁事。我只能夠將在所參觀過的學校裏面所聞所見的敘述一下。中間有些的確確只是「給人看」的學校。還有些確是在蘇維埃教育的平均水準以下的。濟濟多士的師範大學應該派遣一班研究者到蘇維埃聯邦去，留他們在那裏詳細考察，以期得到那些學校設施的真相。做這種研究工夫是斷非一個人所能企及的。

我研究蘇維埃的教育實出於偶然。一年前我正在起草些關於教育的稿件的時候，我寫到一個地方，須有些少關於蘇維埃學校的材料。我往圖書館去，一心以為隨便就可以得到許多適切的知識。豈知那裏實在並沒有關於蘇維埃學校設施的

文獻。無論是法語的德語的或英語的都沒有，確很奇怪。除了那些對於教育事情並非熟識的遊俄旅客所記載的少許篇章散見各處外，我卻找不着甚麼值得注意的關係教育的定期刊物也是空無所有的像那些書架一樣。

我將那些可以下得手的撮了出來，拿來同我所需要的比較一看，我就覺得若果我要作關於蘇俄教育的文章，只有一條路行得，就是往蘇俄去。

所以去年冬季我即就道。將我在美國的圖書館內從書籍中所能蒐集得的多少紀錄也帶了去。在兩個月間我不歇地參觀學校，到鄉村及城市去，由幼稚園以至大學，足跡所至已達三千餘里。有時我以教育局代表的資格公式地到學校去，有時我隨便闖進去，走到教室裏面，拿出我的證狀來請求許我駐足。卻沒有一次被拒絕過。在這次旅行中，我和學校的人會面，自看門的以至主管當局，自幼稚生以至大學生，都和他們攀談過。我不敢說我已得到了全體的真相。即就我所看過的那些學校而論，也不過是全體的一小部分。但我已十分看透我從美國的書籍中所得那些記錄，都是不值一文錢的。我迫不得已將蘇維埃教育的課程從新學習過，但我確也深

知有許多地方還未得盡其詳細。

有許多讀者看我這本書的或者也會讀過關於蘇維埃教育的其他著述。他們許會疑惑爲甚麼這裏所載的和他們在別處所見的有許多不相同的地方。對於這些讀者卻有三個答辯。第一是，在關於教育定期刊物裏面用這個題目來著述的人自從革命以來多未有到過蘇俄。第二個答辯是，當地的教育事情變動非常迅速，今日這樣，明日或許會突然變作別樣。第三個答辯是，若果你是一位練達的教育者，你必定要離家數月自己去看，這個經驗儘足以償其一切所費。

我起首教學至今已是一十二年。在這個期間我曾看過許多國的許多學校。在我所有經驗當中，我從未見過有甚麼可以比並得我在蘇俄所見正在進行中的教育工作的。

讀者聽見我這樣說，或許會斷定。以爲我認蘇俄作一個教育的樂園。可是全然相反。許多蘇俄的學校裏面設備的缺乏是再沒有別處可以看得着的。建築很舊，椅子破爛，黑板和圖籍也缺乏，教員和其他的教育工作者俸給都很低，積欠幾個月沒

有清發的也常有。學校只可收容蘇俄國內學齡兒童的約半數。人民教育委員會的委員長 Lunacharsky 曾經計算過全聯邦現下還缺少二十五萬的教員。縱使他們得到這麼些教員，也沒有許多學級來容納他們。恐怕在歐洲無論那一大國他那教育的境况在實質上斷不會再有比蘇俄更壞的。

蘇俄的教育機關不是樂園。只是戰場。在這個戰場中全體人民正向着無知作戰。應用着現代教育界爲這個目的而發明的所有一切武器，或者有時他們自己也會發明和擴展出多少武器來。

蘇俄負責的領袖已經是決意要做到不使蘇俄再有一代的兒童在無知中長大。他們決意要使爲那次代人民而設施的教育能臻盡善。是以他們向世界訪求知識，在國內力行實驗，以期建設一教育系統來教育兒童，使能適應於新社會的秩序。

蘇俄聯邦內教育上的成就迄今仍無足道者。當地對於教育效果的收獲所進行的鬪爭確是一齣最令人醉心的戲劇，爲我所僅見。從一個短期的兩個月的調查看來，他也許是教育上的知識和進步的一個很豐足的泉源。

在蘇俄參觀學校是一個經驗，——很足以鼓勵人，令人永不忘記。兒童和教員都很歡喜與你會面。

在幾個中心大都市外，學校兒童從來未有見過美國人。戰爭爆發時他們都是嬰孩。自從那時候他們已與西歐文化相隔絕。然而他們卻也讀過 Jack London 和 Upton Sinclair 的著作，他們曉得 Henry Ford 和 Ku Klux Klan 的事，也曉得在 Tennessee 州 Dayton 地方所發生的「猴子訟案」。他們在銀幕上看見過 Charlie Chaplin 也看見過 Douglas Fairbanks。他們有武裝着的印度酋長和「西方野人」捕獵牲口以及其他一切行事的圖畫。這個情形大概在小學校上級和中等學校的兒童都是一樣的。有時這些兒童向參觀者發出無數的質問。他們要曉得爲甚麼美國不承認蘇俄聯邦。在美國的急進運動力量如何。爲甚麼美國的勞動聯盟如此保守。這些年輕朋友確都有真正的國際興趣。他們聽過許多人講，也讀過許多書籍，他們渴望着更多得些知識。

當我們巡視教室內的工作，和生徒們談話完畢後，那教員招呼我們一旁站着，

開口就問：在美國道爾頓法成效如何。在甚麼地方試驗着設計教育法。在美國怎樣施行知能測驗。誰是於生理學的心理學造詣最深。在你們的學校裏，面兒童間許有多少自治。這些事情自然不是個個教員都問，但在實際上每間學校都有些專門家是對於教育的或一方面有研究的。這些事時常都有討論，外人所能供給的甚麼知識當然都受着極誠懇的歡迎。

無論那個學校當局，凡是我和他詳細談過的，幾乎沒有一個不說過「你所要問的只是這些麼，那麼你既問完，我還有些事很想問問你。」

還有一句他們常說的話：「現在你已經看過了這間學校的工作，你可否將你的感想告訴我們，你還有甚麼指教我們。」

六十日的學校參觀，不容我有精到的研究。我所看的通通不過七十間學校。沒有一間是徹底地研究過的。以後幾章的記述不過是一襲素描畫稿。但我覺得應該印行，一來因為關於蘇俄教育的英語著述絕少直接的知識，二來因為我相信其他各國的教育者都應該理會蘇俄正在試行的教育實驗的確是一樁重要的事情。對

於教育的研究者蘇俄的學校供給一個稀有的機會。在那裏他們那些寶貴的學說和計畫正在大規模地試驗着。蘇俄聯邦現下是世界中最大而且最重要的一個教育實驗所。各先進國的教育組織教育機關教育公署都應該派些專門家去採訪消息，提出條陳。

一 黑暗的教育的過去

從教育上看，在二十世紀初期俄羅斯在世界上是最黑暗的列國中的一國。在軍隊新募兵當中，文盲者數目之大已足以說明俄羅斯在歐洲列國中在這種關係上所占的地位。比國的新募兵當中文盲者占百分之八，法國的新募兵當中占百分之四，英國的新募兵當中占百分之一，德國的新募兵當中占百分之一之十二分之一，獨在俄羅斯則文盲者卻占了百分之六十二。

這種文盲的保存在俄羅斯帝制的官僚政治下是他的一個統治政策。帝國政府不但絕不鼓勵教育的活動，而且在他的勢力下用盡方法來抑制教化事業。

教育只爲特權階級而設。農民子弟和勞動階級子弟雖想進修高等教育，前程卻堵塞著，無可上進。第四期教育部長 Shishkov 曾經亞歷山大帝認許在御前發表了如下的意趣書：「知識如同鹽一樣，只是因應着人民的境遇和他們的需要而供給少少的分量與他們，以備他們應用的時候，纔有用處。……無論教全體民衆，或只

教大多數的人民識得讀書，都是一件無益而有害的事。」

俄羅斯兒童在學的百分比極低。俄羅斯的一位教育家 A. N. Kulomzin 在一九〇四年計算過，美國在學者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在德國則其百分比為十九，在英國則十六，在法國則十五，在俄羅斯就只有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三、三是在學的。

中央當局對於這些就學稀少的學校行使很大的權力。他們規定教科目，限制教員的活動，並且鉗制學生的行爲。

這裏且將所規定小學教程舉出來大家看看，在這些小學校裏面兒童至少要留三年：

宗教

每週六時間

斯拉夫教儀禮

每週三時間

俄羅斯語

每週八時間

書法

每週二時間

一 黑暗的教育的過去

算術

每週五時間

另外還有每週三時間編定是教會唱歌。這是爲俄羅斯五分之四以上的人民的兒童而設的教科課程。這裏面既無歷史公民自然科學等科目，也沒有甚麼手工。這個事實足以表示俄帝國對於在國內的學校所能教授的事物所設定的界限。

在皇帝統治下的教員都要受政府視學官的監督。在國立學校這種監督很嚴。在地方自治團體的學校和教會的學校較寬一點。教員的俸給薄得可憐，在革命行將爆發以前法國教員每年領四百八十一盧布，德國教員八百七十五盧布，英國教員一千六百六十五盧布，而俄國教員只領三百六十盧布，大戰前一年在 *Russkaya Shkola* 登載了一個調查報告，卻表示着住在鄉村的一個獨身教員也要五百三十六盧布，若果是有家族的人就要有一千零七十三盧布。

俄羅斯的學校兒童只有少數是進高級學校和專門學校的。大學在實際上簡直是閉拒着勞働階級的兒童。

在這些進到高級教育機關的少數學生當中，社會的規律很嚴。這事有幾分是

因爲在十九世紀後期俄羅斯的學生紀律很壞的緣故。英國教育局關於俄羅斯的特別報告曾略述及這些學生紀律的壞處。在其他的報告裏面曾載着對學生的幾條規則，是經過教育部長的核准公布出去，一切大學學生都須遵守的：

第十三條 陳述書及請願書之提出，代表之派遣，通告之發佈等事，凡以學生名義行之者一律禁止。

第十四條 在大學之建築物庭園及廣場以內，凡學生所設立之讀書室，膳食俱樂部，戲劇表演會，音樂會，舞蹈會，以及其他諸如此類之公共集會，非有科學的性質者一律禁止。

第十五條 學生不得開會或聚衆評議任何事件及公開演說，並不得設置何種基金。

第十六條 凡祕密結社或俱樂部如 *Zemliachestva* 等縱無犯罪之目的者，學生亦不得加入，即使已經法律認可之社團，非經關係大學之當局對於各該場合聲明許可者不得擅自加入。

對於這種壓制的大學規律學生屢起反抗。這種規律的目的本想防止他們思想，而實際上反致激發他們對於新世界秩序的興趣。

受着統治階級所謂教育必須限於志在統治的人一句標語的支配，只有極少數的兒童就學。教員薪俸微薄，蒙艱苦，受束縛，學生終日在監視下要對於頻起的反抗負責——這便是帝制俄羅斯的教育方式。

對於這個黑暗的教育的過去的背景，正閃耀着眩人眼目的俄羅斯革命的光芒。

二 蘇俄教育的組織

教育的奮發已跟着大革命而延漫遍於全俄。昔日人民困於無知，祇有少數可以染指於知識的恩澤。現下整個來源已在他們的掌握了，只須他們要用，儘可取之無竭。

高級學校已經開放了。千萬學生蜂擁進去。——有許多是已經長大，從未學過讀書寫字的，——有志求學的學生。乘着革命的奮發當初做了很大的計劃。在一九一八年八月在莫思科召集的全俄教育大會裏面，Lunaeharsky 和 Krupskaya 等已將這個新共和國的新生命大筆的描畫了出來。

然而資力是沒有的。財政破產，內戰，饑荒，經濟紊亂，在一九一八年後最危險的三年間牽制著他們，不能進出一步。及至一九二一年蘇俄聯邦在經濟上轉換了方向，新教育制度纔有了一個經濟的基礎。

自從革命告成以後，俄羅斯的教育者已經立刻就極力去利用教育的機制，準

備人民爲他們自己求解放。他們最初的努力是要使人民通通都能得到教育。因此他們就決定去設立「一所純然現世的學校」開放給那些貧賤的人民。(註二)

當 H. N. Brailsford 在一九二〇年考察蘇俄狀況的時候，他已得到一個結論，說蘇俄當局「方在努力於在精神和身體上都能成爲當今男女中的最優者的一代兒童身上造成世界最初的社會主義的共和國的偉大。」(註三)

一九一七年臨時政府最初的法令之一是教會學校的現世化。「加諸教會學校當局的最後的一擊是出自人民委員會大會在一九一八年一月的會期內所公佈的教會與學校分離的法令。這個法令最初的效果是廢除了公立學校內的宗教和神學的教科，撤銷了各宗派的生徒間的差別。」(註三)

蘇俄教育的管轄權現下分散在聯邦各共和國。在這種關係上蘇俄聯邦的政

註一 Theresa Bach 著「俄羅斯教育的變化」美國教育部一九一九年公報第二十七號第三頁。

註二 「俄羅斯勞働者共和國」London, Allen and Urwin 1921 p. 76.

註三 Theresa Bach 著見上第五頁至第六頁。

制是跟着在美國政府的體制內所設定的路線而行的。關於地方的事由地方處理，關於全國的事纔歸中央。在蘇俄聯邦教育是留給地方當局的問題之一。

各共和國有他自己的教育部。各都市也有他自己的教育科。教育由郡縣區施設。凡是重要的政治區域均負有教育的任務。

一切教育事項純屬地方關係者由地方決定。基於這個地方自決的原則 *Diploime* 的學校現下正要求着一切生徒都學習烏克蘭語。在 *Tiflis* 的學校則用 *Armenian Turkish, Russian* 和 *Georgian* 語，因為此地的人民大多數只能說這種語言中的一種語言。當然地方關係決定地方教育任務的一般性質。

這不是表示在蘇俄的學校沒有一個共通的目的。在他們背後有一個勞農政府的統一的機構。大小會議不斷的開着。各種經濟的政治的組織，例如各種勞動組合和共產黨，在他們的目的範圍內都是協同一致的將整個的教育機構結合起來。所缺的只是在蘇俄聯邦內沒有一個強制的教育的中央統制耳。

教育在各共和國內有幾分是採中央集權制。構成蘇俄聯邦的「四大共和國」

是俄羅斯共和國，烏克蘭，白俄羅斯和後高加索。由下列的數字可以明白他們在教育上所占的地位。

一九二四——五學校年度的普通學校教育統計

	校數	在學者數
小學校	八六、七〇一	七、〇七七、四一〇
七年制學校	三、八二一	一、三二三、三八二
九年制學校	七八一	四五〇、五四一
中等學校	一、〇四七	二七六、七二六
合計	九二、八九六	九、一六四、二九五

另外還有三、三三八間幼稚園，收容生徒二五七、七一五名。一、一六五間幼稚園兼養育院，收容兒童六一、四五〇名。二六四個常態兒童的教養團，收容兒童四六、七三五名。特殊兒童的教養團和學校共五四〇所，收容兒童三三、八二六名。

依照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的調查，有三、〇三〇間職業學校，學生二八三、五〇六名，一一四間勞工大學，學生四三、一〇九名，工藝學校九〇三間，學生一六二、一九七名，施設高等教育的高等學校一七〇間，學生一七〇、八二名。

在各共和國內的學校事業，如同在外國一樣，統歸一個教育委員和一個教育部（叫做教育人民委員會……譯者註）管理。俄羅斯共和國教育部的主要編制是：

- 一、組織、行政局
- 二、社會、工藝教育局
- 三、專門職業教育局
- 四、政治教育委員會（委員中包含勞動組合共產黨消費組合等代表）
- 五、科學機關博物院管理局
- 六、文藝出版管理局
- 七、國立教育會議

甲、教育科

二 蘇俄教育的組織

乙、工藝科

丙、政治科

丁、藝術科

這是共和國教育事業的中央計畫機關。

八、在教育人民委員會指揮下經營着三種企業：

甲、國立印刷所

乙、國營活動影畫

丙、國營劇場

這個組織直接或間接關係及在共和國內進行着的一切教育事業。他並無命令權，只有獻議的資格。成爲教育者的只是國家。

這是全俄羅斯共和國的教育組織的一個概略。在共和國內每一分區——每一區郡城鄉——都有多少地方自治的地方教育組織。莫思科擁有二百萬人口，有一個很廣汎的學校系統。列寧格勒也有一個很大的教育計劃。這兩個市都是在俄

羅斯共和國內但在這兩處的教育事業卻有許多地方迥然相異。勞動階級教育的原則是一樣的，各地方的實際工作卻不相同。

在這個中央和地方教育行政組織的形式裏面並沒有甚麼新奇和異常的地方。在許多國家都是一樣的。蘇俄的教育者都在學校裏面分擔他們的工作。

蘇俄的教育者有兩個問題：他們要教育一代新的兒童，他們也要教育在帝制下失了求學機會的成年者。兩個問題都是嚴重的。俄羅斯共和國的當局將他們配列成如下的一個圖解：

烏克蘭的教育當局將這個方案修改了兩點：一、在職業學校工藝學校中間加上一年的勞動期間。二、集中他們的精神在工藝和高級科學的學業上，實際即廢止了大學。

他們的計劃曾經兩位教育的領袖對我略略講過，現在寫在下面：

高等工藝學校 學會 大學	
工場學校 (15-18歲)	一年勞働
	職業學校 (15-19歲)
七年制勞働學校 (8-15歲)	

高等學校			共產黨大學	
工藝學校 (專門學校)			勞働者 分科大學 (成年者)	政治學校 (成年者)
青年農民學校 (15-18歲)	工場學校 (14-18歲)	職業學校 (15-19歲)		政治訓練所 (成年者)
小學校——勞働學校 (8-15歲)				文盲學校 (成年者)

成年者教育，無論是取政治教育的形式，或勞働大學的形式，只算是一時的重要事項。將來有教育的次代兒童出來了，上揭正式的教育系統，就會做這種工作。

從或一觀點來看，這些要目似乎很尋常。他們並非表示完成，只是表示奮鬥。他們所表示的並非蘇俄教育當局所已成就的，只是他們所希望要做的。自然在蘇俄也如同別處一樣，完成總落在計畫背後。但他們仍顯示出一個指向。

蘇俄教育者所用的有許多名目是在美國的教育文獻裏面不常用的。這些名目當中許多是在現下蘇俄聯邦各地方各有不同的價值。要為明瞭起見，自然要將用來敘述蘇俄教育的這些名目解釋清楚：

Pre-school Education (學校前的教育) 是指三歲至八歲兒童的教育事業而言。三歲以下的兒童由衛生局料理。兒童滿八歲即須遵守強迫教育法。學校前的教育包含幼稚園，養育院，遊樂園，童話演述，遠足旅行以及少年文藝的修養等。

Mass Education (民衆教育) 是一般兒童所應受的教育。包括自八歲至十八九歲各年齡。一切兒童在這個年限內必須入學。現下因為建築和設備的缺乏，一般

強迫教育暫時還不能行。

Labor Schools (勞働學校) 收容自八歲至十五歲的兒童。也叫做七年制學校。這種教育他們稱作社會教育，即是蘇俄的小學校。

Social Education (社會教育) 指自八歲至十五歲的兒童教育而言，即在勞働學校或七年制學校所施設的教育。

Professional Education (職業教育) 是施諸自十五歲至十八九歲的學生的特別訓練。職業學校很像美國的中等工藝學校，但有些少地方更加專門一點。工場學校包括在內。職業教育的目的在於訓練有紀律有能率的勞働者。照蘇俄的教育計畫一切勞働者都要在職業學校完成一門的訓練。

Factory Schools (工場學校) 是與一種產業的企業聯合經營的。所收容學生通例包括在該企業內工作的一切徒弟。學生年齡是由十四五歲至十八九歲。這些學生每日四時間在學校，四時間在工場。

Higher Technical Schools (高等專門學校) 是與美國 College 同級的學校。

收容十八歲上下在民衆學校畢業後志望進修機械教育運輸藝術或其他學科的特別訓練的學生。這些高等專門學校不是民衆教育的一部分，只是爲那些表示有特別性向而且確能受特別訓練的益處的學生而設。

Universities(大學) 是施行好比在美國 College 級那樣的普通教育事業機關。Institutes(學院) 或是實驗所或是研究和教授併行的如同美國的大學院程度的機關。

Fabrics 或勞働者大學是未曾受過教育的或是直接由工場送進去要受專門教育的勞働者的高等專門學校。

這些名目的用途就是在同一共和國內也尙未歸劃一。我所擬訂的這些定義不過是表示一個大概的傾向。

蘇俄教育并不是與西方的教育方式全然相背馳的。是這些方式對於一個社會新模型的應用。而且在許多方面正開闢着處女土。教育行政的一般組織仍是依照西方的方法。

三 學校前的教育事業

兒童達到三歲以後蘇俄聯邦的教育當局即須對他們負責。三歲以前歸衛生局管理。因為強迫教育要到八歲纔開始，所以教育當局在這個很重要的五年期間內須有多少預備。這一路的工作通常叫做「學校前的教育。」

蘇俄的教育者們還未有許多工夫專注在學校前的教育，因為他們的精力已經集中在文盲撲滅運動，小學校的最初四年間和高等專門教育。這方面的工作還是在一個簡陋的理論的階程上。不過若不說及這種學校前的教育活動，關於蘇俄教育的評論終不完全，所以縱使簡陋也要畧為敘述一下。

在革命前關於學校前的教育事業最初的運動是一九〇五年在 Schlager 夫人和 Alexander Zelenko 指導下所設立的一個莫斯科教養團 (Moscow Settlement)。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後的反動時期這個教養團被當局解散了，後來雖奉准規復，但他們的工作只許限於兒童方面，再不許收容成年者。

在這個教養團內設了一所西方式的幼稚園，在夏季兒童們都去鄉間宿營。在一九一一年這種夏季工作曾在莫斯科城外 Kaluga 地方採用過一個小小的移民部落形式。自從一九一九年以來全部設施劃歸俄羅斯共和國的教育部管理，定名為第一實驗場。其中包括在莫斯科的一間幼稚園，兩間小學校，一間師範學校，和莫斯科附近鄉村裏面的四間幼稚園，十五間小學校，兩間中學校，一間師範學校，幾間村落圖書館，以及村內民家。全部設施統歸國立教育會議的一個會員 Stanislav Schatsky 主管。

Schlager 夫人仍然主持莫斯科幼稚園的工作，與這個實驗的設施有聯絡。前兩年間他在她鄰近的公共宿所內設立了幾處分園和幾間遊戲室。他的計畫是要在每一公共宿所內的廣場裏面設一個小遊戲場，而且在每一宿所內要劃定一間房子來做兒童教育工作。這些房間要有簡單的設備，對於各該公共宿所的兒童能够供給些休養的機會。所以每一住居區域都有一處地方給那些練達的教員和保姆去做學校前的教育工作。

這個計畫還包括着一個與這些幼稚園互有聯絡的母親的組織，有了這個組織這種學校前的教育工作不但可以免除一部分母親從朝至晚料理兒童的負擔而且也可以成爲一個父母們的共同生活的修養中心。

這個中央或父母幼稚園有很完備的設備，日間在一定時候可以給那些來自 Schläger 夫人所謂幼稚園初級的兒童使用。雖然現在使用這個中央幼稚園的兒童只有六十五名，但依照新計畫去做，將來在一日內儘可供應三百餘名兒童。

與這個組織的幼稚園運動相併行的還有一個近鄰遊戲場的運動。我在莫斯科看過幾處這樣的遊戲場，設備很像美國的一樣。都是歸教育當局管理，預定給兒童們用的。

我在蘇俄所見的最大的幼稚園計畫是莫斯科 Tekhgoraina 織物工場的計畫。包括九個分立的單位，統歸工人的工場委員會的文化事業部管理。在這九個設施裏面收容着約四百五十名兒童。

各幼稚園都設立在從前屬於私人的房屋裏面。維持經費由工場管理部爲工

場委員會準備着的「文化基金」支給。教育方面的工作則受教育部的監督。所以在這些幼稚園內顯現着三種關係：選舉工場委員會的工人的關係，準備基金的工場的關係，供應教育上的指導的教育當局的關係。

這個工場是國營的企業——國營織物工業的一部。如同在蘇俄聯邦內各工場或其他雇主一樣 Trekhgoraia 的管理部和該工場的工人間簽定一個團體契約。在這個契約內的最重要的條款當中有幾條條文規定該工場須由收入內撥支一定額的資金以充工人間的文化事業的費用。工場準備款項來辦這種文化事業。而款項的支出則受工場委員會監督。

這九間幼稚園只收容在 Trekhgoraia 工場作工的人的兒童。各園都是從早晨八點鐘開放到夜上六點鐘，所以勞動的母親可以在全勞動日（八個鐘頭）內都有人替他們照料着那些小兒童。

他們的工課如同在其他設備完善的幼稚園的一樣，各園有室外亦有室內的遊戲場。有設備很好的教室，可容二十乃至二十五名一班的兒童。每一個兒童有一

條專用的毛巾掛在一個專用的木釘上，每一條毛巾都有一幅圖畫或其他圖案作記號，是各該兒童自己畫來標示他的所有的。兒童們並且還由園供給手帕。

每日由園供給三次食事：朝食有茶和麪包，牛油，（俄羅斯通掌朝食）晝食兩品——肉湯，肉或菜蔬一兩種和麪包，下午四時喫茶，有牛油，麪包和茶和糖菓，（在莫斯科牛乳很少，兒童不能常得。）晝食後兒童晝寢兩時間，牀鋪都排列在寢室內。每人有一鋪牀，各有記號，如同先前所講的毛巾一樣。

這些幼稚園每週作業六天。父母們每月爲每一兒童連膳食所費不過兩盧布。這些費用自然只是名義上的一種徵收，每一盧布只值得美貨五十二仙。

這種幼稚園事業的目的在於供給一個常規的遊戲場所，好的營養，休息的機會，集團的機會和幼兒的母親的自由。工場委員會內有一個負管理這樁事業的責任的委員曾經帶我去看過這些幼稚園和一個日間托兒所。他說明過這樁事業的目的，並且後來對於他們這些設施還辯解了一番。

他說：「我們沒有機會認真去做。我們沒有能力去建築一個足以適合這些目

的的新園舍，甚至想就現下我們迫不得已而使用的舊房屋施以必要的改良亦不能够。我們和莫斯科其餘的人民同受房屋缺乏的痛苦。我們受着場所缺乏的牽制，並且受着知識缺乏的牽制，不知道最好是怎樣纔能得到完美的結果。我們被迫着要去發覺我們自己的路，一面走一面學。」

這是我在蘇俄所見的希望最大規模也最大的幼稚園設施。其餘許多工場的設施都沒有這樣大的。在工場委員會監督下的日間托兒所幼稚園游戲場等的設立運動發展得很快，這些機關的維持經費通常認爲對於產業所得的一種合法的徵收。這種實際所根據的理論是各項產業須供給各自的工人。這個供給不限於賃金，好比在美國那樣，他的範圍推廣到教育，住居，食料和其他許多項目去。

學校前的教育還有一方面是兒童新文學的發展。俄羅斯兒童也和各國的兒童一樣，所有的文學都是建立在傳說上面，仙人王侯武士的行事上面。這種材料有許多是不適於現代的，還有許多是虛假而且荒謬得可笑。但在西方列國這種文學仍然是再版三版地翻印出去發賣，因爲可以賺錢。蘇俄的教育者已經著手運動爲

兒童們建立一個根據現實而且堪得起科學和藝術的試驗的文學。

在蘇俄國立教育會議的教育學科底下有一個兒童文學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委員當中有兒童文學的著作家，心理學和教育學的專門家，和經理兒童文學出版事業的出版所代表。他們曾經就兒童文學的全範圍調查過一次，現下則正在努力於供給一種有趣味而且有教訓的文學。我也曾見過這個委員會所發行的幾本書。藝術工作（描畫和賦色）有些手法很高。教育的材料卻沒有這樣好。要創造一種能喚起充分的戲劇的感興，同時立於現代的見地，而以科學為背景的兒童文學，確是一樁難事。這種企圖固然是，很新奇而且前途希望也很多，現下正在熱心進行着，好比教育部下其他的實驗一樣。

學校前的事業還有一方面正在計畫而且已經試行的，就是唱歌和音樂，博物館或其他有趣地方的參觀旅行，童話故事演述，圖書館兒童部，手工，定期鄉間寄居等。這種事業是由郭外教育委員會經理，受蘇俄國立教育會議監督。在烏克蘭也有同樣的活動。

這些努力的目的是要填充兒童由三歲至八歲間的間隙。教育當局希望供給些好營養，休息和定規的娛樂，藝術的涉獵，自然界各方面的探訪，音樂和劇的接觸，實際勞動世界的見識，兒童所在長大的社會裏面種種社會制度的狎習。這些知識通要從五官達到兒童去，不必勞及理性。手工，美術，視官練習，爲觀察和統覺而設的種種機會，無非是要兒童得到世界的一個大概觀念，等他們進了學校時再好去詳細地研究。

四 社會教育——勞働學校

蘇俄初等教育叫做社會教育。是在勞働學校施行的。勞働學校是民衆學校的第一段，——是蘇俄學校系統的第一級。蘇俄一切兒童都要經過勞働學校。

社會教育分兩級。兒童八歲進勞働學校，十二歲完了學校的第一級。勞働學校的第二級有些是以至十五歲有些是以至十七歲爲修業期限的。在蘇俄教育家當中對於兒童到十五歲是否就可以受專門（職業）教育抑或要繼續普通教育到十七歲這個問題意見很多不同。所以兒童在勞働學校的第二級所費的年數亦不同。

社會教育在鄉村裏施行的最多。設在城市的只占初等學校全數的九分一。在一九二四年一月蘇俄聯邦的學校總數是九二、八五七，其中八一、三〇六或百分之八七、五設在鄉村。自然城市學校是比較的大，但是鄉村學校卻比較的多許。在蘇俄尋常的鄉村學校教育上的設備很壞，好像在美國前世紀末葉那些鄉村學校一樣。鄰村社會大概不識字者居多。學齡兒童時常要去傳達信息料理雜務。這

些家庭的要求占了第一位，學校的義務便落在第二位了。在收割時要鄉村兒童留在校內也是一樁不可能的事。

通常蘇俄鄉村的環境仍是阻礙學校事業的成功。但我也曾見過許多鄉村學校已經着手採用小學校的新教程，成績亦很好。

有一個教員自從一九一六年已經就在一間兩教室的鄉村學校內服務，一直到一九二三年她仍沿用舊俄羅斯的教育方式。她說：「舊方式是很簡易的。我們只教讀書寫字和些少算術。全班是一齊朗誦的。當教員的只要翻開那本書，找出所要的那一頁來，叫學生們去念，就了事，好像機械一樣。」

後來她講及新方式。她說這個新方式卻大不相同。第一差不多是不用書本。兒童都要考究他們的家庭他們所住的市街村鄉和那裏的政治衛生。他們要檢驗一切水井，查出井水不潔的原因。新教育的要旨是要觀察和比較。不必要在書本上用工，也不必要齊聲朗誦。

「教員每日要預備工課，和學生商量下次所要做的是甚麼。教員必定要一步

一步的依着程序將日課擬訂出來。這實在是一樁難事，因為我們並未曾準備或受過訓練來做這種工夫。起初我很怕，但自從我開手做了以後，我反覺得他比舊式好得多。教員可以得一個機會來做些創作的工夫，兒童也可以得到更多的益處。他們有機會去生長。」

她後來又繼續講那些高年級的學生正要在那一週間以內做一次村間的衛生調查。這樁事惹起了許多評論和不少的厭煩。這事的緣起是因為有些村民將垃圾傾在有些村民要去洗衣服的河流裏面。自然兒童們是沒有權力的，然而他們的調查已經鼓動了大眾公開的討論。

這一條村裏的教育因為他離莫斯科有一千里遠，所以還是落後。然而新思想確很透徹。

還有一間四教室的學校，有一個「模型」班。這個模型班是依照新蘇俄的方法組成的。這是新入學者的一班，絕不使用書本。兒童們從九月始業就去搜集樹葉種子和其他秋季的產物。這些搜集是在校外時間做的，帶回學校內，安排好了，大家

再來討論。所有種子葉花都一一安上名字。這一班行始業式的時候已經有關於植物和氣候的一個月間的研究成績給大眾看了。

那些兒童還作了許多秋季農家活動的模型。有禾稈堆草堆穀倉。有一個小孩用泥作了一羣牛。這是他初次的努力，工作很粗，但那些動物的軀幹和四肢卻有很好的姿勢。

這些兒童沒有進過幼稚園。他們八歲初進學校，起首不用書本而用生活——秋季的鄉村生活。他們觀察分析討論。教員會讀點參考書。兒童還沒有這種本領。所以他們用秋季做他們的書本，很熱心去研究。一個月後他們就從他們所碰見的一切物事裏面得了許多見識。

這間學校的主任教員是一個二十四歲上下的青年。他曾經修了「新制」的一門專科。他正要創始在他那一班編成一個細目。他喜歡做這樁事，兒童也很熱心。他引我去看那些爲舉行這種工作而配置着的很貧弱的設備和簡單的家庭設計。他說：「我們這裏很窮，開學的時候都是教員們和年長兒童們把地方掃乾淨

略加粉飾。有些地方也修葺過。本村纔從戰爭和饑饉恢復過來。然而許多村民看見我們要做些真的教育工夫，都覺得很有興趣，我們也快要成功了。」

本村也是離居民的中心很遠。新教育卻已舉行起來。兒童們有一個小小的合作社，他們在那裏買他們自用的墨水和紙張鉛筆。每班都有組織，一班有一班的委員會和職員。兩年前這個地方因內戰受了損害很大。但在現下卻已從戰後的廢墟中生長出許多新學校來了。

這些便是標本的鄉村學校，設備舊而且不適用，教員則在暗中探取路徑去試行教育的新方案。他們還未有感覺到新規制的衝激。有些鄉村比這裏更壞，有些比較好得多。從教育上來看大多數的鄉村還是落後。

如果這些計畫具體化了的時候，一切村鄉的兒童都可以享受七年的普通教育，和三年或四年的專為各該村鄉的主要事業，而養成各項勞動者的職業學校教育。以現在的情形來看這個時期還離得很遠。

蘇俄多半的村鄉學校比較的進步小。他們所供應的是居民中最落後的一部

分。他們或許到最後纔感覺到正在橫掃全俄聯邦的新教育運動的衝擊。要看這個運動的真正的比例量必定要到工業中心和城市去。

城市勞働學校或照他們常用的名稱叫做七年學校建造很像在美國的小學一樣。他們的校舍可以供應數百（有時一千多）兒童。講堂寬大，樓梯也便利。新建築卻很少。在採光通風便所裝置和體操室的設備上還趕不上美國最好的小學校。但他們也有許多很顯著的特色，尤其是在初年級所用的教材，提示這些教材的方法和學生以及學校管理的組織上特色很多。這些不同的地方最好是舉兩三個例來說明一下。

有一天我在莫斯科郊外並沒有通知就走進一間公立小學校去。一間小小的學校，設在一間從前屬於私人的住宅內。裏面的物的設備分明是在蘇俄學校的平均標準以下。我進去的第一室約容三十五名的一班新生。

這班的教員接待我，並且說明這班正在做着的工作。他的學童進了學校差不兩個月。當中僅少或全沒有是進過幼稚園的。他們第一年的工作是採「不用書本」

的方法。

各兒童開始學年只有一本筆記簿。教員用些簡單的名詞——例如狗——叫兒童們記上簿裏。自然他們只會畫。其次教員用一句短句「兒童和狗」兒童們便跟着一併畫上去。他們畫不出來的字就用一劃來代替他。動詞也是同樣的用劃來表示。起初數週間他們的鉛筆工作只限於單語和辭句的圖畫的表現。辭句的概念在兒童的心目中還未十分固定時他們便寫起字來了。

當我參觀這班的時候，兒童們正在學用字母來綴字或短句。每一次的練習都要兒童們畫或寫上簿內。兒童們很喜歡將他們的書本給人家看，和將他們的圖畫說明給人家聽。各人都好像感覺得著作的一種自負心。當中也確有是很應當的，因為有些確很值得稱讚。

這種不用書本的工課或照他們的名命叫做「筆記簿法」往往用遠足旅行和小組設計來補充。我參觀的時候有一班正在忙着要做一個市街表面的研究。這個研究是要編製沿街一切物件的一個目錄。叫一班學童畫在一卷紙上。每個學童

都要畫一點東西。直接畫在那卷紙上也可，另外畫了拿來貼在紙上也可。結果就是以兒童的眼光所看見的沿路各物的一幅圖畫。這個工作進行得很好。兒童好像都存着一種自負心在裏面。

這種活動一切都是在具體的世界裏面的。七八歲的兒童往往看見了有趣的物件總想去畫出來。他們不寫，因為寫要用他們捉摸不着的符號。這些兒童開始他們的學業就用畫。到他們能够在他們的心目中將具體的物件和抽象的觀念結合起來的時候纔用抽象的文字來表現。

全班設計——在這個場合班裏面的各員都要一齊在這一張畫上用工——在蘇俄的教育裏面確有很大的功用。這些兒童都是住在這條街的裏面或附近的。他們每日在街上往來。社會教育還有甚麼別的方法，比叫他們成組的去觀察他們所走的街道，將他們觀察所得的結合起來，作成一張包括各種部分的圖畫來，更好的呢。

在這間學校的其他各班也是依照一樣的方法做。有一個較爲年長的小組會

到一所工廠遊覽過。正在準備一個班的工場報告，是併用本文和附圖的。這班分作數小組，每一小組擔任工廠作業的或一方面。

在這個新生班內所用的方法不過是將通常的幼稚園法稍爲擴大，加上一個班設計的方案。就是在幼稚園的遊戲裏面這種方案也很流行。這班的兒童們也有份去編制課程。每天有一個兒童將那一天那一班所做過的工作記錄拿來報告給教員聽。

主任這個新入生班的婦人曾經在莫斯科學校教學二十年。不用書本的班設計法在她的班內用了僅只兩年。後來我便和她談談她對於兩種方法的經驗。

她說：「這個新法在教員方面比較的辛苦得多。在舊制底下事情很容易做。拿起書來翻開第一頁就起首，念完了一頁又轉過第二頁。每天都是和前一天一樣，只有所翻的頁數不同。不用書本法卻每天有一個新問題。他有許多的可能性。我們還沒有做完一個問題以前我們和兒童們談論種種事體，就決定下次要做甚麼。自然班所擬的綱目只指示一個大概的方向，詳細是由班和教員協定。」

「一件事決定了，我們必定要想法子去實行。例如兒童們決定了要一班畫畫，我們必定就要想法子去買紙買彩色鉛筆買顏料。如果他們決定去遠足或旅行，我們就要準備車費。可能的數是很大的，有些時要得到大眾的一致真不容易。教員在這樣的一個制度底下是不能突出班的前面的。她必定要同他合攏一起。我們和兒童們一起去，也記上一個紀行錄。」

在這間學校裏面還有一個教員也曾在舊制底下教過學。他告訴我在大戰和革命當時的苦楚——薄俸常常許久不發，燃料缺乏，糧食不足。但她仍然說是新法好得多。「兒童所得可抵從前兩倍。他們覺得自己是學校的一分子。你到我們的班裏去就可以看得出一種興趣一種熱心是斷非舊制所能激發的。」

這個不用書本法若是在十個百個蘇俄的第一年班裏試行或許印象不會有這樣深。這個方法遍世界上都可以在實驗學校和有些頂好的私立學校裏面看見。但是千萬蘇俄第一年級的教員現在試驗這個方法都各有不同的地方。這是蘇俄當局試行介紹兒童到學校去和到他們所生活的社會去的種種方法之一。

這間小小的莫斯科學校雖然是在蘇俄的首都，在物的設備上卻比普通的學校還壞。我們且看別一間學校去。這一間設備比普通的好些。但是設在中部俄羅斯的煤礦區 Stalinov 市內。

Stalinov 是一個居民約有四萬的小城市。居民都是從採礦製鐵機械製造和鐵路敷設等工作。自從一九二三年那裏的市立第一小學校已採用了新法。在這間學校有十八班，從收容八歲兒童的第一年級編列到收容十五歲兒童的第七年級。初年級的兒童多依照剛纔所講莫斯科學校所用的那樣方法。他們都是就一個簡單的整個的題目做工夫，並且施行班設計。工課是每週由教員和學生照着教程的大綱協定。每班要記錄每日進步的情形。

學校內年長的學生都是在照實驗室的方法組織成的教室裏面用工。一室專供一科目使用——數學社會科學生物。兒童們要用工的時候他們就到特定的實驗室去。他們是分團工作的，不是各個工作的像道爾頓制那樣。

實驗室內準備有地圖海圖參考書。許多海圖是學生製的。每間實驗室有幾張

桌子，預備學生們圍着坐——每一桌坐四五人乃至六人不等。他們都是集團工作。你進室內的時候，看着教員高高的坐在書案後邊，佔着發令的地位，你只看見她坐在一張桌子旁邊和一組的兒童一起工作，同時兒童也坐在別的桌旁做他們的工作。這個實驗室內有些大市圖書館內的閱書室或參考室的模樣，絕無所謂學校「紀律」的意思在裏面。各人在室內只是認真的做他自己的事。

這間市立第一學校的校長是一個中年婦人。她的全勞働生活都是在俄羅斯學校裏過的。她說：「我們要將學校的工作和市的生活結合起來。我們已經不教授那些數學拼音地理等教科目。分科的方法已經廢除了。各班的兒童都是做問題——一次一個問題。這些問題是由社會生活裏面選出的。兒童年紀愈輕所課的問題愈是地方的具體的而且簡單。兒童參觀所要研究的機關就分析他們說明他們，若果做得到就提出改良他們的方法。」

我再詳細問問他們的教科課程。他們所提出的第一個課題是關係兒童們的家庭和家族的。兒童們說出他們的父母的姓名，他們的職業，在家庭裏面所做的工

作，家庭組織的方法，他們的家族和他們鄰近的家族的關係。家庭和鄰舍的生活詳細的檢查過後就討論他們在社會上的意義。他們也時常立在能率增進的見地提出改良鄰家生活的可能的方法來。到第二年他們就向前到城市的生活去。第三年的課題是郡縣。第四年的題目是省。到第五年組就提出蘇俄聯邦。以後便研究世界各國的商業和經濟的關係。

在起初四年間這個方法進行的很好。一組的兒童和教員一起去研究地方上的各種制度，也不見得有甚麼困難。但是到了高年級的工作範圍更大了，而且所發生的問題也很專門，就沒有一個教員能够通通解答得完。所以在必要上到了第四年以後所有工作都分到實驗室去做。每個高年級的教員擔任一個實驗室和一種專門學科。這並不是照從前的老法子將教科分開。教員雖是專門化了，各班還是繼續就他們的整個問題工作。

這是在蘇俄學校內的論爭的一點。Complex System (渾合法)或整個問題法在起初二四年間成效很大。兒童們很喜歡他，教員也能够處理得有效。以後便有

多少專門化的必要了，因為所須處理的問題性質本來複雜。舊方法是要兒童專門化——幾何古代史自然地理用器畫。蘇俄學校當局的目的是要全班集中整個問題上用工，只受各特殊部門的專門教員的指導。

我和許多蘇俄教育家討論過這個問題。Stanislav Shatsky 是俄羅斯共和國第一實驗學校的校長，他達到一個結論，以為有些應用到鄉間生活的小組設計的方式，就是這個問題的解答。他的實驗工作的一部分是在莫斯科進行着，有一部分是在莫斯科比鄰的鄉村。他曾努力要解決這個特別的教育問題。他確實也承認這個方法可以包括那些處在能够完成屬於生活維持——糧食衣服和住居——的設計的環境裏面的舊小學學生的教育。

這種學校制度費用是很大的。Shatsky 相信這樣的學校能够做到百分之三十上下的自給。這事或許會弄到那些市內的從十二歲到十六歲的兒童都往鄉間去受一大部分的教育。

有些教育者很直白的說他們對於這個問題徑直找不出解答。在目下這確是

蘇俄教育計畫的一個裂痕。教育的領袖都曉得這樁事。他們也正在竭力的設法去解除這個困難。

在這間市立第一學校學生也有組織。每班有委員三名的班委員會。其中一名是班的書記。班的書記在委員十八名的學校委員會是他那一班的代表。委員十八名（每班代表一名）的學校委員會選舉會長一名，書記一名，衛生委員會主席一名，遊戲委員會主席一名，和委員三名的文化事業委員會。

學校委員會管理關於學生活動的普通事件。關於紀律上的事件則會同班委員會處理。教員方面並不見有取締到兒童們在教室講堂或在學校其他各處的行動。這個任務似乎是全在學生身上。學校並不因此而弄到沒有秩序，反而兒童們在講堂以及其他別的處所都很認真去幹他們自己的事。各班轉換教室的時候有些噪鬧，但在上課的時候就很靜。凡有破壞學校紀律的立刻就告訴到所屬學生委員會去。

這間學校的學生會長是一個十五歲的很高很有氣力的小孩。我和他談論關

於學生組織的問題少許時候。我問他：「你幹這樁事有甚麼困難。」他立刻就答應說：「紀律，俱樂部和其他諸如此類的工作我們不必擔心，他們差不多都是自己料理的。然而紀律卻很費思考很費時候。每班都預定是能夠盡量維持他的紀律，遇到一件事是超乎班以外的時候就歸學校的執行部處理。」

「那個時候怎樣辦。」

「我們若果是能夠，就以友誼來調處下去。若果是調處不下，執行部就開審判來斷定是非。全體十八名委員都參加這樣的審判。」

我問他：「他們的判決是不是最後的。」

「不是最後的，他們所下的判決還要經學校委員會覆審。」

「甚麼人在學校委員會裏面。」

「有四名委員——校長、副校長、學校工人（書記校舍看管者）代表和學生會會長。」

我問：「那麼你既是學生執行部的部長就有機會將關於學生組織的案件提

出學校委員會去。」

他說「當然。」

「你所提出的判決案常可以維持下去麼。」

「常可以維持下去，我們務求判決得合理。」

我又問：「學校委員會除了覆審你們的判決案還有別的事做麼。」

「有」他說「計畫和指導學校的工作。」

「你是一個學生也當委員會的委員麼。」

「自然，我們到此地是要上學校，學校不是為學生設立的麼。」

我就變換了質問的路線「這種工作費很多時間麼。」

「不多」是他的回答。「我們分擔工作，學生委員會的委員大家幫忙做去。你

要記得我們做這種事可以學許多東西。」

我因為這個學生室的訪問談話曾經會過 Forel 校長。這個學生室是一所小小的很整潔的社交室，歸管理學生俱樂部工作的委員會照料。室內的空氣很是認

真一見就可以曉得其中必定有人對此很有趣。

至於學生委員會的分會有衛生委員會，專理查視房屋和各場所是否保持在一個衛生的秩序的狀態。遊戲委員會專管學校遊戲和娛樂。學生有俱樂部室壁報圖書室，都是歸俱樂部和文化委員會管理。

這個學校的學生當中有百分之六是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有百分之二十八是 *Pioneers*（開拓者）。這些學生組織在蘇俄聯邦算做「政治的。」這些組織只獎勵學生去做，不受教員指揮。這個學校的 *Pioneers* 是受一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指揮。他是一個地方高等學校的學生。在美國他就是童子軍的軍長。

這個 *Pioneers* 團組織很好而且很活動。我問過一個年長學童「甚麼是 *Pioneer*」他說：「一個 *Pioneer* 就是一個學生，他的職務是建設一個新世界。」

離此地十里還有一個製鋼的小城 *Dimitrievsk*，我在那裏訪問過一間學校，差不多和這間一樣大，起了很猖獗的傳染病猩紅熱症。我卻得到一個機會看見一個很完備的學校衛生組織在那裏活動。

在這個學校特別注重的是教程案的擬訂。學生們也參與這個工作。擬好了便分送到各教室去——一本小小的書載着往後數週間的工作梗概。這些本子在各教室似乎都利用得很澈底。

在這裏如同在蘇俄其他小學校一樣教程集中在家庭城市地方和那裏進行的各種活動。在這個學校的高年級有多數的實驗室，每室備有許多的材料。

我問校長：「這就是道爾頓法麼？」

他回答說：「我們不用道爾頓法了。道爾頓法提倡學生各人做各自的工夫，養成個人主義。我們要學生學習集團工作，這纔是他們走進社會裏面的時候所須實行的。」

學生在這間學校畢了業大約是十五歲，豫定就可以理解自己的家庭家族近鄰城縣蘇俄聯邦經濟的和政治的關係和世界上主要的時事。這就是蘇俄教育的社會的方面。

校長對我說：「這就是舊學校和新學校中間的最大差別之一。我一生在這個

城內的學校作工兩個制度我都曉得很清楚。在舊制底下我們不敢談政治，在現制底下各學童都要具備世界的充分的知識及其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一切關係。」

這間學校還是在實驗的階程上。有一個教員說：「我們要盡我們所能去解決全個問題。到現在我們還沒有確實的發見了甚麼東西。我們所曉得的只是我們在現制底下所得的結果比在舊制底下所得的更好。」

蘇俄學生唱歌很多。在 Dimitrievsk 學校有一隊女子合唱隊，唱得很好。

在這間學校裏面學生的組織完全是和在 Stalinov 的一樣。他們對於學生的紀律負責而且要監督學生活動的各種詳細情形。他們也可以派代表到學校管理部的委員會。

在這間學校裏面學生的百分之十五是要納學費的。勞動者和農民的子弟通通免費，商人和其他經營或職業階級的代表者的子弟就照他們收入的比例徵收。學費額並不很大。

在 Rostov 我參觀了 Pokrovsky 小學校，有學生一千一百名。高年級班數約

共二十五。這個學校還在由舊制進至高年級用實驗室制的過渡階程上。我所看見的工作多半是尋常教室內的工作，但所用的方法卻是實驗室法。兒童都是分團工作的。課題是準備在三個月期內做完，都揭示在教室裏面。

這間學校內的社會學實驗室有統計的和其他各種的圖籍。有些書籍是一九二五年出版，纔從莫斯科國立印刷局來的。在這間實驗室裏面設備並不多，但編配得很合學生的應用。

在這間學校裏面學生組織是很綿密的。每班有一個委員三名的班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保管學生出席簿，負維持班內紀律的責任，和協同教員擬定該班的工課計畫。

班委員會的全體委員也是全校學生委員會的委員。全校學生委員會的委員數約七十五名。全校學生委員會選出一個委員七名的執行委員會，負管理學生事件的責任。有關於衛生經濟活動遊戲和學生文化運動等各小委員會。有 Pioneers 的全校的組織。這是新近組織起來的，會員約有五十人。

這間學校和學校的教育活動由一個學校委員會掌理。這個學校委員會是由下列人員構成：

教員	三十七
學生(每班或每團一人)	二十五
學生父母	三
市議會	一
學校工人	一
學校	一
青年共產黨	一
中央勞動總同盟	一
學校附近大工廠	一
學校長	一
合計	七十二

這個學校委員會每月集會一次。爲發揮工作的能率起見，這個委員會分開兩部，一部處理前四年的工作，一部處理後三年的工作。

這個學校的行政指揮是在校長、副校長、教務主任、學生會會長和學生父母的一名代表所構成的學校行政委員會手裏。這個代表和行政的原則是通行於全蘇俄聯邦的。在我所看過的學校全般的而且人數很多的學校委員會集會較少。小小的行政委員會集會很多。學校教員在後者常占優勢。

莫斯科有一間小學校叫做 Edison 學校（這間學校叫做 Edison 是因爲他在第八第九兩年專門教授電學）。學生中只有百分之三十五是免費，其餘都按照各該父母的收入每月繳納由五十 Kopecks（美貨二十五仙）至十四盧布的學費。這間學校設在一處地方，居民多是商人和專門職業者。從這個社會團體出來的兒童都是要繳學費的。

在這間 Edison 學校只是最初二年級用 Complex System（渾合法）以後使用實驗室法。這個方法曾在化學和物理教授上應用了許久，今年纔起首應用到

社會學數學和文學去。

我和一個化學教員談過道爾頓法的運用。他搖着頭很懷疑。他說：「若果能夠將每一班的人數減少一半，這個每一兒童或每一團兒童就一個單獨問題作業的方法或者可以行。不然我們的實驗室就要增加一倍的地方。我們並沒有多餘的房間。」他很精幹而且很誠篤，但他卻看不出這個新法也可以在他的大班裏面適用。

學生組織在這間學校是很嚴密的。每班有他的班委員會。學校有一個全校學生委員會和一個執行委員會。學生會會長 Alexander Charitonov 是由第七年級選出的十五歲的兒童。他說，女子未曾有被選做學生會會長的，雖然他們也當執行委員會的委員。我得了他一個關於學校內的學生活動的很好的報告。如同在別的地方一樣，學生執行委員會有一個最大的困難，就是維持紀律。他說「但我們處理本年所發生的關於紀律的一切案件已經得了很好的成績。我們沒有一次是要告訴到教授團去的。」

這間學校的全校委員會包括全體教員（約五十人），校醫，共產黨地方黨部

的一名代表，學校職工（校舍看管人書記等）的一名代表，十二名學生（四個高年級班中每班三名）和學生父母的十五名代表，（在學校委員會裏面父母員數比學生員數還多的我所見只有這一個例，）這個學校委員會每月集會一次。

學校行政由學校行政委員會管理。這個委員會是由校長，副校長，教員二人，學生代表一人，學生父母代表一人構成。

我還可以舉出許多學校的實例都是差別很少，跟着一樣的路線去的。這些路線總不外乎實驗教材要令兒童徹底的與他們的生活相聯絡，實驗處理教材的方法要許學生參與選擇。並給他們一個機會去集團作工，實驗學生組織的方法，實驗學校的各種管理委員會。我所看過的學校沒有那兩間是真正相同的，然而他們卻都是向着一樣的問題工作，並且各校的教員和兒童都很喜歡出力去完成一個新的教育制度。

熟知現在德意志、瑞資蘭、英格蘭和合衆國的最好的實驗學校所做工作的讀者許會說這些事並沒有甚麼新奇，這些實驗通可以在蘇俄共和國以外的地方看

得見這話或許不錯但在別的地方這些實驗只在少數孤立的學校裏面那些特選的學生當中舉行。在蘇俄聯邦以外那裏有這樣的——在從近鄰隨便召來的成千成萬的兒童當中舉行的——實驗。

我在蘇俄的小學校所看見的各種方案（除了學生組織和學校管理委員會的形式以外）我都曾在別處的實驗學校看見過。但在蘇俄聯邦這些方案都是向着全體人民去實驗的。新蘇俄的教育制度正在這個實驗的工作裏面生長出來。

五 職業學校(中等學校)

職業學校是蘇俄教育系統的第二級。當兒童們十五六歲畢業於小學的時候，他們就要各自選定他們所想像的各種工作。以後兩三年或四年間他們各就一門的職業去研究和勞動。

職業學校有三大類別：(一)農民學校設在農事中心和鄉村，注重各該地方主要的農事和鄉村職業。(二)城市學校設在工業中心教授與工業商業運輸教育政治有關的各種職業。(三)工場學校與生產的企業相聯絡，訓練各該企業的徒弟。在一九二四年一月職業學校在學兒童數爲三一七·八四二，在現下則數目更大了，因爲在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五年間增設了許多職業學校。

蘇俄聯邦內的職業學校除了二三事項以外很像美國的農業和工業中等學校。這些除外事項是：(一)學生在學中所須做的實習工課，(二)在工場學校內所做的工作，(三)學生當中的組織和在學校管理委員會裏面的學生代表。

Vladikavkaz 是北高加索的一個小城，有五間職業學校：一間運輸學校，一間工業學校，一間農業學校，一間師範學校，一間音樂學校。學生十五六歲入這些學校，修業期限四年或五年不等，通是一樣的普通科的編制。

在運輸學校有一百三十名學生，選習四年畢業的課程。除學習數學歷史經濟學化學物理學等理論的工課外，各學生還要做法兩種實習工課。在在學期間常到鐵路工場作工。我見過許多學生在那裏建造車輛。他們所做的工作就是在機械工場指定給徒弟們做的。在學校修了四年的工課以後他們還要到經營鐵路的局所去做兩年見習生，見習期滿纔算是完畢了鐵路勞動的專門訓練。

農業學校的學生也要做同樣的學理和實習工課。他們一年中八個月在學校，夏季三個月在農場。

我在蘇俄聯邦所見設備最好的職業學校是莫斯科第一商業經濟專門學校。這間學校是受莫斯科貿易局保護，除了教育當局所支給的經費外並由該局撥給很多的補助金。這間學校不獨有一所很大而且設備很好的校舍，還有一所異常精

緞的商工業博物館。

學生在勞働學校畢業後約十五歲就進這間學校，修業期限三年或四年不等。這間學校的課業全是本於道爾頓法。在一九二五年二月這個方法纔被介紹到外國語以外各科目去。當我在一九二五年秋季訪問這間學校的時候，商業算術和簿記還是按照老法子教，其餘各處是學生六人或八人環繞一張桌子坐着做。我所訪問過的各班課業的程度都似乎很高。教員絕不見有厭倦的氣象。通常他也和一團學生一起坐着工作。紀律很好，但絕不見有甚麼行使權力的形跡。

這裏用道爾頓記錄法。被指定去做這種工夫的各學生保存着一本很完全的紙片記錄。這種工夫定在四週間期限內做完。

學生好像是很熱心於這個方法，教員對牠的信仰卻差得很遠。然而他們很喜歡去試驗。若果這個方法確有益於蘇俄的職業學校，在這裏就可以表示出來，在別處斷沒有這樣便利的試驗。

這間學校的學生每班爲一學生團體，構成勞働組合和政治組織。班組織很簡

單，每小組有一個代表，由初年生班內六個小組選出的代表組成一個部，以負維持紀律和學生學業標準的責任。在一九二五年秋季入學志願者有一千一百人而被收容者僅得二百二十二人在這樣情形底下要加重負擔在各個學生身上以保持學生學業的標準比較的還容易。一切關於紀律和成績的局部案件預定都是由各該小組和班的代表斟酌各該局部的情形去處理。

學生全體亦有組織。有一個委員七名的執行委員會，一個研究委員會，一個文化委員會，一個經濟委員會。學生團體還要選出代表到全校委員會和學校行政委員會裏去。

有兩個勞動組合有分支在這間學校：商業勞動者和糧食勞動者。一切學生都按照他們在學校內所從事工作的門類隸屬於其中的一個組合。學校內五百四十名學生當中有一百七十五名是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團員。

這間學校的精神很好。職員學生間的關係很親密很圓滑。這是蘇俄學校的一個顯著的特徵，尤其是在小學以上各學校。職員和學生相接觸不拘甚麼禮節，大家

都很接近到社會地位平等的基本原則。工場學校是直接與某種生產的企業有聯絡的職業學校。收容十四五歲的兒童們——通例都是工場裏的徒弟——訓練他們兩年或三年。學生差不多都是半天在學校半天在工場。

如同勞動大學一樣，工場學校是爲適應專門勞動者的特殊需要而設的。許多外國技術家從來在俄羅斯的工業裏面作工的在一九一四年戰爭爆發的時候已經離開俄羅斯了，其他土生的因爲站在企業者方面表同情於資產階級在革命後也往別國去了。大多數的熟練勞動者又在內戰時遇了害，因爲這些內戰在工業化最濃厚的地方尤其是劇烈。同時雖有這些損失而一方面工業活動的擴張一方面工業活動的規復又復對於熟練勞動者發生相當的需要。這個需要怎樣去應付呢。通常教育的歷程緩不濟急，是以蘇俄當局取了兩條捷徑：一面直接由工場送勞動者去勞動大學施以特殊的專門訓練，一面將在工場內當徒弟的男女童工送進工場學校給與專門的訓練。

蘇俄的工場學校通常是在教育當局，工場委員會（勞動者的）和工場管理

部的協同指導底下。教育當局擬定教育原則和教程，工場委員會和工場管理部監察學校的工作，工場則供給學校費用。工場的經濟和技術專門家時常也在學校裏面教學。

在工場學校的學生團體大概只限於各該特種經營所能容許的徒弟員數。例如在 *Stalinov* 金屬工場裏的工場學校有九百三十名學生，而在工場則有一千一百名勞動者。在工場的徒弟數限至勞動者全數的百分之八。然而「我們這裏很欠缺有訓練的人，對於熟練勞動者的需要仍在不歇的增加。工場管理部經得代表勞動者的工場委員會的同意決定了向後三年或五年間所需要的有訓練的人的增加約數，學校的學生數就是根據這個約數來決定的。工場管理部還要保留着多少有訓練的人，各人也贊許這是為將來補充人員的一個最健全的方法。」這是 *Stalinov* 工場學校校長的說明。

學校內九百三十名學生當中僅有二十名是女子。年齡是由十四歲至十八歲，修業期限則商科兩年冶金科三年機械科四年。

工課包括製圖、數學、經濟學和科學。每日四時間在學校上課，四時間在工場作工。教室工課仍照舊法，在這間學校還未採用實驗室法來教授關於學理的工課。

在一九二五年收容學生。只要是在小學校四年修業。在前一年還未有入學者。學業上的標準。若果現在的方案實施了，明年的要求就要是小學校五年修業。這個標準就跟着學校的進行每年增高一年。所以再過兩年以後未有修了小學校全七年課程的人就不能夠進這間工場去當徒弟。這樣，工業勞動的背後就有了一個學業上的標準。

在附近一個較小的工業區我訪問過一間礦業學校。這裏是按照工場學校一樣的原則來經營的。不過這裏的學生是準備到礦山去作工，不是在工場工作。（在我記憶所及不是男女同學的學校我在蘇俄聯邦所見過的只有這一間。）

一間舊機械工場是與一所礦山相連的，這所礦山在內戰時期被毀後就沒有再開了，一部分已經重建過，有些機械已經修好。教員和學生們做了一個刨木機給他們的木工場用，和一個腳踏槌給他們的鍛鐵場用。這個機械工場安置着許多重

修過的機械。

學生在這間學校三年畢業。在第一年間他們每天四時間在工場作工四時間在教室作工。在第二年間他們四時間在礦山四時間在教室。工場工作大部分是製造礦山用的鐵具和木具。練習很少，全部設施都是在一個最合實用的基礎上面進行。

在這間學校有缺額的時候礦工的兒子有優先選擇權。礦山爲養成礦務所需熟練勞動者起見供給學校的維持經費。

那位校長講起他親製的器具便笑起來。他說：「這個地方全部已經快要倒壞，我們拿了過來，盡力將他修理好。除了這樣也沒有別的方法。這裏的標準很低。我們只要學生寫字念書做做簡單的算術。但他們還未畢業以前他們卻有了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很豐富的初步的知識，並習得礦業和機械的實際的技術。」

他繼續說：「一年一年的我們增高這些標準，幾年以後凡是進這個礦山作工的人都會預先有了專門的訓練。而且同時也會得到充分的教育去做一個有用的人。」

市民。」

莫斯科赤色十月製餅工場的工場學校辦得更好。學生對工人的比例更小——工人全數的百分之四，這個限度保持得很嚴。

這間工場學校設了三科，即工藝科、數學科和社會科學科。我到學校的時候那裏有六組學生。每組選出三名學生組成一個組部，負管理下列事項的責任：組的紀律，組所用器具材料的保管，組的學習科目所需器具和材料的準備。

學生分組的組織是要來利便學生和教員雙方的工作，使學生熟識組所用各種材料和器具，減少教員在實驗室內許多的瑣務。這是很重要的，因為學校的職員有一部分是從工場的研究部請來。

學生每日到工場作四時間的工場工作，他們直接受一個工頭監督，這個工頭的職務是查看徒弟們的工作是否依照學校教程進行。我和這個教育工頭在工場走了一遍，他是對學校負責的，不是對生產部負責。

這些學徒起首在工場作工就領第一級的工金。在這間工場在第一級的每月

領一八·七二盧布。他們畢業的時候至少進到第六級。學校的目的是要預備一種訓練使好的學生能够直接進到第十級。（很熟練的工作。）

莫斯科 Trekhgoraia 織物工場的工場學校收容工場徒弟的全部。這間工場只收容那些志願在工場學校受業的人做徒弟。在這間學校有二百名學生——在優良的條件底下工作。

校長說：「這間學校有兩個目的，在工業的見地我們要養成良好的勞動者，在社會的見地我們要在學生中養成良好的市民和共產主義者。所以我們將工業的理論和實際與社會科學的徹底的根本工夫結合起來。」

學校修業期限三年。並沒有工場設備。一切技術的訓練都是在工場內施行。

莫斯科 Amo 自働車工場的工場學校有一個廣大的工場設備，也有幾間很好的教室是根據實驗室法組成的。這間學校的校長是一位婦人，有許多女子同男子在金屬和木工場工作。工場的一切徒弟都要進校三年或四年。

在 Karkov 的電氣裝置工場也設了一間工場學校，一個兩年期的夜班是爲

本工場的勞動者修習技術而設的，一間識字學校和一間幼兒學校。我單獨一個人去看這間工場，我到了門口便問這裏的工場學校，看門的人卻指點我到了一所幼兒學校去。我走進一間事務所重新問了方向又到了一所工藝夜學校。至第三次纔到了真正的工場學校。

這間工場學校有學生三百六十人——勞動者全數的百分之八。挑選的根據是：由本工場勞動者的兒童當中選出百分之五十，由市內學校畢業者當中選出百分之二十五，由無業勞動者家族選出百分之二十五。

校內學生均受第一級工金每月領一五·八〇盧布。學校修業期限是四年。在這個時期的末尾他們通常每月受工金四十至四十五盧布，還有按照生產量而給領的賞與金。學生的三分之一是女子，通通都要有小學校初級四年相當的學力。

這間學校在一九二二年開始只有十八名學生，我去看他的時候有學生三百六十名和教員十八名。

這些工場學校裏面的位置大家都很渴望着。始初進去，學生在工場作工，所得

的便可供他們生活費的一大部分。在學校的高年級他們所得的是和各該經營內的不熟練工人相等。到他們畢了業的時候便在工場內確實保證得一個位置，所得的工金就高出乎各該經營的平均水準以上。若果他們表示出若干能力來，立刻就

可以成爲熟練工人。

從工場的見地來看工場學校保證有訓練的勞動者的適當的供給。這些勞動者都是在工場裏面修習過實際的工作，在學校裏面也是在工場的指導底下完畢了他們的學業的人。並且工場學校又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場所。工場的勞動者和工場的管理部雙方都有一個機會在這些訓練期間監察着他們的將來的夥伴。

職業學校的學生年齡大概是在十四歲至二十歲之間。他們的年齡是與美國中學校學生相同。其與美國中學校學生不同的就是他們不只要自己去維持學校的紀律，並且還要協同去維持學校在學業上的地位和參與學校的管理。

我闖進赤色十月工場學校，要和一位教員談談話，這位教員招呼了我，說明他那班學生所做工作（水的分解），後來就和我到學校的別一部分去，他離開他所

教的那班學生並沒有說甚麼話。對於這班十五歲大的頑皮男女子我是很擔心的。

我問他：「你交那班學生給誰照料。」

他說：「給他們自己照料去。」

「班裏有人負責麼。」

「有的，每組有一個負責的委員會。我們立刻就可以聽他們來報告。就要放學了。」

我們談話還未到五分間，果然一個委員來向先生報告時限已到，并問那天還有甚麼工夫要做的沒有。教員回答說是沒有了，這個委員便回去通知他們放學。

我去看莫斯科第一商業經濟專門學校的時候，他們帶我到校長事務室。後來他領我到各處看過。我和他談了約一時間，有一個學生進來問我談完了話還有沒有時候到他們的學生本部去。自然我要去。

學生們有一間設備很完美的房間。房間裏面有三四十個學生會員，並沒有行甚麼禮式他們立刻就開始質問。第一，他們想曉得美國學生有怎樣的組織，這些學

生組織做些甚麼活動。第二，道爾頓法在美國是否成功。第三，最近有沒有美國承認蘇俄共和國的希望。第四，甚麼是發展美國勞動運動的急進傾向的機會。

這些學生每組都有組織，全體也有一個組織，并且加入勞動組合，有許多是政治團體的團員。我問那些和我談話的學生代表們，學生間對於這些組織有沒有多少興趣。他告訴我確有興趣。站在旁邊的副校長便搖頭說「所難者就是要學生對於其他甚麼事項都有興趣。」

這間學校是由一個學校委員會管理。這個委員會由下列人員組成：教員全體（五十五人），每班學生一人（十八人），商業勞動組合代表一人，貿易局代表一人，和學校內技術勞動者代表（校舍看管人書記等）一人。學校行政委員會包括校長，副校長，教員一人（由教員選出），學生代表一人。

Trekhgornaia 織物工場學校學校委員會包括：校長，全體教員（二十人），學生執行委員會委員五人，工場內各屆學生各選代表一人所組成的委員會所選出的執行委員會委員三人，工場管理部代表一人，勞動者工場委員會的文化

事業委員會代表一人，共產主義青年團代表一人。這麼教育當局（委任校長者）該校學生團體，該工業的生產方面，該工業內的勞動者和那些勞動者的政治上的利害，都可以在這個學校的管理上代表出來了。

在 *Stalinov* 工場學校學校委員會的組織差不多也是一樣。在那裏是：校長，全體教員（三十人），學生代表八人，共產黨代表一人，教育工作者組合代表一人，中央勞動組合代表一人，共產主義青年團代表一人，該工場管理部代表一人，（在這個場合這個代表要是屬於該工場的一個經濟專門家）和學校內技術勞動者的代表三人。學校校長是學校委員會的主席，由教育當局委任。

職業學校的學生多是某種政治或經濟團體的團員。例如一九二五年秋季進去莫斯科第一商業專門學校的那班有二百二十二名學生：九十名男生，一百三十二名女生。這些入學生有八名是共產黨員，一百零四名是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在這間學校還有許多學生是屬於各勞動組合的。所屬組合是按照他們所學的職業而定。

工場學校的學生都隸屬於組合。在 Karkov 的電器製造所工場學校的學生通是金屬勞動組合的組合員。在莫斯科的 Trekhgornia 織物工場有人告訴我「學生入了學校便成爲該勞動組合的組合員。」在我所看過的各工場學校都有一個組合組織，是按照在維持該校的工場內所做工作而設定的。勞動組合的這樣的學生組合員都要繳納他們所得的百分之一給各該組合作爲義務捐款。

職業學校的利便在蘇俄聯邦內還是很有有限。講到建築和設備大半是不足及美國的新式農業和工業中等學校。但有些蘇俄職業學校的特徵仍是值得注意：（一）他們的工課較爲專門，他們的目的較爲確定在爲某種專門位置而訓練學生。在美國許多中等學校是預備進專門學校的。蘇俄的職業學校則確定是預備作工。（二）實驗室法和道爾頓法應用很廣，而且表示着這個傾向還在增高。這個情形在工場學校和正規的職業學校都是一樣。（三）工場學校在他們的聯合管理底下是蘇俄次代勞動者技術的和社會的訓練的一個很高的標準的保證。（四）職業學校一切學生團體的組織。其目的或在進行學生的各種活動，或在維持學生的紀律，或在參

與學校行政，或在協同維持學生的學業標準，在美國無論那一個大規模的學校內都是沒有能與他們比並的。

六 高等教育機關

甲 高等專門學校

高等專門學校是蘇俄教育系統的第三級，勞動大學也包括在內。勞動大學在蘇俄專門教育的歷史裏面關係很大。在一九二四年一月蘇俄有高等專門學校九百一十二間，收容學生十五萬九千一百七十六名。勞動大學一百三十六，學生四萬五千六百零一。

高等專門學校分六大類：醫學六十六校，教育學三百三十一校，農業一百五十二校，工業二百一十九校，經濟和社會科學五十三校，音樂和美術九十二校。當我逗留蘇俄的時候，我有很好的機會去參觀了其中的許多校，和校長們教師們學生委員們學生們談了許多話。在許多方面這些高等專門學校所做的工作與在蘇俄教育界進行着的各種事情同是一樣的有趣，不是因為他們所教的有趣，是因為教的方法和在事實上這些機關的全部的管理法有趣。

在這些高等專門學校裏面物的設備大都貧弱。許多建築已經老朽不堪，亟須修理。實驗室照例是設備很好的，有些圖書室也置備許多書籍和從世界各處輸入的流行文藝。

在大多數的高等專門學校裏面「講義」已經是逐漸廢除了。他們學社會科學也好，學自然科學也好，通通都是用實驗室系統的各種方法。也有幾處曾經試行過指導教學制。學業程度似乎很高。無論那一處學生都很認真用功。

我且簡單的敘述在 *Stalinov* 的一間高等專門學校，略示蘇俄這一系的教育正在進行着的情形。這間學校是設在 *Donetz* 河流域的機械工業和煤礦業的中心。

在這間專門學校有學生二百五十名，一半是學探礦，一半是學機械和電氣工業。學校供應教育的工作，住宿所，和學生所需食物的一部分。各學生並且每月領受二十五盧布的津貼。

習慣了新英格蘭或西方中部大學的校庭空氣的美國人，對於這間學校另有

一種奇異的感觸。這種感觸不是從建築或設備得來的，建築和設備與在美國的相似，——或者沒有這樣精緻，但差不多是一樣的新式。凡是收容學生三四百人的美國大學都喜歡這些矮而大的建築，和寬闊的校庭。

奇異的感觸是從學生自身來，他們確有分別。

Stalinov 及其周圍的工業地全是在勞動者的手裏，支配這間學校的就是他們。他們間接經由他們的政府，直接經由他們選派學生和管理校務的力量支配着這間學校。學生必定要有和勞動運動有關係的團體的介紹狀纔許入學。在事實上大多數的學生都是有他們的勞動組合的證書的。

學生在未進學校以前須曾在一種生產事業裏面作工至少一年。在學校休假期間他必定要挪出至少兩個月的光陰來實習他所選定的職業範圍內的工作。Stalinov 工業專門學校是養成勞動階級工業的管理者的學校，完全是一間勞動者的專門學校。

拿一個決定要做採礦專門家的學生作例，他至少要在礦山或就礦山做過一

年工作，他得了礦山勞働者組合的介紹狀就可以進專門學校。

在一定特殊境遇底下他可以進與這個專門學校有聯絡的講習科，不必修了低級學校的工課。但在通常他已經是通過了小學和職業學校。這些條件够了，這個學生就可以註冊。

他修習正規的學課，數學化學冶金術歷史製圖等。並且他和他的同學兩三人由學校指派到鄰近礦山去。他每週至少要在這個礦山一天，還要提出關於這個礦山的週期報告。在夏季他至少要在這個礦山兩個月，還要準備一個關於這個礦山的形勢和作業的年期報告。這些學生除了因事故被遷到別處外，都要在學理上和實際上研究礦山三年或四年。他們在學校畢了業。還要做一兩年的實際礦山工作。到那時節。他們若果證明了他們可以擔當礦山技師的職務，得了學校當局和礦山當局的認可，他們纔能領受技師的證書。

進這間學校的學生還有一種特別的經驗。當他被收進學校去當學生的時候，他就成爲一個自治團體的團員。學生以一個學生對兩個教員的比例派代表加入

校內一切會議。他們參與學校管理。他們全權管理學生的紀律。他們經由學生委員會管理學生住宿伙食和物品的購買分配。在學業上和在管理上他們都是他們所用工的學校內的一部份。

或者這就是爲甚麼這些學生和美國學生不同的主要理由。他們在學問研究上和他們的學校活動上大概都是他們自己作主。在學校的時候他們就已經從事實際生活的事務。

Stalinov 的學生平均算起來，比較美國專門學校學生只是年紀稍微大一點。但在他們當中絕沒有一個是紳士的兒子。而且以我們的推斷來看也沒有一個是想要做紳士的父親的。他們都是勞動者。他們隸屬於介紹他們進校的各組合。他們的百分之七十是共產主義者。他們已經從過去回轉頭來正在建設一個新社會。

在 Stalinov 專門學校生活即是鬭爭。在那間大寄宿舍裏面的牀只在板上鋪着草蓆。食物雖充足，但很淡薄，都是擺在板桌上，坐在板凳上食的。只有極少的生活的愉樂，絕無生活的奢侈。然而學生和教員走出來仍然都是快快活活的。他們是冒

着大艱難一起進去的，生活對於他們確有一個意義。

在烏克蘭的首都 Kharkov 有一間同樣的夜學。在那裏學生每週上課五次。每次從下午六時起到十時止。修業期限四年。在這間學校有四百三十六名男子和六名婦人。大多數的學生是從事機械和電氣的操作。人人都要有所屬勞動組合的介紹纔能進去。畢了業就是受過訓練的機械專家。

在這間 Kharkov 學校的一切學生都已編入他們所屬各該組合裏面。並且在學校內還有一個全校學生的組織。有一個執行委員會，負指導學生事務的責任。學校教員也有一個同樣的組織。這些組織的雙方都有代表在一個對於教學方法負責的教育學會裏面。這個會包含七名教員和三名學生。

我在蘇俄聯邦所見最好的教室工作是在 Prohulern 工業學校所做的。各教室是一間實驗室，在化學是這樣，在社會科學也是一樣。在這些教室裏面有幾張桌子（或板凳），學生們都是一組一組的圍着桌子作業。絕沒有一間教室是有一行一行的坐位用螺旋釘緊在地板上面的。

我走進許多教室裏面去都是沒有先事通知的。沒有一處我可以找出教員很明顯的蹤跡。通常他是和一組學生一起圍着一張桌子坐着。教員講演和常例的教室教授似乎都完全撤廢了，只是學生和教員協同就一個共通的問題作業。

例如機械製圖班學習橢圓。教員將附有橢圓形的一條導管，一個機械用具，或一具機械分給各學生。學生拿着各器具先量度和計算那個橢圓，然後畫出那一件器具的圖來。我在這間學校遇見像這樣的「班練習」不只一次。

人們看完了這間學校，總覺得他似乎不是屬於教育局，也不是屬於國家，不過是學生教員大家協力去解決同樣問題的一個聯合集會所。

過了高加索在 Tiflis 我看過一間很有趣的高等專門學校。那裏有七百零八名的農科學生，八百零七名的工科學生（男子一·二二八，婦女二八七。）革命以前在 Tiflis 沒有高等專門學校，只有一所大學 Georgian University，是用佐治語 (Georgian Language) 的。在這間學校，凡出自商人階級的學生，都要繳納學費。學生中約七分之六是免費的。

這裏有一個全校委員會管理學校。這個委員會包含教員一百二十名，學生代表四十名，勞動組合代表五名。這個總會似乎是每年開會二次。

這間學校的分科，農科和工科，各有他們的團體委員會，包含教授若干人，和全體學生四分之一人數。團體委員會每月開會一次。

學生組織始自勞動組合。在校各學生均按照他所專修的學科隸屬於各勞動組合。學校管理委員會裏面的學生代表是由這些職業團體選出的。

This 從莫斯科看是在高加索背後，Georgia 與莫斯科相去很遠，在許多方面徑直是一個外國。但在後高加索聯邦的高等教育的特徵則與俄羅斯聯邦的一樣。讀者或許急速的斷定，說這是莫斯科壓迫的結果。如果是這樣，將何以說明教員和學生都同是一樣的熱心去支持這個新制咧。真正的解答似乎應該說，教育機關的勞動者統制是在勞動者共和國的發展歷程上一個論理上的必然的局勢。這個共和國到了這個局勢，教育機關自然就跟着走去。

在莫斯科附近有一間農業和機械的專門學校，收容學生約二千九百名。叫做

Timiriachev 農業學院。

這個學院本來創設於一八六一年，曾經過很複雜的一個閱歷。在一八九四年因為學生舉行政治的示威曾被政府封閉過。在現下恐怕是蘇俄聯邦最重要的一間農業學校。

Timiriachev 分三大部：農業，農業機械，和農業經濟。本校的目的在於養成蘇維埃政府所經營農場的管理者，地方農業專家，和農業合作社的工作者。修業期限四年。

在這間學院已經廢止了講義。有一位分科學長說：「我們已經沒有考試的事。學生在教員指導下分組作業。他們的成績是由他們每日的作業來決定。不是像從來的老法子只靠一場終結的考試。」

「學科目委員會」在這間學校舉辦得很完全。學科目委員會是教員和學生的一個聯合委員會，負責計畫一科的課業的。在學院內有十二個學科目委員會：農業部五個，農業機械部四個，農業經濟部三個。在這三部中最後的三個委員會所管

理的是：農業組織，農場組織，和農業合作社。

各學科目委員會包含各該部的全體教員和與教員數的半數相當的學生數。最大的委員會是關於種植的，有五十四名委員，——三十六名教員和十八名學生。最小的委員會有二十二名委員。各學科目委員會的學生代表由各該部學生選出。學科目委員會至少每兩週開會一次。他們的責任是在各該部實施所定學科課程綱領。新課程計畫擬定了，就到學科目委員會去聽候會的認可，當課程進展的時候，仍受學科目委員會決議的指導。

本學院學生的組織很徹底。以六個學生勞動組合團體做學生活動的基礎。

組	合	糧食勞動者	建築工	糖業工	礦工	金屬工	土地和材木工	合	計
勞動組合員	一七三、	三三六、	一〇九、	一三五、	二五八、	一、六〇四、	二、六〇五		
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	三四、	三一、	一六、	七、	五二、	二六三、	四〇三、		
共產黨員	四五、	三四、	四七、	二三、	七三、	三一六、	五三八、		

本學院學生二千九百名當中約三百名不是勞動組合員。這些學生大半是從鄉村來的無賃勞動者。

各學生勞動組合團體有各自的組織，受一個執行委員會的指揮，這個執行委員會因其團體的大小不同，組織各異。土地和森林的勞動者有一個委員十四名的委員會。除了建築勞動者以外，其他所有委員會都是設五名的委員。六個執行委員會全體委員總數四十三名。

本學院學生每六個月在勞動組合團體集會選舉代表團，——每十名學生得舉代表一名，代表全數合計二百六十名。

全校學生委員會包含由六個勞動組合團體所選出四十三名的執行委員會委員，和選往代表團的二百六十名代表。全校學生委員會每三個月集會一次。在第一次會合時選出委員十一名的執行委員會。

在學生執行委員會指導下還有三個分委員會：（一）經濟委員會，負責供應學生物質上的需要。（二）俱樂部委員會，監督學生間社會的生活和活動。（三）學務委

員會，擬訂學科課程案，和考究學業的方法問題。(四)組織委員會指導學生加入各種學生組織。學生活動的一切方式都是這樣的集中在學生所選出的學生委員會手裏。

學生執行委員會所經營的出版事業有多少款項供給該委員會。勞動組合亦有款項供給這些需用繁多的學生。這些款項都是由學生委員會經管。

這間學校的學生執行委員會主席，我和他談了許久，是很熟識這些情形的。他費許多時候指導學生的活動。執行委員會其餘的委員也時常辦理會務。辦這種學生事務的執行委員會委員，每月按照他們爲學生活動所須費的時間，受二十至四十盧布的津貼。

我到莫斯科共產黨教育學院去參觀，印象頗好。有四個委員接待我——兩個是教員團體的，兩個是學生團體的。我到這間學校去訪問教學的方法。我和委員們談話，令我十分滿意。我們討論在蘇俄學校所用各種教學法的成績。我也答覆了些少關於美國教育的問題。後來我便轉向那兩個學生，問他們：

「你們爲甚麼在這裏。」

內中一個答覆說：「在這間學校的學生都是未來的教師，所以他們都是教育勞動組合的組合員。我的同僚就是學生團體中那種組織的代表。除了是組合員外，本校學生都是共產黨的黨員，或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團員。因爲他們都希望去做共產主義的教育工作。我就是學生的政治組織的代表。」

「有人來訪問學校的時候，常是你們兩個出來接待麼？」

「是的，因爲我們是學生團體的代表。」

這間學校的教育學科主任開口說道：「有客來訪問的時候，他們通常是先見學生，然後來看我們。」

由學生團體選出的全校委員會包含四十名教員，二十五名學生，學生執行委員會的主席和書記，和學生勞動組合團體學生共產主義者團體所舉代表各一名。學校的實際管理權是在一個委員九名的行政委員會，——七名教員，和由勞動組合共產主義團體所選出的兩名代表。

其他種類的高等專門學校和許多其他事體關於這些學校的本來也可以講。但我只指示出他們與同級的美國學校差別最顯著的幾點。

還有些高等專門學校——勞働大學——預定是教育由工場直接進學，未有在教育上準備要進高等專門學校的學生的。勞働大學是爲臨時的需要而設立。臨時的需要過去了他們就會消滅。

勞働大學的學生都是成年者。他們通通是爲他們自己的生活勞働過的。許多勞働大學不肯收容還未有在工業裏面做過至少三年間工作的學生。

勞働大學是根據種種原則來經營的。這種大學當中有些要學生在日間上課，有些准學生在日間繼續他們的職業，到下午將晚和晚上纔到校上課，有些混合這兩種方法，准學生晚上做工課的一部份，日間做一部份。

勞働大學，無論他的組織方法如何，他的目的是一樣的。——直接由工場招致男子和婦女，授他們以專門的訓練。勞働組合或與勞働運動有關係的其他支部揀選這些學生，也有在在學期間補助他們的。

帶我到學校四處去參觀的那個學生曾在美國做過幾年植林勞動者，在勞動大學他學林學。

他說：「我在美國盡力去做，也得不着一個求學的機會。我每次積蓄得些少錢，就失去了我的事，總沒有法子進專門學校去。後來我加入一間通信學校，正在好好的用功，又得了煽動的罪名，被逐出境。我離開美國的時候依然是毫無學問如同我入國的時候一樣。」

我問他：「你在此地也做煽動的事麼？」

他答應說：「確實有做，每逢夏季，我到鄉村去，告訴農民他們的新生活只在目前，他們伸手出去就可以得着。這事在美國和在蘇俄都沒有甚麼大分別。我在那裏差不多是孤獨一個人，在這裏我背後却有我的組合。他幫助我到這裏進學校。他幫助我到鄉民裏面去宣傳。這樣的事斷不能隻手空拳去做的。有組織在背後，就容易得多。這是我由辛苦的經驗體察出來的。」

我們開了一間教室的門，教員并不理會我們。只有那班的一個學生立刻走出

來，問我們有甚麼事。我們告訴了他，後來我又問他：「爲甚麼我們開門的時候你就走出來呢？」

他答應說：「我是班委員會的主席，我的任務是監視在教室裏面諸事進行得圓滑。我們在這裏都負有這樣的責任。」

在勞働大學裏面各團體都有這樣的一個組織。這就是在 *Vladikavkaz* 勞働大學的學生訓練和學生管理的一個單位。

這間勞働大學是日間的學校。學生都是從附近的城市和附城各鄉村來的。這間學校是設在一間舊報館裏面，一部份已經改做學校的宿舍。那裏有一百五十名的學生，依照實驗室計畫分爲四大組。屬教育學科的有四班，屬工業科的一班，屬生物學科的一班。學生中四分之三是男子，四分之一是婦女。那些學生不是由勞働組合送進去的，就是由鄉村蘇維埃送進去的。在學校裏面要花三年至四年的工夫。

學生都是在三人或六人的集團裏面生活。這些住所都是由學生自己設備和管理。

學校行政是由一個行政委員會管理。這個委員會包含學校長、學生代表一人和教員代表一人。全校委員會是由校長、教員六人、學生六人、地方勞動組合和政治組織的代表六人組成。

在北高加索地方全部有勞動大學九間，七間是日間的，兩間是夜學。

Baku —— 火油業的中心 —— 有五間勞動大學。在市內有一間中央學院。其餘四間在附近各城。中央學院特別建築得好，而且設備也很完全。

在 Tiflis 有四間勞動大學，爲要適應市內的 Georgian, Armenian, Turkish 和俄羅斯的勞動者的需要，應用着四種的語言。在後高加索語言問題尤其是嚴重，因爲當地的民族和方言很複雜。蘇維埃當局現在因遷就這種需要，設立學校都是應用各地方人民的語言。如在 Tiflis 有幾種語言，便設立幾間學校。

我在 Rostov 所看的勞動大學是日間的學校，有學生六百八十名。在同一校址內也有一間夜學，學生只有一百八十名。日學學生有四分之一，夜學學生有五分之二，是婦女。在這間學校的學生百分之九十是全部或一部受送他們進去的勞動組

合補助的。因為這些學生大半是成年者，已經有家室的人，所以補助問題時常擴大到學生並家族去。

在 Rostov 勞動大學一切工課都是按照實驗室方法來編訂的。我在這間學校看了些很好的學級作業和教授。這間學校的管理權是在一個委員五名的行政委員會手裏。這個委員會包含校長教員兩人和學生代表兩人。

學生組織很周密。學生均隸屬於他們各自的組合。如金屬植林建築木工鐵道礦山教育等。共產主義青年團也有一個組織。全體學生有一個全校的組織。另有一個執行委員會置任期一年的委員九名，和學務，消費組合，保健，療養所，看護，糧食，住所各分會。

在教育上，各勞動大學表現出要受專門訓練的一團優秀青年勞動者的組織的努力。在經濟上，各勞動大學是勞動者的一個自治合作的團體。他們的大多數相信共產主義的一種方式可以實行，而且在受教育的期間是準備去實行他的較簡的教義。

由蘇俄職業學校出身的學生立刻可以到產業界裏去。他們已經有了準備去做堪能的勞働者。少數似有特殊天稟的再進高等專門學校去。他們在那裏再受一種訓練，預備去做堪能的技師和司理。

乙. 大學

蘇俄的大學實際即是高等專門學校，各有各的特定分野。在蘇俄方在發展著的教育系統底下，大學不是教育構造的最上層，也不是像從來所謂分科專門學校的一個綜合。蘇俄的大學徑直不是大學。

在蘇俄聯邦的大學生活有一個壞慣例。好比舊政體下的其他制度一樣，大學也被認為已經過去的社會體系的一部。舊俄羅斯的大學是設來適應貴族和富有的事業家的子女的需要。這兩個階級實際已在蘇俄聯邦消滅了，繼起的是農民和勞工，另有一種教育的需要。

烏克蘭的教育工作者在他們的機關紙「人民的教師」的特別附刊 *Knarikov*, (1925, p. 3) 裏面這樣說：「舊制度的等級（初等學校中等學校高等學校）是布兒爵

「亞造的，——區分爲他們自家的學校（高等學校），他們的僕從和同盟者的學校（中等學校），人民的學校（初等學校），——不適於我們的體制。授課的界限是由所欲授與資格的等差而定。機械的接續的排列已轉爲逐漸專門化的連貫的系統。在產業上有各該部門的勞動者和組織生產的專門家。在公共教育的系統上則有民衆的學校有養成專門家和組織者的學校。」

革命以前，支配階級的子女們進大學去，在許多場合，所持的理由和英國美國富有者的子女們進大學去的相同，——因爲通例是這樣做。在他們的社會當中別的青年也進去，却幾乎沒有經心選擇。

蘇俄的社會組織已經廢除了這種安閒階級，因而這種安閒階級對高等教育的态度亦被消弭了。於是因社會地位的優越而進大學受大學教育的那一部份的學生也被斥退了。留在高等學術機關的學生都是準備去做專門工作者的。

在革命前的大學裏面，除了紳士的子女以外，有兩種學生。一種是爲要受職業訓練——醫藥工程——而進去的，一種是爲要講求更高深的科學哲學或其他部

門的學問的，這兩種學生在蘇俄教育制度底下是由在許多場合全與大學分立的種種機關料理。志望受職業訓練的學生進高等專門學校去。想做研究工夫的學生到研究所去，這種事業的開展侵奪了大學許多的舊領域。

這樣的開展，初次看見，好像很奇怪。有一個蘇俄的教育者當初向我聲言「廢除大學」的時候，我也很詫異。這種意思我向來沒有想到，然而他却這樣的解釋：

「照舊意義的大學在現代社會確是一種變態。他們起源於在學校所教授的知識都可以由書本獲得的時代。當時除了鍊金術者的作業室以外，並沒有實驗室。這些鍊金術者也沒有甚麼名譽。在這樣的時代，集中神學，法學，哲學，和其他大學的學科在同一構內，以備教授們和學生們一起在那裏居住，研究，討論，是可行的。」

「後來到了一個轉變的時期，——科學輪進大學的時期，化學，物理學，機械學，地質學，生物學，次第出現了。就在舊教室以外得了他們的地位。很真實的說，徑直是奪取了舊教室的地位。因為從此以後，專門的學生都在特殊的實驗室內作業，將那些嚴重的教室學習委諸那些古典學生。」

「大半的俄羅斯大學是在這個第二時期設置的。你去看，就可以曉得他們都有很好的實驗室，並且有些場合設備非常完善。」

這是實在的情形，俄羅斯高等學校的化學科和物理學科有些設備如同我曾在美國大學所見的一樣好。

現代大學史的那個第二時期經過得很快。世界大戰前在德國，尤其是在美國，大學事業的一個新樣式已經開始發展了——在產業自身裏面。

我的陳述者說：

「大學而將電氣實驗所建置在設備很好的電氣業以外，是一件頂蠢的事。電氣業自身原是一個實驗所。電氣業所需要的學理的工夫是在他自己的範圍內由他自己的專門家去做的。這些專門家亦有是大學出身的，加之他們常常努力去謀該事業的改良，大學電氣工業科的學生本可在電氣業裏面實習，而須兩重設備，豈不是下策。」

「最近三十年來，在西方的大產業中心，大學已經遣送他們的機械科學生到

機械業裏去，好比他們送醫科學生到醫院去一樣。專門化，和在各種機械的各部門裏面所生急劇的發展，已令這事成爲不可避免的。」

「我們在這裏蘇俄聯邦已體察出這個趨勢。我們將這個過程更推進了一步。既然知道了一切研究和實地調查是不能通通關在一個圍牆以內，爲甚麼還要去做呢。既然研究和實地調查已經是與一切重要的機關聯絡來做了，爲甚麼不使學生們通通到那些研究和實地調查已經是併行着的地方去呢。」

「我們要研究血清和牛痘疫苗，我們便組織一個研究所，指定專員，準備房舍，在衛生局指導下去工作。有志想在公共衛生事業範圍內做一個專門家的學生，再沒有好得過比在這種的研究所裏面做一個見習生的。」

「各種產業的經營裏面都有他的研究調查部。有志從事這路研究的學生應該到那裏去。自然他們的工作要受指導，猶如徒弟們要受指導一樣。不過他們工作的場所，猶如徒弟們一般，是在產業經營裏面，而不是在大學構內。」

「你們在西方已經起首做這樣的事。例如你們的 Plateau 研究所和 Roke-

teller 研究所。不過那些都不是常例。你們依然墨守着教育制度的舊方式，因為你們依然生活在舊社會裏面。我們生活在新社會裏面，所以我們現在創造着新的方式。」

「我們覺得把一切學習和一切研究集中在一點——大學——是不可能的。而且是要不得的。學習必定要在工作的地方做，——探礦工程者必定要在礦山裏面學習，水力工程者必定要在水力工事裏面學習。我們現下在專門活動正在進行的地方創設專門高等學校。我們的學生用他們的大部份的時候在專門的工事業面作工。既然世界上的工作不能通通都在一個地方做，而我們還是以為生活上種種活動的見習都可以集中在一處，確是不合情理的事。」

在蘇俄聯邦仍然還有大學，尤其是在人口繁盛的舊市都。然而他們的風氣却已跟着學生變化的情形而轉換了。莫斯科第一大學有學生約九千名。組織是和別的高等學校一樣。這些學生當中約七千名組織成八個勞動組合團體：衛生勞動者，教育勞動者，化學工業勞動者，土地森林勞動者，商業勞動者，金屬工業勞動者，礦

山鐵路勞働者。這些學生組合各有自己的組織。各組合以每五十名組合員選出一名代表。這些代表集合起來組成學生代表會，管理大學內一切學生事務。行政的職務歸代表團所選出委員十五名的委員會掌管。十五名行政委員中的七名用他們的大部份時候做種種的學生活動。他們每月受三十至四十盧布的報酬。

大學各分科有他的課程委員會團體，由各該分科擔任學科的教員和各該分科學生團體所選出的與教員數半數相當的學生組成。工作的計畫，監督，和指導，都是由這些課程委員會團體擔任。

在第一大學的學生約百分之四十五每月領受平均二十三盧布的津貼。

這個消息是由學生執行委員會的一個委員和大學管理部的代表得來的。學生們所任的職務似乎是與其他高等專門學校的一樣。

我在莫斯科所看第二間大學是東方文化大學。這間大學設置在蘇俄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直轄底下。這間大學的目的在於養成諳練通達的馬克斯主義者。能做共產黨的工作和黨所指揮的工作。這間大學是共產黨所舉行組織的教育事業。

的一部。

所收容學生是由蘇俄聯邦各地方來的。因為這裏的工課是專門限定於東方文化，學生的大部份是來自聯邦東部各地方。他們所習學科是經濟，哲學，歷史，社會發達史，政治學和組織等。

東方文化大學的教育法還是在一個過渡的階程上。有幾科用研究室法，有幾科用實驗室法。在研究室法底下，學生二十五至三十人組成一班，各班各學生自己選定（或由教員指定）一個課題，將研究所得向同班報告。在實驗室法底下，學生分組工作，每組有一組的課題。我訪問這間大學的時候，校內對於這兩種方法的優劣還沒有一般的定論。

該校的副校長告訴我說：「我們還未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是在一個實驗的階級上試驗我們工作的各種方法。我們確定了甚麼方法最好的時候，我們就應用他到全校去。」

修學期限是三年。學生選定他們所志願的那科，就照學科委員團體所規定全

科課程去學習。

學生組織與我所看過其他許多高等教育機關不同。本大學的一切人員——教員學生和技術勞動者都可以加入一個勞動自治團去，而實際上當團員的在學生是義務的，在其他人員則可以隨意。勞動自治團選出一個委員九名的執行委員會。全體委員都是學生團體份子。教員團體份子只得被聘為專門家或顧問，但不得為執行委員。

勞動自治團的活動區分為下列各部：

- 一，經濟——管理學生的衣服伙食和用具。
- 二，教育教授——管理一般教育政策和學生學業標準等。本部的各種活動均受教育會議指導。
- 三，醫藥衛生——管理體育和學生保健事務。
- 四，僚友裁判所——處理關於紀律的事件。
- 五，管理部——管理學生團體的組織和行動。

六，互助部——監察學生需要品供應的當否。

七，一個委員八名的委員會——負照料學生家庭的責任。

像在赤色教授會的學員一樣，東方文化大學的學生團體是由成年者構成。他們都深信新社會秩序是可能的。雖然他們所代表的國民種族很雜，他們在一個互助的結社裏面聯合起來，確足以表示世界各部份各種人都可以一齊合作。

這間大學的勞動自治團却不能令人十分滿意。一般人都似乎覺得他是剛纔走上正當方向的。好比本校的教育科的組織一樣學生的組織也是在一個實驗的階程上。學生團體和教員團體同是尋求着一個更好的方法，來完成他們所要達到的目的。

大學照舊義是分科的綜合，代表人類知識的一切部門，而今在蘇俄聯邦却快要撤廢了。他們仍堅守在較舊的都市裏面。然而新教育生活既已開始，高等專門學校也爲着知識和活動的各部門而設立起來。這些學校都設立在與各種專門活動接觸最易的地方，——礦業學校接近礦山，電氣工程學校接近電氣事業，運輸學校

設在船舶的中心等這種高等教育的專門化留級大學一個專門的分野。他供應訓練的一種方式。特別是在社會科學的領域內，在外交及其他部門的高等專門工作者所需要的訓練方式。

丙。研究所

研究所是蘇俄教育系統的第四級。小學，職業學校，高等專門學校（大學）研究所。高等專門學校是設來訓練特定門類的技術家，和經理者的。研究所即是美國的大學畢業生做研究工夫的中心。

蘇俄的研究所是特為適應三種特殊需要而設的。蘇俄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活動的領袖的專門訓練，大學和高等專門學校教員的養成，用實驗室法來研究人類知識的一切門類的專門問題。他們的大部份不是教授，而是研究的中心。

蘇俄當局遇着一個問題要解決的時候，他們就設立一個研究所。在社會科學方面如是，在自然科學方面也是一樣。現下在蘇俄聯邦關於自然科學研究的研究所比關於社會科學研究的研究所多。在共和國內最大的單科研究所是列寧格勒

的 Pavlov 研究所，專研究心理學的。除了 Plateur 研究所和 Rockefeller 研究所以外，恐怕這是世界上設備最好的一個機關。

在一九二五年夏季，俄羅斯科學院舉行二百週年紀念禮的時候，印行了一個莫斯科市內研究所的名表。除了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陳列館外，這個表內包含國立電氣工業學研究所，氣體——液體力學研究所，熱力工業的研究所，化學——藥物學研究所，生物學的物理學研究所，國立公衆保健科學的研究所，血清及牛痘痘苗檢驗所，給養生理學研究所，微生物學研究所，熱帶研究所，療養及衛生研究所，生理化學研究所，實驗生物學研究所，國立結核病研究所，國立社會衛生研究所等。這些研究所的工作當中，確實有許多是重復的，但他們的目的是要每一研究所處理一個特殊問題。

我在莫斯科的時候得了一個機會和好些組織社會科學研究所的男女們談話。有一個這樣的團體在農業部下組織了一個土地經濟研究所。農業部的次長就是這個研究所的所長。所內還有一個委員七名的執行委員會，各委員都是農業經

濟的專家。這個研究所是設來研究鄉村農民生活和都市工人生活間的關係，及其所需經濟的調節的。

在蘇俄農民和都市勞動者間的經濟關係，其緊張和不滿正與在美國的相同，——或者因為蘇俄農耕法的落後，緊張更甚於美國。這兩類人在不相同的經濟水平面上工作，農民利用手工工具和獸力，都市工業勞動者則利用機械和機械力。其結果就是一個變動無常的失調狀態。世界上沒有那處遇着過這個困難的。處處都要求解決。土地經濟研究所就是設來研究這個問題，找出解答的。

有一所建築撥給這個研究所用，并委定了一班專門家，置備了一所圖書室，收羅了許多圖書雜誌，和俄語及西方主要國語的公文書類。世界各處關於農業經濟的主要報紙都有訂購。研究計畫的大綱亦已定了。這個研究所的工作進行得頗好。

我在莫斯科的時候適值這個研究所正在籌辦。一切事物的調度徑直如同軍隊的出征一樣。最好的設備和材料，最有能幹的人，巨額的資金，——都任由這個事業使用。沒有一個歐洲的帝王曾經施行過一個征服計畫，比諸蘇俄在此舉還更高

興更願意去花時候花金錢的。這是經濟的領土的一個征服，——一個科學的征服。國內最好的心思，所餘的財富通通傾注在這裏。這是戰勝自然創立社會的人類努力的科學的組織。

屬於社會科學範圍內的第二個研究所所在組織上似勝於前者，是世界經濟政治研究所。在一九二五年四月成立，受共產黨大學的指導。本所的目的是搜集和刊行有關世界經濟政治關係的消息。我在莫斯科的時候，這個研究所的編輯局正在編訂一個精密的綱領案。

這個研究所直隸於共產黨大學院。這個大學院是共和國內科學研究的最高機關。共產黨大學院評議會委派該所的所長，書記長，和這一門的專門科學者的一個執行部。

這個執行團體負本研究工作的責任。有一所大建築撥給這個研究所，專為這個計畫修建過，設備過，並設了一間圖書館，購置約五千部新書。本會從世界各首都購定了六十種日刊報紙，一百三十種經濟和社會科學的雜誌。 Babson 統

計后 Harvard 貿易事務局還有美國聯邦中央豫備金事務局的公報和其他許多類似的資料通通整理過，編了目錄，查閱很便。

直至我離開莫斯科的時候，本會的編輯局只有八個專家，其餘尙在物色中，

凡有志願加入編輯局的人，向執行部提出信任狀，陳明該志願者曾在社會科學範圍內所做工作，——研究報告，出版論文和書籍等。如果這些報告和書籍驗明了合格，該志願者就可以在幹事部得一位置。月領一百五十盧布至二百盧布的薪金。（政府最高官俸每月不過一百九十二盧布，工程專家則每月一百五十至三百盧布。）

編輯局按照執行部所認許的大概計畫，擬定各職員應做工作的綱目。這種工作的報告是在編輯局會議提出，編輯局認可通過後，再提出本會的執行委員會，然後印成單行本。著者照例對於該研究的出版每十六頁得一百盧布的報酬。

La Annales Internationales（國際年鑑）也是由本所發行的。年鑑的資料是由編輯局的各職員和其他專門家供給。照每十六頁一百盧布的定率給價。

本所并不做教授的工夫，只做調查。那位書記長說：「我們要研究經濟政治上種種重要的問題。這便是我們的題目。講到方法，我們正在擬訂一個計畫，對於科學的工作者給與自由，對於科學的工作給與伸縮，同時又使在同一部門內作工的那些人的活動均相等，和供給他們一條出路，使他們的研究結果可以致用。我們的研究所是一個研究世界社會科學的小共和國。」

在莫斯科處理社會科學範圍內問題的第三個研究所是在馬克思經濟學者 Riazanov 指導下的馬克思恩格斯學會的研究所。這個研究所是蘇俄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所組織。方在蒐集關係馬克思經濟學和哲學的資料及文獻。同時也在計畫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刊行。俄羅斯的馬克思學者 Plekhanov 的著作集是這個研究所發行的。這部書的二十大卷已經出現了。

這個研究所有很好的房舍，宿所亦已擴大了，圖書館亦頗可觀。現存於世界上的馬克思著作的初版印本都蒐羅在這裏。閱書室設備很好，藏着世界各地各種語言的新出版的經濟學的文獻。許多專家在那裏工作，分開各種部門——有些是蘇

俄聯邦本土人，有些是別國人，有些是共產主義者，有些是非共產主義者——與本研究所的出版事業聯絡着做各種調查工夫。我向沒有見過一個社會科學的研究機關設備比這裏完善，學者風氣比這裏更濃厚，而且更便於收好結果的。

這三個研究所都是專做調查的工夫。我在莫斯科所看過的還有一個研究所，赤色教員的研究所。是養成高級社會科學的學校和各分科的教員的。

赤色教員的研究所專門訓練經濟學歷史哲學和政治學的教員。志望入學的學生須提出關於社會科學問題的一篇論文。所討論的題目例如「馬克思與李嘉圖」「英美外交關係」「外國資本在俄羅斯的勢力」等。論文被接受後還要應四科的考試，經濟學，哲學，西方史，和俄國史。這些考試及格了，然後進研究所肄業二年。

我到該研究所的時候所長 Maria Dodonova 教我等一下，她就打發人去喚一個學生來。這個學生來了，她就介紹他以學生教育委員會主席的資格見我。她說「他會答覆你的問話。」

我們三個人坐在一起，我問，那學生答，有時也向所長問問詳細的情形。然而大部份的答覆他都曉得，而且很詳細。

他告訴我那研究所的學生大概都是共產主義者。人人都要至少通曉兩種外國語。我們會談所用的是英語。

那研究所的學業分爲六組，經濟學，俄國文，西方文，哲學，法律學，消費組合。學生選定他們所想加入的組，在始初兩年每年要做兩件研究工作，在第三年各學生豫備一篇論文，要好到能够出版的。

一切學業都是在研究室內做。在第一年班有十二個這樣的研究室，第二年班有十二個，第三年班有六個。各研究室選定各自的教員。他不一定是該研究所的常任教授。這一年有一個研究室要研究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因爲沒有常任教授是這一科的權威，那研究室便從外面聘了一個人進去。在這樣的場合，那研究所的管理部必定要審定所要聘教員的資格。

研究室很小，——僅容二十五或十八人。課題是豫先用活字印好，在未當衆

公開以前分配給各學生。通通是專門的學術的。例如一個學生在經濟學組用功的，在第一年要修了富及分配的理論，和經濟史。在第二年他要修了貨幣，信用，市場，恐慌。至第三年他要選定一個論文題目去做。

每年由學生團體選出該屆畢業生約百分之三十，經研究所的管理部審定後，送往西方留學一年。費用由研究所供給。一切學生在所期內每月領一百三十盧布津貼。

自然學生是受研究所的雇傭。在他們的三年期間他們一部份的工作是要（一）三年期間每週至少在工場教勞働者四時間，使學生常與勞働者接觸。（二）在第一年間每週在小學校工場學校或勞働大學至少教學六小時，給學生以教授法上必需的訓練。（三）在第二年和第三年必定要在高等專門學校或大學教學，使與蘇俄聯邦的高等教育事業相接觸。這三年間的課程自然是學理的研究調查，和實際教學的一個結合。

既然一切學生都是預備做教育的工作，自然他們都隸屬於教育工作者組合。

他們也有管理的和教育的組織。

三十間研究室，各有書記一名。這三十名書記以其中一名爲主席，組成研究所的學生管理團體。

六科（經濟，俄國史，哲學等）中每科學生選出學長一名，這六名學長以其中一名爲主席組成研究所的學生教育團體。和我會談的學生就是學長事務局的主席。

一切課程要目和對各科的提案都要先送到全由學生代表組成的學長事務局去。若果是可以接受，就轉送到研究所的管理委員會認可。一切提案均含有學術的或教育的性質的問題。無論是由學生或教員提出，必定要得學長事務局的認許。研究所的管理團體包含所長，書記長，教員三人，和學生二人——學生管理團體主席和學長局主席。

曉得美國各主要大學的研究院的讀者就可以想像得出我見了這樣一個學院組織的時候所生驚異的感觸。在美國的研究院教授團體有完全管理權（除對

於董事局決議的否認外）學科課程的提出認可是由教員團體學生對於學科課程的取捨隨他們的意思。在這裏學生和教員是一起工作的。學生對於學校的課業和事務管理負大部份的責任。

這事很容易說明：第一，全蘇維埃的教育系統是建立在一個管理的教育的自治基礎上面。第二，在這些高級教育機關用功的，許多是蘇俄聯邦的有為的青年男女，他們都希望為與自己有關係的學校負擔一部份的責任。

這樣的詳細告訴這些事實給我聽的那個人，年紀好像有三十歲，他是學生教育團體的主席，這些事他都很清楚。

我問「你怎樣進這間學校來的。」

他說「從軍隊來的。現在在本研究所的學生中百分之八十是當內戰時在軍隊裏面的。」

「你怎樣進了軍隊。」

「世界大戰爆發當時我是一個歷史科學生，革命後我在軍隊裏面做了三年

的共產黨政治代表，及至內戰發生，我就加入戰役。」

我問「爲甚麼你退出軍隊。」

他回答說「我的趣味不在軍事活動領域裏面，內戰告終，我立刻就辭了職，進來這裏。」

「你在軍隊裏當甚麼職。」

他回答說「指揮官。」（這是蘇俄軍隊裏少校以上軍官的名稱。）

「你指揮多少人。」

他很簡單地說「三萬六千人。」

「那麼你就是一個旅長，或與此相當的軍官了。」

他說「關於這層我不曉得，我們在赤軍裏面沒有這樣的區別。」

「現在你學做經濟學的教員麼。」

「不錯，這是我的真正的趣味所在。我們想做我們的真正的工作的，就是這個領域。」

他和我握了手就走了去幹他自己的事。我辭別書記長回去，總覺得旅長也進教育機關當學生，自然學校生活的標準就容易增進。

這便是我所看過的有些蘇俄的研究所裏面所做的工作。我只敘述了社會科學門內的研究所。若果有一位自然科學的代表者能做一個關於那門的研究所的研究，他也許會得到一個同樣有趣的圖面回來。關於那事我却沒有把握。我只能夠報告我所曉得的那一門的事。

大概講來自然科學門的研究所比較的老而大，並且比較社會科學門的那些還要成熟。他們創立在革命前許久時候，當時社會科學研究所還不能設立。

研究所是直接由政府的一局如衛生局等設立的，不然就是科學的團體，如列寧格刺的科學大學或共產主義大學等所做科學工作的一部。後者在目下包含三間研究所，還有許多部科。這些研究所中第一是世界政治經濟研究所，第二是蘇俄法律和蘇俄國家形態研究所，第三是神經學研究所。在大學的各部裏面有一個是美術文藝的，一個是法律的一般理論和法理學的（這一部發行了一本法律辭典）。

一個是地權平均研究部，一個是科學方法研究部。本大學正在編纂一部蘇俄百科辭典，約共四十冊。大學還要擬定各研究所和各部所做科學工作的課程案。

這是人類知識的各部門的組織的科學的研究，在目下剛纔著手。許多研究所還很新，設備也有限，因為經費的缺乏和戰爭饑荒所致破壞課業也停頓過。但他的宗旨是不錯的。這些人對於科學很認真。將來許有課程的修正和工作部門的很大的整理和變更。但大抵上分明是遵照着這些命題：

(一) 每一重要問題發生必有一個研究所，具備必要的房舍，圖書室，實驗室，和其他利便。

(二) 研究所的職員團體要由各該部門的專家組成——世界上最優秀的專家，不論他們的政治或社會思想如何。

(三) 各種問題必定要當作一個科學的問題，不是當作一個俄羅斯的問題來研究。所以研究工夫不只限於蘇俄聯邦問題所發生的地方，無論是在何處都可調查研究。

(四) 凡是科學問題的解決和各研究所的工作都要能夠有所貢獻於人類，使人類對於他們的環境適應得更好。

(五) 研究所是有訓練的專家做工作，和見習者學做有訓練的專家所做工作的機關。但他們的機能是實地研究，不是教授。

蘇俄聯邦許多能幹的男男女女已經進這些研究所用功。外國的專家進去幫助他們。高等專門學校學生中最有望的逐漸加入研究所的學員團內。科學轉向社會的實用，如在蘇俄教育方針最重要的綱領中的一項所聲明，其所以能夠如此顯著，就是靠這種助力。

七 課程——教材的實驗

在論初等教育那一章裏面，已就蘇俄學校內所試行的教程案講了些少。蘇俄教育者正在努力去創造一個教育制度，以適應他們正在建設着的新社會的需要。這種事業並無確實的先例。孤立的教育上的實驗也有許多，然而蘇俄既是一個最初的勞働者共和國，他們的教育者所遭遇的形勢自有不同。

Programmes Officiels de L'Enseignement dans la Republique des Soviets (蘇俄共和國公定教程案) 是教育工作者國際的出版物，詳細敘着當初擬訂初等學校教程案的努力情形，和在一九二四——五年間蘇俄學校所試行的教程案的一大部分。這本小冊共有九十二大頁，可以用二十五仙 (Cents) 向 the Secretary, L. Vernochet 33 Rue Grange-Aux-Belles, Paris France 購取。

俄羅斯共和國國家科學會議曾經組織的研究這個教材和教材處理方法的問題。在一九二三——二四年曾頒佈了一個假定計劃，訓令教員們試行并在他們

的教育會議討論，和彙集他們的實驗結果。在一九二四——五年間這個計劃修正後，大概是應用到初等學校的兩個低年級。這個計劃是什麼。

蘇俄教育當局用這幾句話說明他的目的：「勞動者和農民的女子進學校去不是要脫離他們的階級，超出他們原來的階級，進而為智識階級的人，如同從前那樣。他們是要加入他們的階級的有組織的前衛裏面，成為勞動者和革命的農民的合作者和僚友 (Programmes officiels P. 59)。所以全案的基礎在於人類的勞動和組織的研究。出發點是各地方勞動的研究 (Ibid P. 15)。自始至終蘇俄的教育制度是建立在人類勞動的預期和研究上面。學生都是修習關於勞動的知識，或準備去勞動，或參加勞動。〔「勞動」這個字的意義自然不是手作勞動，在蘇俄憲法裏面這字的意義是「生產的或於社會有用的（包含家政在內）努力。」〕

在目下，教材編訂最完全的是在該案的兩極：在初等學校的低年級和在高等專門學校。但是同一原則已經應用到教育制度的各級了。

或者這種理論所指導的，方向的概念最好是引用俄羅斯共和國初等學校的

公定教程案的一部份來說明。這個教程案是要給兒童們以或一最小限度的，對於他們周圍的，生活的指針。和或一最小限度的，在勞動和社會組織的，實際進步裏面的經驗。

俄羅斯聯邦教育當局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所擬定試用的，勞動學校的，教程案的概要現在舉列在下面。（這個概要是從公定教程案逐字譯出的，這個原案先錄出一個簡單的概略，然後再加上一個擴大的細目。）

一、初級學校（八歲——十二歲）教程案要目

一、第一學年

- a、自然與人類。 四季。
- b、勞動。 都市和鄉村的家庭日常生活。
- c、社會。 家庭和學校。

二、第二學年

- a、自然與人類。 空氣，水，太陽。動植物的栽培和飼養。

b、勞働。兒童所住鄉村和城市的勞働。

c、社會。城市和鄉村的行政機關。

三、第三學年

a、自然與人類。物理學和化學的初步的實驗觀察。地方自然。人體的活。

b、勞働。郡縣的經濟。

c、社會。郡縣的行政機關。郡縣的歷史。

四、第四學年

a、自然與人類。俄羅斯地理，外國地理。人體生理。

b、勞働。俄羅斯和外國的國民經濟。

c、社會。俄羅斯和外國的國家組織。人類既往的生活史。

以後三學年用要目更加詳細，所以我再照樣抄錄——第六學年（十四歲生徒）用的一部。

a、自然與人類：(一) 足以理解人類和動物生活的，充分的物理學和化學。足以理解在工業上應用的物理學和化學的，充分的理化知識。(機械製造，發動機，電力等。)

(二) 礦物，礦石，燃料，俄羅斯礦區和煤田。

(三) 工業用動物和植物。

(四) 人(作為動物界的一員來看)他的解剖和生理學。

(五) 身體勞働和知能勞働的衛生。病體和常體的組織。

b、(一) 礦石，鑛物，燃料的採掘。

(二) 化學和機械工業，手工，製造，工場工業，小作坊，工場和製造所的勞働組織。俄羅斯和外國的工業各部門的發達。蘇俄聯邦的產業區。

(三) 農產物工藝學。

(四) 人類地理學。人和人類社會所依存的自然環境。

(五) 當作一個勞働者來看的人。他們的勞働組織。勞働和勞働者健康

的衛生法。

c、(一) 勞働者與資本家。僱傭勞働與資本。生產用具的私有與勞働。勞働階級的地位。貴族和資本家的聯合。立憲君主制。民主的布爾喬亞獨裁。資本主義。競爭。生產的混亂。勞働與資本間的鬪爭。Chartists (一八四〇年代的英國改進黨。譯者註。) 一八四八年表示勞働階級抱負的共產黨宣言。勞働者的國際團體。第一國際。勞働者獲取勢力的奮鬥。巴里 Commune。第二國際。同盟罷工鬪爭。勞働組合。政黨。俄羅斯的資本主義。封建制的殘蹟。君主制。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對君主制的鬪爭。(Programmes officiels P. 7-8)

這些就是目下在蘇俄初等學校所提出教材的體例。公定教程案還要詳細一點。但這些引例也很足以表示幼小兒童們在「自然與人」「勞働」和「社會」的三大標題底下所須處置的材料體例的大概。

對於這個教材問題更增了些光明的就是表明那教材所欲完成的特殊目的

的，公定案的一段。這些目的是這樣概括起來的：

「在初級學校的這些實習，并非是要準備去就特殊的職業是很明白的。這不過是各青年所必需的工作的一個大概的預備和研究，與將來他所欲選擇的職業或生意是不相干的。好比一個最大公約數，這個總數可以在一切職業，一切熟練的工作裏面發現出來，是代表起首學職業或生意以前所需知識的最小限量。」

「這個教案或者更好是叫做勞動歷程的一般知識的總括，可以分爲如下數類：

完畢了初級學校第一部的生徒所須曉得的，工作的習慣和知識的最小限量。
(最初四年——八歲至十二歲。)

A、辨識事物的習慣：

- 一、空間辨識 所在城市或地方內和地圖上任一地點的決定。
- 二、時間辨識 旅行一定路程或做一件工作所須時間的估定。
- 三、距離和數量的辨識 簡易算術，九九表或度量衡器的利用。

四、物性的辨識 主要物品的大概性質的判定。

五、行政機關的辨識 機關內各種知識的獲得。

六、運轉和交通的一切方法一切形式的辨識 鐵道，列車，郵便，電話，電信等的利用。

B、從事特定業務的習慣：

一、庭園，家屋，街道或某一地域的設計製作。

二、簡易物體的描畫。

三、所做工作的報告記述。

四、工作計劃的預備。

五、臨時事件報告的準備。

六、預算書，決算書和簡易簿記的製作。

C、家庭中工作的習慣：

一、個體衛生……

二、家庭衛生……

三、洗擦衣服和麻紗布類。

四、簡易炊事。

D、利用簡單的便宜物件和置備慰藉物件的習慣：

一、家屋，家具的簡易修理。

二、電氣的利用。

三、上項物件的簡易修理。

四、簡單機械的安拆和潔治。

E、田園工作的習慣：

一、家畜和蔬菜的初步的培養。

二、按年齡的大小，在田間花園或菜圃內工作。

F、科學的工作和調查研究的習慣：

一、關於某一現象底系統的觀察底舉行。

二、關於某一問題底事實和文書類底系統的蒐集
三、字典、備忘錄、目錄、報紙、雜誌和指南錄等底利用。
四、博物館、展覽會、陳列所、圖書館、記錄保管所等底利用。
G、政治團體和行政機關內底工作底習慣：

- 一、一般集會底參加，一般集會底主席、議事錄底製作。
- 二、社會業務底個人執行和團體執行，各種團體事業底合作。
- 三、社會事業底組織（集會、結社、消費組合、俱樂部、游樂、慶祝等。）
- 四、壁報、佈告、評論等底製作。

「若果學校懂得怎樣於各場合准許學生將他們所修得的學理的知識致諸實用——社會的有用的活動，這些習慣的大部份，就可以遵照所指定的計劃，由應用到實際作業的教學方法，自然而然的習得。」(Programmes officiels P. P. 47-49)

教材在這個教案底下已不是讀書寫字拼音算術和歷史了。教材就是我們所生活的世界，和我們在這裏面所做的事情。但是，讀書寫字和算術又怎樣呢。

當必要時他們在不知不覺當中必定就會參進去。「在研究種種現象的進程裏面，我們的學童定會得到讀寫算的許多練習。無論研究甚麼題目都是不可缺的這些東西他們斷不會學不到的。」(Ibid P. 13)

然而題目却居首位。學童必須有考究的興趣和欲望，必須有希冀識讀的理由。他必定想調查研究他所曾經見過的某項事實，或參加在他周圍進行着的某種活動。那時節，教員對他說：「你想加入這個運轉學校學生生活的學生組織麼？但是，若果你不識字，也不會寫字，連乘數除數都不會，你進去有什麼用？若果你想參加你們的團體的活動，你必要能夠與你們的團體通信，——識得他們所寫給你的，和寫給他們，或用圖形向他們表明你的意思。」這麼一來，因為學童對於他所想做的事很有興味，他就會去獲取他做此事所必需的手段。「最重要的就是這個手段不要離得太遠，並且兒童必須感覺和理會在相互的關係上他是很有用的」(Ibid P. 47)。

這個新教程在蘇俄聯邦應用到甚麼程度呢？我所到的初等學校都應用着若干這樣的方式。新案採用能臻完善與否，其所憑要因甚多，而以地方教育當局的能

力和教養爲首。在小村落裏，個人教員必定要自行更新。此中似亦不乏好意。然而許多村落的教員仍是準備不足，不曉得怎樣將新制度致諸實用。在城市的學校大概將這個教程案略加修改，拿來實驗。沒有一個蘇俄教育者固執着這個教程案，當作最後的命令。但他們相信這個教程案比諸現下西方許多國所用的確進了一步，並且他們也一致贊成這是俄羅斯的學校所未曾有的最好的方案。

八 教法的實驗

在蘇俄初等學校所施行的教材處理方法在性質上是實驗的。在或一意義內每一學課是學生和教員選擇教材的一個聯合實驗。各班每日記錄每日的進度，各組在課程範圍內協定各自所要做的功課。

蒙特梳利法所根據的是同一教育原理。她給兒童在各種活動當中有一個選擇。她的計劃不如在蘇俄所用的那樣徹底的社會的。也沒有那樣實際的。在蘇俄是用分組選擇法。所選材料是來自社會，不是來自壁廚。

學童在蘇俄制下常做調查研究。這種方法差不多可以叫做應用到初等級的調查研究法。

工作是按着分工的基本原理，分組做的。是以蘇俄的方法一起首就與美國學校所用的不同。在美國的學童平日要獨自做工夫。在蘇俄制下用教科書更少。在許多學校和關於許多課目甚至連參考書也沒有。教員和學生協力去一步一步的構

成那些教程。

蘇俄的方法就是這樣的從學校所有工作均須實驗，一個命題發動，其次的命題也同一重要。所做的各種課題都要出自學童的標準生活。

所以蘇俄的學童都要觀察他們的周圍，理解他們所見的事物。這個理解是從應用科學的調查研究的原則於日常事件而來。「一切事物對於我們都是新的。怪不得我們時常在書本裏面找不出種種疑問的解答和我們所遭遇的問題的解決。我們的兒童們須求創作。提出問題而從實驗中求解決。這樣就可以得着生活和自然的反應。」(Programmes officiels Supra P. 54)。

生活和自然的這個反應怎樣決定呢。未受啓發的兒童們能不能够理解和推測這些反應呢。這樣的事情是否超出兒童的見識以外呢。要擬訂一個教程是兒童們的能力所能及，而同時又可由他對於創作的和集團的活動所提供的種種機會，保持着他們的興趣，是否可能呢。

蘇俄的教育者曾將那教程分作興趣的一些小單位或具體的標點，各爲一完

整的生活經驗。這些興趣的標點中的一個叫做「渾合」Complex。

蘇俄的初等教育依着渾合的學習法前進。每個渾合「是一個取諸現實界，而就一個觀念或題目彙集起來的，具體現象的集團」(Supra P. 13)。在西歐的教育者或叫他做興趣的一個中心。但照蘇俄的解釋他却不止是興趣的一個中心。他是生活活動的一個中心。

「在學校裏面我們必定要研究生活，現實。要達到這個目的，我們要有一個至今未嘗用過的教學方法。從前學童研究種種題目都是與他們沒有相干的……我們現下所提出的教程案不是由各種教科目作成，是由各種渾合作成」(Supra P. 13)。應用到鄉村學校的第一年級去，在渾合法，這個教材的組織如下：(Supra P. 19-21)

第一學年。

一、秋——冬三個月。

一、入學前兒童的夏季生活。對新生的會話。

a、夏季的自然現象。氣候。菜蔬。與秋季的比較。

b、兒童夏季的生活。他們的工作和遊戲。他們的家庭的工作。鼓舞兒童們用他們的簡單的兒童的語言自由發表他們的觀察印象等。

自由畫。所討究課題的模型和表現。一至十二限界內的數目的加減。
(如各兒童的家族人數和弟妹年齡等的比較)彙集各兒童在夏季所製作的各種物件和其他物件在一個學級展覽會內以資大家品評討論。

c、研究各兒童家族的組織。

二、討論學校和他的工作。

a、令兒童蒐集各種自然物(美麗的樹葉苔衣木實菌石等)來裝飾學校。秋季木葉的變色。落葉。在班室裏面做一個植物隅。(植物隅或列寧隅,是在教室內劃定的一角地方,以備裝飾花草或供奉列寧的譯者註。)

b、爲甚麼人人都進學校。爲甚麼全世界都有學校。學校的規則。引導兒童們保持教室的秩序和裝飾教室。令兒童檢點桌椅書籍裝置等件。十二以下的數的運用問題。裝飾的工作。自由畫。運用標貼和符號來引導兒童們始習讀法。潔治房屋的衛生。保健的規則（開窗拭地板等。）便所使用法。

c、開始令兒童們習慣學校的組織（勞動，日常工作的設計，紀律。）爲什麼秩序在學校內是必需的。家族各人在家庭內做些甚麼事。考查家族內工作的分業和組織。

讀書和寫字兩者的重要。家族內關於智識的消遣。

三、兒童的保健。

- a、疾病與健康。
- b、小兒的病症。

c 俱染疾

四、十月革命。

a、利用有效的自然材料以裝飾學校，并利用這些裝飾以引導兒童們去做自然觀察，使兒童們習慣愛護樹木，不折樹枝，愛護幼芽等。

b、組織紀念革命的學級工作。裝飾。讀寫革命標語。學習革命歌。團體運動和紀律（參加示威運動巡行等）。

c、現今和在皇帝治下的勞動者（賃傭勞動者和農民）生活。地主和資本家。

五、冬季的準備。

a、冬季的徵兆。日子漸短。學看時鐘時錶。——一小時，半小時，四分之一小時。天氣變化的觀察（暴風，雲，雨，太陽）——準備簡單的天气記錄。觀察飛鳥，落葉，蟲類，獸類在何處怎樣蟄伏。

b、兒童們幫助準備度冬（食物被服燃料等的準備）。

c、各家族籌備度冬的工作。

六、冬季兒童所居處的環境。

七、三個月間的總括展覽會、慶祝、工作報告。

我們可以不必再加追究他的詳細了。在上揭五六兩項所提出工作與已在第一至第五項所舉出的相似。

兩種觀察是很容易領會的：（一）若果讀者翻轉第二章來，拿帝制當時的鄉村小學校課程與上揭新案互相比對，就可以知道俄羅斯的學校在這數年內進步如何迅速。（二）遵行渾合法的都很忠實。全教程都是取諸兒童的環境。所定綱要富於彈性，足資學童和教師們自由計劃他們進行的次序。

年中其餘各季的計劃大概都是同一格式：取材於自然，取材於兒童的經驗，取材於家族的活動。年中兒童們都要去觀察自然，觀察自己，和他的社會環境。分析他們，發見他們的意義。他所用的是科學的方法。他不但與化學的機械的世界相周旋，而且揮其科學研究的利刃以對付社會現象。

我滯留在蘇俄聯邦的時候，我所看見的小學校沒有一處不在低年級試行着這個新案。

在這個範圍內教師和學級擬定一個工作計劃，在學級施行。這樣計劃的一個例載在公定教程案內（P.P. 58 B），文字很長，劃分爲六大項，我現在只引用一項來表明他的特徵。

鄉村學校第二年級自然科學課程標準秋——冬三個月。

一、夏季休假中兒童的生活。

二、日後工作的計劃。

a、課題。

本期三個月內各級勞動的組織，科學的經濟的學校組織。一般目的的提出，研究秋冬間培養植物和家畜的生活，他們所需求的勞動。特殊問題：某勞動者和他的冬期生活狀況的研究。

與這個關連着，去準備今後三個月間的勞動計劃，研究執行的力量和

手段。各種活動各種觀察的集團和業務的區分。集團勞動和業務的報告方法的決定。

b、參觀和遊覽。

全校和學級的研究，學校遊戲場所的研究，和應加改良的各事項的報告。若學校內沒有遊戲場，就以同一目的到村落去視察。

c、勞動。

勞動記錄的準備，教室的裝飾，學級年中勞動的準備。

d、實驗室作業和觀察。

麥的收穫。打禾。關於田間勞動的作文。諸的收割。

年中收穫計算法的初步知識。

e、兒童們應該讀的想的是什麼。

省察個人的和集團的勞動的分別。本年收穫量的原因。這些原因對於我們的生活有什麼影響。

教學法始初的兩步不過是這樣：將教材分配到各項渾合去，準備工作的計劃。現在再講第三步：教師和學童在這個工作計劃底下必定要做成各種設計。

每一個渾合要有用處，必定要可以變做一個設計。一個設計就是一個人或一個集團所擔負的一宗事業，或是化學分析的作業，或是村落的衛生調查。

最適合於蘇俄所定教程案的設計的範型就是集團或學級設計——一件工作多數學童在分工的基礎上能够一起去做。爲要施行這樣的集團設計各學級均按着各該設計的性質，分成大小不同的許多集團。各個集團各就所指定的業務去做。通常他們在初等學校第三年或第四年以後都是根據實驗室的基本原則去做工夫。

這樣，在理論上並在實際上學校就成了一個實驗所。學童和教師的集團在這裏面就種種問題工作，應用科學的方法去求解答。那些問題都具有直接的和地方的興味。

大多數蘇俄學校的教室除了舊時的板櫬外還未有設備椅桌。但有這樣設備

的學校數現下亦增加得很快。低年級（最初三或四年）的兒童們都是在同一教室裏面同一教師指導下用功。在高年級他們從這個實驗室到那個實驗室去，研究他們正要及时解決的渾合，或問題單位的某一方面。

在蘇俄的方法裏面還有一個第四段階，——所作工作的報告。一個設計必定要詳細的記錄了出來，才算完全。而蘇俄學校的記錄還要包含各種圖表。一個圖表就是知識的一個圖式或繪畫的表示。蘇俄學生要將研究的全部還元到各種圖表去。

圖表的製作起自第一年。兒童們將高度，重量，家族組織等製成圖表。將衛生勤務的組織，Pioneers 的組織，學生自治的組織，收穫的組織，製成圖表。當然圖表製作是現代科學方法的主要部分。自從採用新教育法以來，蘇俄的學生們就要製作圖表。當我訪問蘇俄學校的時候，通常上級的學生解讀圖表好比機械工匠解讀藍影本一樣敏捷，就是這種學習的結果。

優良的製圖是一種比較的新技術。全蘇俄聯邦學校教室裏面都努力着去

做這種工作。

像我曾經敘述過的那樣的工作方法在美國也有幾間私立和公立的學校亦經試行。在日下他們已被採用而且供應到蘇俄聯邦數百萬兒童們的需要了。不須說，在這樣的實驗階段上的一個計劃是還未有得到一般人公認的，但他已經得到大多數的教師和教育者的援助。這些教師和教育者們我都和他們談過。

學童也像很喜歡這個新法。他給他們自由和變化。他們喜歡他的伸縮性，和他所許給他們在課程構成上協作的機會。

對於這個計劃的最大障礙就是那些擔任執行計劃的教員並未曾爲這些與革命前在蘇俄所通用的全然不同的教材和教法做過甚麼適當的準備。

這個計劃對於教員有甚麼意義呢。就是要他很精深的研究他的工作。他必定要學看在他的周圍甚麼事情進行着，而且要辨識他的重要意義。他不要徒費光陰，立刻就要和學生們協同去開始研究這個世界，——起初他要做一個見習生。他可以從學童們學習許多東西。他只要令學童們去談話，他就可以從這些觀察裏面

得到各種結論和必然的推定。但除了與學童們合作的在這個分野裏面的實際研究以外，他必定還要利用人類的經驗就是憑藉圖書獨自去研究同一題目。(Supra P. 15)。教員讀書的能力比學童們大得多，他的經驗豐富得多，他的眼界也比較的大，不要叫他們讀，起首讀的和說明的要是他。

沒有一個教員是能够單獨做這種工作而有效的。必定要有協同一致的教育工作者的地方團體的指導。

若果工作做得好，教員可以在學童當中激發一個好學的欲望。他可以增進他們對於生活的理解欲。「他可以用一種方法指導他們的研究本能向他們的家族去，爲科學做熱心的宣傳者。」(Programmes officials P. 16)。

九 學生間的組織

蘇俄的學校正做着教材和教法的重要實驗工作。新計劃在現下最著明的產物是學校內學生的組織。革命以前，學生間的組織概爲國法所禁。在今日却成了教育方法的一個主要部份，各級學校的學生們都是在這些學生組織裏面學習怎樣共同生活，共同工作。

教材的實驗大抵限於初等學校。新教法普通應用在初等學校，至多亦不過中等學校。但學生的組織却在我所訪問過的各學校裏面都有。

蘇俄聯邦的學生組織有四大類：（一）本來預定去做學生活動的，如遊戲，運動，出版，維持學生團體的紀律，參與學校行政等的諸組織。（二）管理和幫助學校課業的學生組織。（三）學生的經濟組織，如消費組合，或勞動組合。（四）學生的政治組織，如 Pioneer 團或共產主義青年團。一切這些組織都是由學校當局協助成立的。這些當局是要由實驗去發見兒童們在社會活動方面能够做到甚麼程度。

關於這些學生組織的各種形式，在敘述各級學校的前數章，已經講過些少。這裏只能做一個關於這種傾向的調查，和指示出蘇俄教育活動的這一部門所根據的理論。

我在蘇俄聯邦所訪問過的學校沒有一間沒有學生團體組織的。在只有一兩間教室的鄉村學校裏面這種組織還很幼稚——不過是粗具形狀而已。在稍大的鄉村學校進步頗有可觀。在少許城市學校裏面却已達到發展的一個高級。

學生組織的形式不一。規劃是一般的，應用却因各地方的需要不同而互有出入。最重大的差別是：

- 一、在各學級組織所達到的程度。
- 二、在學級組織與全校學生組織間的關係。
- 三、在教師們監察學生組織和活動的寬嚴。
- 四、在學生組織和學校行政的實際工作間的關係。
- 五、自然學生組織範圍的大小和繁簡是直接跟着學生的年齡和學歷而變

動的。在初級學校還很隨便，在高級學校就是一個決定的要素。

六、在學生代表數在各種委員會和行政部內對教員數的比例。

學級組織的勢力在低級學校比在高級學校的還大。在初級學校學生的大多數是按級組織，然後及於全校。在高級學校組織的單位反而不是學級，而是勞動組合團體。學生先有學生組合的組織，然後才有全校的組織。

學級組織的最簡形式是由一名主席和一個小執行委員會的選舉構成。他的職務是點名，維持秩序，和整頓教室。更進一級就還有許多特務委員會的委任或選舉。再複雜一點的更包含各學級中劃分為六名或八名或十名一組的許多小組，和這些小組的聯合工作。我所見過的這個最後的規畫是在 Donets 煤礦區內一間學校施行的。

自八歲至十歲的兒童劃分為每六名一組的小組。三十名兒童的一學級便有五個小組。自十一歲至十五歲的兒童每十名為一組。在年幼兒童當中每六名一組選出組長一名。這些組長們組成一個學級執行委員會。惟在年長兒童當中則每組

選出同組學友三名，（一）充當學級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二）充當學級文化委員會的委員，（三）充當學級保健委員會的委員。這個方法具備委員三名的三個委員會，但通通都是由小組選出。

學生執行委員會大概是管理紀律和學級事務的監察。文化委員會管理書籍的保存和分配，若有壁報則并負發行壁報的責任。保健委員會有時負潔治教室的責任，有時負監察學童潔淨身體的責任，有時并負兩種任務。在這間 Donetsk 礦區學校裏面，保健委員會是要保持教室和學童兩者都在合於衛生的狀態。

全校學生組織的通常的任務包含全體學生的召集，和執行委員的選舉，由各學級選舉代表到一個代表團去，負責選出一個執行委員會。或由各學級選舉一名或一名以上的委員構成全校的執行團體。平常開選舉會很頻繁，以便學生們可以得許多機會去修改他們的決議。

執行委員會一旦成立後，更分爲數個分會，而且時常選派其他適任的學生去做這些分會的工作。普通常見的委員會大概都是掌管保健，學生們經濟上需要的

供給文化事業——學校壁報，閱書室，圖書館，學生所擔任學校工作的分配，學生俱樂部，和俱樂部室的經理。有時還有設置其他各種委員會的，尤其是在高等學校有特殊必要的地方。紀律則或歸學級執行委員會或歸全校執行委員會管理。

這些學生委員會和分會的統制通常是在學生手裏。有時教員也有被任爲委員會監督的，但這不過是例外的事。在一切場合學校行政部與學生活動的聯絡和他們與學生在所研究各種問題中所得進步的聯絡同一意義。自治是課程的一部，所以也要受學校當局的監督。

我曾和一間工場學校的學生執行委員會的一個委員談話。在那間學校，全體學生集會選舉一個委員十二名的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任命一個保健委員會，管理個人學校和家庭衛生事務，一個產業委員會，視察在工場工作的學生狀況，一個學校壁報的編輯員，和一個調查學生生活狀況的委員會。這些分會的委員有些是執行委員，有些不是。

我問「如果教員走開了的時候，有一個學生在教室裏面喫烟，你怎樣處置他」。

那個學生回答說「那就是違犯學校的規則，級長會告訴他，要他自重。」

「如果告訴了他，他還是喫呢。」

「那麼，這個案就要送到學生執行委員會去。」

「倘若他還是要在教室裏面喫呢。」

我的報告者似乎有點失所措置的樣子，他說「我們決不會有這樣的事。但我忖測，如果我們確有這樣的事，我們可以把這件事交給 Pioneers 去，如果他是屬於他們的。倘若他是屬於共產主義青年團，就交給共產主義青年團去。我們也可以把這件事交給工場委員會。我們必定不放過這樣的事，學校是斷不能沒有紀律的。」

很有趣，這個小孩子却想不到可以把這個犯法者拿來打一頓。他維持紀律的方法全在以社會的制裁加諸犯法者。

這個組織的社會的責備法深為一般學生所信賴，似乎效力很大，據我所聞，體罰差不多是不用的。雖然和我會談過的學生領袖通通都說他們的主要問題是紀

律問題我却沒有聽見過一次是用體罰的就是提議用體罰的也沒有

學校事務部或委員會分爲兩大部。學校委員會或評議會管理一般學校事務。包含由教員，學生，技術工人，學生父母，勞動組合和政治團體所選出的很多代表。第二部包含小小的一個學校執行部，通常置五名至七名的委員。全校委員會集會極少——每個月一次或每三個月一次。執行部是時常集會的。我所看過的各學校學生們有代表到全校委員會去，也有代表到執行委員會去。

技術工人（看管房舍者書記等）差不多常有代表在全校委員會裏面，却絕少有在執行委員會的。勞動組合的代表差不多常有在全校委員會裏面，却幾乎沒有在執行委員會的。學生父母往往也有代表在全校委員會，却很少有在執行委員會的。政治的代表（共產主義者共產主義青年）差不多常在全校委員會裏面，却幾乎沒有在執行委員會裏面的。

所以在字面上，我在蘇俄聯邦所看過的學校確沒有一間不是學生參與學校的管理和行政的。而在實際上，僅是一小部份。在低級學校大概是徒具外形。這自然

是在乎學校和學生事務主持者的性格如何。然而縱使毫無勢力，學生確常親自參與行政。

學生參與學校課業的直接管理大概只限於高等學校。初等學校的教員在課業進程中都要將所擬計畫向兒童們商量過，獨在低年級則讓給兒童選擇的範圍必定要很小。學生參與學業管理的形式的組織始自工場學校和其他職業或中等學校。當學生們年齡已達十五十六或十七歲的時候，在高等專門學校裏面學科委員會會很通用——學校課業的每一主要分科設一個委員會。在這裏面教員和學生（通常是以二或三對一的比例）決定學校課業的性質和監督他的執行。在我所訪問過的一切高等學校裏面，學生在學校課業的管理上擔負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學生的經濟組織在低級學校已有存在。那裏的組織大概是學生們所設立的小小的消費組合，教員們幫助着購買兒童們所需用的各種物品。在職業和高等專門學校學生們以許多不同的目的組織種種組合。他們也常組織勞動組合團體，拿來做高等專門學校裏面的學生組織的基本單位。

勞働組合的學生組合員通常繳納他們收入的百分一做義務捐。在高等專門學校裏面許多學生的這種收入的一部或全部是由組合供給——但仍設定納捐的原則。學生加入了組合，在未離學校以前，他們的行動思想就要遵照勞働組合的規約。

蘇俄學校有許多學生是加入政治組織的。少數是共產黨員。年長學生當中大多數是屬於共產主義青年團。年幼的組成 Pioneer（童子團。）Pioneer 雖然不是政治的組織，仍受共產主義者和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直接管轄。

Pioneer 組織，在他們注重潔淨的生活，操練，戶外活動，社會服務等事，不無與童子軍相似的地方。相似的只是這一點。Pioneers 的主要目的是政治的和社會的教育。Pioneers 的首領正想在他們的指揮底下養成一種革命的精神，和訓練少年男女以備將來參與建設共產主義的社會。

蘇俄聯邦的教育者正在研究學生組織，如同他們研究教育上其他問題一樣。Khar'kov 教育部的教育研究科長 Zaloojny 敘述他們在這方面所做的實驗研究

工作：

他說「兒童研究已由作一個體看的兒童轉向作社會團體一分子看的兒童了。這事必然在兒童問題研究上生起一個完全的變化。」

「在我們的教育研究系統底下，一個正常兒童就是一個適於集團生活的兒童。凡在一個集團裏面能盡本分的兒童我們都編入正常一類去。其他一切兒童我們都編入異常，或作異常看待。」

「正常兒童所以要在「社會心理學」或在集團裏面行動而為社會的存在底心理學底題頭底下研究。其他兒童們都在個人心理學或照我們現在的命名「反射學」底題頭底下研究。這就是與你們所謂「生理學的心理學」相當的一個分野。」

Zaloojny 後來領我到一間心理學實驗室去。反射學正在那裏研究着。在烏克蘭有四間這種的實驗所。有些實驗是用動物做的，大半是實驗亞當兒童，如低能、聾啞、盲和其他不勝正常集團生活的兒童團體。這些實驗都是用光的刺激，各種聲響，

食物，和電氣。動靜的結果都記起來，作成圖表。

在烏克蘭教育研究的真正的工作不是在這些反射學實驗所裏面做的，是兒童結社的研究。關於兒童們在他們的遊戲他們的學級等所構成的種種結社有一個很詳細的調查。教員們都要刺激和指導兒童們對於團體組織的欲望，其意義與他們要刺激和指導兒童們對於科學的興趣一樣。

當我在 Khar'kov 的時候，曾見有一種檢查表，分發到各處去。受檢查的約有八百兒童團體。他們當時研究所得結果與 Mac Dougall 的分類稍微有點不同。他們是用下列兒童集團的五個方式做的：

- 一、簡易集合，通例是在學齡前以遊戲為目的而結成的。期間最短。
- 二、自由結合的集團，稍微長久一點。通常是為完成於該團體有共通興趣的一個設計而結合的，如蓋一所房屋，造一隻竹筏。
- 三、一時的集合，但在他們的繼續期間展開社會機構的一種方式，如俱樂部或聚會，有職員和進行規則的。

四、永久的單純集合，有一特殊目的的，如文藝會。
五、永久的複雜組織，以一般交際爲目的的，如學生交際俱樂部，友愛會。
這個檢查表關於上列各種集團要求研究四項事實：

一、兒童們的社會的背景：出身家庭，社會生活，普通社會的經驗。

二、該組織所由發生的情勢。

三、該組織所由成立的刺戟：

a、兒童團體內的刺戟。

b、團體外的刺戟。

四、該集團在運用上所生反響（結果，）繼續期間，對集團生活的反響，其他集團的發展。

我問「你們在這些學生組織當中已經發見了一個標準模型未有。」

Zaloojny 回答說「還未有，這就是我們正想決定的一點。我們要找出有沒有
一種的組織形式特別是適合於兒童們各團體的需要的。我們發見了最有希望可

以用得的模型就拿來試驗

「這些組織形式在初等學校裏面兒童們都情願採用麼。」

「自然有些是情願的。他們已經實驗着他們的組織模型。在比較的蠢笨的兒童尤其是小村落的兒童當中，各種組織必定要由教員介紹和獎勵。」

有一個事實已經是大概的看出來了：兒童們都有一個傾向要把他們的組織做到比在手裏的那樁工作的必要所需求的還要複雜，還要精細。有些兒童們已經由經驗曉得這件事，並且已經轉向到較簡的形式去。我們對於兒童們若能將過去經驗的結果指示出來，這種錯誤將來是可以免除的。

在學校兒童當中設立組織的這種努力所根據的一般理想已由 Krupskaya 在她對 Pioneers 所發訓令裏面說過：「生活在正常狀況底下的正常兒童自己求組織一個確定的目標，一個集團的生活，是兒童們發展的主要條件。」（見蘇俄聯邦教育工作者組合所派送的一冊複寫本。）

學生組織背後的教育的原理已由俄羅斯共和國國家教育會議的教育學部

詳細宣布如下：

「一、有產階級將和順而無心變更既成秩序的主要組織的市民的養成定爲學校的目的。這個目的決定課業的性質，和學校的內部構造……」

「在這樣一間學校裏面教員對於學級對於學生徑直是一個絕對的主人翁。更加上懲罰和其他規制的一個系統，——獎賞也在內，其目的不過是幫助教員取得其所欲得的結果。兒童們都在他的掌中。他可以加倍課業，他可以驅逐兒童們出校，兒童們當他做敵人要打他。他們反抗他的定規，或故意違犯他的定規，他們以這個目的結合團體。教員是國權的代表，學童們反抗他就是反抗國家定制。這樣的鬭爭統一學生的大團體，減損當局的威信，阻礙教育目的的實現，鼓動不滿的精神，助長敵愾。」

「在這樣一間學校裏面，學生自治的採用以消除教員學生間的鬭爭爲目的，而提高教員的威信。以監督的責任加於兒童自己身上，以教員決議的執行委諸兒童，都不過是強制兒童們屈服於教員的一種手段。」

「二、在布兒爵亞德謨克拉西共和政體建立得很鞏固的國家裏面——如在美國、瑞資國——人們在學校內常看見自治的別一種模型，好像布兒爵亞德謨克拉西共和國那樣的一個制度，連同他的附品：選舉，法廷，甚至監獄，突然或逐漸介紹到學校裏面去（例如在美國的 George Junior Republic）。學童們尤其是成年者都很喜歡享受在這個制度下的行動的若干自由。這樣的學生自治是以養成忠於布兒爵亞共和國的市民爲目的。」

「三、我們爲學校提出的目的和布兒爵亞國家所提出的目的中間所存分別，在學生自治的形式和目的上發揮一種決定的勢力。」

「四、我們的學校的目的是這個：養成人類社會的一個有用分子，快活，強壯，能做工，社會的本能很活潑，習慣組織的活動，理解他在自然和社會裏面的地位，曉得怎樣與時勢的進展相聯絡，勞動階級底理想底堅定的保衛者。共產主義社會底能幹的建設者。」

「五、在我們的學校，自治不是利便學生管理的一種手段，也不是爲研究制度

的運用的一種實習的方法。是學童藉以學習善爲生活善爲勞動的一種方便。」

「六、學生生活的內容越豐富，學生自治越徹底。集團工作尤爲偉大的組織力量。除非在集團工作顯現出全學生生活的活氣的學校，自治不能好好的發展，以形成最合理最有望的組織。」

「九、在他的既經發展的形式底下，學生自治必定要包括教育的團體和社會的活動。這個聯合在實際上擁有學生的經濟的娛樂的藝術的工作，和學生的互助事業。學生在無論那個場合都要有代表在學校委員會。」

「十、自治的全部工作必定要由學童與教員協力處理。教員的職責在積極的輔助學生自治。但他要任學生們完全獨立，不可用他的權威強壓他們。（見蘇俄聯邦教育工作者組合所印行法令的一冊複寫本。）」

以我在學校所見的來判斷，學生自治的這個一般原則確已由地方教育當局很忠實的在那裏施行着。這是最重要的——一個教育的原則。在公教育制度裏，面採用到這樣一個大規模的實爲向來所未有。教學生們在集團內作業，不是要使教員們

可以得些清閑日子，是要學生們得受那由集團活動而來的社會的教育。在蘇俄教育者所施行的一切實驗當中，這一個實驗必能造出各國現存教育制度所無的一個新機軸。

十 教育工作者的組織

學生組織的實驗可做成蘇俄教育制度的一種最重要的貢獻。差不多同是一樣有趣的還有一種實驗，就是目下正在進行着的蘇俄聯邦教育工作者的組織。

教育工作者在蘇俄聯邦如同其他勞動者一樣也組織成勞動組合。其與各處的教員組合不相同的地方就在這些組合包括教育機關內全部的工作者。這就是產業組合主義的原則向教育分野的應用。

舊勞動組合是按職業來組織的。木匠組成一個組合，煉瓦工組成一個，石工組成一個。組織的這種形式差不多在現今世界上的大產業中心都有存在。這是在產業社會內各職業自行組織起來的時候所歷發達進程中的一個階段的論理的歸結。事業合併已替換了產業的這種職業組織了。因為俄羅斯的組合是在一九〇五年以後纔組織起來，他們并未曾經過職業組織的這個階級，逕由產業的基礎着手，一九一七年那個革命更替他們整理得愈加清楚了。現在通共有二十三個組合，其

中的一個就是教育工作者的組合。

依照產業的原則，一個經營的全體或一個生產的單位必定是要組織在一起的。若是礦產業則在這種經營內的或與有關係的一切工作者都要隸屬於礦工組織，若是鋼鐵業則一切工作者均須隸屬於金屬工。同一原則亦已應用到教育去了。除了極少例外，一切在教育機關的工作者均隸屬於教育工作者組合。

這裏有些數字是表示教育工作者組合的一個模範分部的成分的。這些數字概括北高加索全區，是一九二五年九月份的計算。在這一區內除了百分之一·五以外，一切教育工作者都進了組合，非組合員的大概都在鄉間：

職務

員數

對總數之百分比

學校教員	一六、四八五	四一·三
大學教授	六九一	一·八
幼稚園教員	四、五五八	一一·四
校舍看管人等	八、二〇三	二〇·六

十 教育工作者的組織

學校事務所工人	二、一四〇	五・三
圖書館及鄉村俱樂部工人	三、三三四	八・三
共產黨事務所工人	一、七四一	四・三
學生組合員	一、八七三	四・七
印刷工人	八九五	二・三
合計	三九、九二〇	一〇〇・〇

北高加索教育工作者當中只有半數多點是教員，其餘的組合員都是在教育機關或與教育機關有關係的處所奉職，而非職掌教學的。組合的一切成員都是教育系統內的職員的一份子。

蘇俄教育工作者有幾方面的組織。例如在烏克蘭，在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組合裏面有一〇一、三六三名組合員，組織卻分四系。最小的是村，其次是 raion，略與美國的鎮相當。第二是 *Okrug*，與美國的郡相彷彿，最後就是烏克蘭共和國全國的組織。組織的同一樣式已通行全蘇俄聯邦。

在有十名以下教育工作者的村落裏面，他們要選任幹事一人。在十名以上的選任一個委員，三名的委員會。小團體的幹事和大團體的委員會負責創設和維持地方共同生活體的文化中心。

各村團體選舉代表構成鎮團體，鎮團體選舉代表構成郡團體，郡團體選舉代表構成烏克蘭共和國教育工作者大會。這個大會每年會合一次，選舉代表到蘇俄聯邦教育工作者大會去。實際看來，這個組織在大中心則強，在村落則弱，除非是有一個或一個以上強有力的教員在那裏管理地方的學校。而在理論上這個組織確很完全。

烏克蘭教育工作者組合的職員們有些很有趣的關於他們的一〇一、三六三名的組合員的數字。在這個總數當中，百分之六〇·六是小學校教員，百分之八·六是職業學校教員，百分之五·一是政治教育教員。學校的技術勞動者——校舍看管人書記等占了組合員全數的百分之一八·二。

全蘇俄聯邦已入組合的教育工作者的數目在一九二五年四月一日是五八

三、八一，在一九二三年同日這個組合有三八三、六四五名組合員，在一九二四年有五一六、八一三名。這些組合員約五分四是男子。小學校教員占全蘇俄聯邦總員數的百分之四五，職業學校教員占百分之二·八，高等專門學校和大學教員占四·八，學校以前各學級，遲鈍兒童學校和其他教育機關的教員占百分之六·一，學校行政和技術工作者占總數的百分之二三·四。

教育工作者組合有兩個主要機能：（一）由團體契約保護他的組合員，並提高他們的職業和教養的標準。（二）提高教育標準，並改進社會組織，以提高他們的共同生活體的文化水平面。

組合與支給教育工作者薪俸的無論什麼局所都訂有團體契約。在巴庫地方，教育當局管轄下的一間學校的工作者與這些地方當局訂了一個契約。國立博物館的工作者與蘇俄聯邦政府內料理博物館的那部訂了一個契約。在這些契約裏面規定關於儲金服務條件，和慰安救濟各條款。一切這樣的團體契約在各地方訂定的均須經蘇維埃教育工作者組合的中央委員會復審。即使他們在細目上不

劃一，亦遵奉同一的一般原則。

教育工作者在各主要中心維持一個俱樂部。這些俱樂部如同其他勞動組合所維持的俱樂部一樣，包容組合的文化事業和社會活動。Khar'kov 教育工作者俱樂部所占建築是從前市內一個富商的一間房子。革命當時這間房子被市沒收了，在一九二五年七月撥給這個組合，這個組合花了約一萬盧布來裝修這間房子，租金是不給的。當我訪問此市時，這裏的設備已很完備。

這個俱樂部由地方組合的一個委員會管理。這個委員會選任一名經理，他是專管這個俱樂部的，而且有薪金。在大講堂內有坐位三百餘，除星期六留給社會公用外，每晚有演講。當我訪問這間俱樂部的那一晚，有一個大學教授在那裏講演教育學。每晚的演講題目是不同的。一切工作都有一定的程序，務期能收教育的效果。另外有一間特別圖書室是專為學校的管理者和看管校舍的人而設的。在這間室內有一個技術工人的委員會正在集會。這個俱樂部的主要圖書館注重教育方面，有書籍一萬一千部。有一間閱書室與這間圖書館相連的，擺着許多評論教育

的雜誌報紙。在另一室內教育工作者組合的共產主義青年團體正在集會。還有其他數室撥充教室和委員會議室。又有一間食堂和一間社交室。

在 Postov 教育工作者俱樂部，他們的工作日程有點不同，他們每月指定一晚專做「問答」。在這一晚組合的執行委員通坐在講壇上面，組合員坐在壇下問話。大概每月中最有活氣的集會算是這一次。

在我所訪問過的一切俱樂部都有很好的壁報，是用筆寫或用打字機打的，專供組合內的青年組合員閱覽。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蘇俄聯邦大部分的教育工作均由二十五歲以上的人而且許多是由二十歲以下的人擔任。

在 Postov 俱樂部有二、〇一五名會員，每人每月按薪金所得繳納二十五仙 (cents) 以下會費。

這樣的施設是要很大筆經費來維持的。他們的存在是靠組合所提供的「文化基金」來支持。在北高加索，團體契約要求學校當局繳納薪金預算總額百分之一到組合的財務部去，用充文化事業經費。自然組合必定要用這筆經費來專辦文

化事業。

教育工作者組合不管理教員的任用，也不管理教程的編定。通常只派代表在處理這種工作的委員會裏面。在這一點教育工作者與蘇俄聯邦其他勞動者是處在同一地位。在無論甚麼地方他們都不管理生產。但在無論甚麼地方他們對於勞動者進行生產活動所處條件的決定都有一個發言權，和在無論甚麼地方他們對於勞動者的僱用和解僱都有一個否認權。

在教育工作者的場合，如在別處一樣，保護他們自己的實際方法是在團體契約內加入一款條文，規定學校當局在補充位置時，與組合教員以對非組合教員的優先權。在組合能夠供應適任組合員的限度內他們是能夠實際支配勞動市場的。在較小的共同生活體內教員還要能做地方文化和社會活動的指導者，他們要占據「村間公衆的中心人物」的地位，並成爲「農民的親切的顧問和援助者。」獲得了這個效果的時候，科學和學校便可以支配鄉村生活。「這不但是教育對於牧師的勝利，而且是共產主義者對鄉村的沈滯落後和偏見的勝利。」這個意思就

是說教員要做鄉村民衆教化的領袖。

蘇俄教育的組織和蘇俄的教育科學都是向着這個方向。在實際上教員們都要在鄉村住居，閱書室，圖書館，娛樂響應，講演，和其他諸如此類的組織裏面，擔任一種主動的任務，去實行這個計劃。這樣，鄉村教員便不止是兒童的教學者。他是鄉村生活中社會和文化方面的一個總顧問和組織者。

蘇俄當局用這樣的方法想去攻破環繞鄉村的落後的堅壁。前一輩的年長村民正在學讀書學寫字，後一輩的少年則在學校和在共同生活體內學在一個新基礎上面組織生活。這個計劃日就成熟，教育工作者組合在蘇俄聯邦的鄉村生活裏面所負任務將一天增大一天。

要判定教育工作者的這個廣大的組織對於教育工作者自身所及的影響現在還太早。在世界上沒有一國的教員是像蘇俄聯邦的教員組織得那樣完善的。師範學校和師範大學的學生都是組合的學生組合員。他們在教育機關獲得他們的位置，是因為他們是組合員。他們均已組織起來，地方有地方的組織，全國有全國的

組織，他們因為是組合的組合員，他們都要在他們施教的共同生活體內做一種很重要的教化活動。

加之在世界上也沒有別一國是連學校以外的教育領域的工作者都一起結合在同一個組織裏面的。印刷工人圖書館和博物館的工人和專門研究的工作者通通都是同一教育團體的成員。他們集合起來，一起動作，好比教育的機械的一份一般。

其次依照產業組合的原則，教育機關內的工作者，無論他們是教學的或是洗地板的，都是同一般業務的分子，而且因為是這樣所以同隸在一個組合。這確可以在那些於所掌職務雖有差別而同是與教育工作有關聯的一切人等的一個部隊裏面樹立一個共同責任的意識。

要明白從所謂「職業的身分」那種學院的傳統所出的這樣一個新機軸，在蘇俄教育者所做工作的色調上會有甚麼影響，還須等候數年。但是，若果組織的原理裏面確有一點甚麼東西，他就在蘇俄的教育工作者當中得着一個稀有的機會

將他自己表示出來。他們已經徹底的將他們自己組織起來，他們就是他們所在進行活動的社會裏面的一個有機的部份。

十一 勞働者的高等教育

教育在西歐先日是爲祭司和有些有身份的人而設。商人階級受些少學校訓練。後來，上層階級的兒子，最後，上層階級的女兒也得受教育的機會。直至十九世紀初期，教育始及於民衆。但當時他們卻受很少的教育——讀書，寫字，少許算術，和扭歪了的歷史。

民衆教育是爲兩大理由而設施：第一，因爲機械生產的開始對熟練勞働者們造成產業自身所不能應付的一個需要。第二，因爲勞働者們當他們將對於解放的各種要求做成了公式的時候，發見了教育是他們的運動成功所須的一個要件。所以在前世紀中各工業國的勞働組合不絕的要求，向勞働者的子女須開放些更有實效的教育機會。

在那些工業不大發達的國家——例如俄羅斯——這種教育總捨不得給出去。就是在勞働者的子女已許進高等學校的地方，他們被收容的較之那些被拒絕

的大多數民衆不過是很微小的一部分，所以民衆對於一切實用的目的仍是不能參與。

在別的國家，這個拒絕似乎沒有這樣厲害，而實際則更甚。高等教育的費用大。例如在英格蘭，一個勞働者，即使他每年罄其全部所得盈餘，也不能送他的一個兒子到高等學校去。有錢的紳士們能够送他們的兒子去，沒有甚麼困難。結果就是，直到現在，那些進英國大學的大多數都是地主貴族福氣商人銀行家和境遇較順的職業者的兒子。高等學校選擇學生的這個方法是不論才具的。勞働者的兒子進工廠去，因為他是勞働者的兒子，伯爵或銀行家的兒子進大學去，是因為他的父母所占社會的和經濟的地位。

再斟酌實際情形，有些貧窮兒童——牧師和教員的兒子——是前途很有希望的。他們得受獎學金，因為支配階級的人員曉得他們需要額外的頭腦來指導公務。有時有些勞働者的兒子，具有毅力精力和能力的，也攀得上教育的城壁。自然這樣的事很少有，但他們已表示出勞働者的兒子也有有頭腦的。

在美國高等教育組織好了的時候（遲至前世紀）這事就已得了認許，而且專門學校也爲那些貧苦學生中的優秀者設定了獎學資金和特待校友的地位。然而財主的兒子和勞働者的兒子間所存的不平等決不因此而消滅。勞働者的兒子進高等學校去，是因爲他有精力有能力。財主的兒子進高等學校去是因爲他的父親有錢。高等學校仍是充滿了富裕人家的兒女，不過留下僅少的餘地給那些有頭腦的貧窮兒女也得受高等教育。

修習這種高等教育時所處的境遇——爲富家子弟所包圍，受他們的理想和他們的標準所支配，——必然弄到那些貧家子弟，縱使他們不在高等學校裏，面完成他們的學業，也浸透了支配階級的觀念 *ideology* 出來。所以高等學校是迷惑勞働者的優秀子女，使他們相信他們最高明的行動就是變作支配階級的成員，或者至少也要做支配階級的助手或傭役的一個有力的迷網。

高等學校還在支配階級管轄底下，他們高坐在那些高等專門學校和大學的管理局和委員會上面，小心翼翼的指揮着他們的政策，監督着那些教授們，用一隻

眼睛來挑選他們，只要能爲他們所用。有時也會有自由主義的或急進的份子侵進那個教授團體裏面去。若果他是能够用升級和增俸處置得下的就用這個方法去處置他，若果他還是固執着他的異教，就借一個口實或用別的方法將他撤退。

在歐洲有些大學已成爲革命活動的中心。但大體上，高等學校還是安安全全的保守在既成秩序的手裏。

俄羅斯革命勃發當時，大學大體都是保守的。少許急進的教授散在各處，學生當中也有些是急進的，但教員的大多數卻都安穩健全。所以實在講起來，革命以後，高等學校仍是反動和反革命的淵藪。近至一九二五年，我還看見有一間較老的高等專門學校，在那裏的教授團裏面除了社會科學門以外沒有一個共產主義者。

一間農工業高等專門學校，在一九一〇——一一年，所容學生團體的構成如下：軍事和產業首領的兒子五分之一，牧師的兒子五分之一，貴族的兒子五分之一，商家的兒子五分之一，農民的兒子五分之一。在學校裏面實際沒有一個傭金勞動者的兒童。這些數字是我從一個在本校當了許多年的教授而不是共產主義者的

人得來的。現在本校的學生團體差不多全是由農民和勞動者的子女構成。

Stalinov 高等專門學校報告該校的學生團體有百分之九十五是傭金勞動者和農民的子弟。其餘各高等學校報告一個同樣的比例。

幾年以內，蘇俄聯邦的高等學校，從學生團體的構成看來，已經由資本家階級文化的中心轉為勞動者階級文化的中心。教授團體還有一大部分是由非勞動階級出身。

蘇俄高等教育現在是為農民和勞動者的子女而設。好像資本家的高等教育，在多數的資本家國家，是為製造家和銀行家的子女而設一樣。（我在德國和一個學校長談過，他告訴我，在一九二五年，一個兒童每年至少要有二百五十馬克，衣服食用在外，纔可以通過一間中學校。每年至少要有六百馬克，纔可以通過一間大學。那時候德國的熟練勞動者每週間不過收入三十餘馬克，實際僅夠為他的家族買些頂微薄的需用品。）

蘇俄教育者怎樣能夠得到這個結果呢。用兩個簡單的方法：（一）若果那裏

在一個勞働者或農民的兒童和一個營利者的兒童當中有一個去取的選擇，前者必定得取。蘇俄高等學校裏面所能供應的席位太少。勞働者兒童進去，事業家和職業者的兒童就等在外面。（二）使營利者的兒童在經濟上難得進高等學校，使勞働者和農民的兒童在經濟上容易進高等學校。

就是在低級學校，富裕人家的兒童也要納費。勞働者的兒童進去是免費的。但在高等學校，富裕人家的兒童須納費用，而勞働者和農民的兒童得免學費和膳宿費，並且有時更可以得些少津貼。

在這種政策初行的時候，勞働組合爲勞働者和勞働者的兒童出了許多力使他們可以進學校去。勞働大學就是站在這個基礎上面的一種臨時的經營。但在目下，這個政策已爲政府當局所採用，而且他們也供給一大部分的維持費。

勞働者和農民的兒子做學生的，得不到許多錢來進學校。但他們的學費和生活費已有供給，他們的津貼也就够他們進學校用，不必求助於他們的父母。這就是這個政策的主旨。

在理論上，這些津貼的根據是對領受者的一種報酬。他是經他的組合或村蘇維埃或某一其他勞動團體認爲一個前途有望的人挑選出來的，否則，他進學校是與其他渴望教育機會的人競爭過的。在這個進程裏面，許會做出許多錯誤，也許會有偏私。然而管理挑選的當局人數這樣多，並且都是本地人，他們總認識各志願者，自然就不會有許多機會使這種挑選變成官僚化。在蘇俄聯邦的優秀學生受教育的機會的確是比在世界上其他任一大國的都好得多的。確一個有能力的學生，在蘇俄制下，絕少有不能盡量受教育的。因而在蘇俄制下教育在音樂和美術分野內的發達得與在科學分野內的發達同是一樣徹底。

十二 教育的統一

蘇俄教育有一個統括的目標——擴大人民的生活經驗。因為在無論那個現代的共同生活體裏面，大多數的人民是勞働者，所以蘇俄當局的教育努力集中於勞働者的生活。

附屬於這個主命題的還有三個從命題。（一）教育首先要為兒童，兒童是教育的對象，不是學校制度是教育的對象。（二）從社會的見地看，教育必定要準備兒童在他所在環境施展他的才能，並同時改良他的環境。（三）教育必定要將人類文化的全部開放於兒童，以擴大生活的見識。

俄羅斯國家科學會議內的教育科學部主席 *Krupskaya* 解釋這個命題是這樣：「新學校以訓練次代後進，造成適於生活和集團勞働的人，而成全勞働者的大義為職志。」

學校必定要為兒童們來經營。那就是他們的存在的唯一理由。成年者們必定

要理會這點，若果他們做不到，兒童們必定要起來主張他們的權利。

這就是 Krupskaya 給 Pioneers 的訓令的要旨。『Pioneer 運動在兒童的心靈裏面造出一個人類尊嚴的意識。青年 Pioneers 宣言：「我們不是奴隸，我們是自由市民。」在有 Pioneers 的學校裏面他們不許有懲罰，不許兒童們受損傷。乃至受斥罵。那些事都已成過去。教員們如果虐待兒童們，Pioneers 就向他們鼓動激烈的戰爭。這個鬪爭是必要的，而且可以助成新學校的建設，在新學校裏面學生和教員間只有一個可能的關係，就是友愛。』

教程的各部必定要說明白。

若果兒童問：「爲甚麼要學這個或那個，」切不可照老法子回答他說：「那不是你的事，做你的功課不要問，你的長輩比你懂得甚麼是要學的。」反而要很小心詳細的告訴他爲甚麼這些東西必定要學，而且這種說明必定要令兒童滿意。只有用這個方法纔能將學校和生活結合起來。（引用 Krupskaya 爲 Pioneers 所起草，而由教育工作者組合所印行的陳述書。）

這些都是很放膽的說話。由社會的見地看，他們包含一種陳訴，要兒童公然起來反抗他們在學校認爲不公平的事。由教育的見地看，他們要求各教員與生徒們協同工作。編訂學程要適於他們的經驗和他們的興趣。

關於第二點，即兒童在學校所做的須與構成兒童環境的那些事物互相聯絡一點，人民教育委員會的委員長 Lunacharsky 在他的論著裏面寫著「低年級的教程案起初所用材料要可以對兒童拿來做簡單討論的對象：四季，構成兒童日常環境的各種事物，環繞着他的集團，他所生家庭，和他所處社會的簡單概念。翌年他始理解他鄰近的勞動狀況，領會城鄉的意義，於是關於他的環境他所知識的範圍便逐漸擴大。放開了以他的悟性所能直接感受的那一類的現象，他轉而分析自然：甚麼是空氣水等。他估量那些成分，同時關於他們的概念亦愈加擴充。他曉得村落不只是一個共同勞動的單位，而且在他的構成上是一個社會史的單位。從此他們研究鄰鄉，研究一省，最後研究全國。每經一次，那些觀念就更加抽象，更加深刻，再和勞動過程聯合起來，便發生社會組織的觀念。」

關於第三點即跟着教育逐漸擴大兒童的眼界這一點 Lunacharsky 亦同等注重：「科學是到共產主義的最確實的道路，而且同時亦是共產主義的最高目標。政治革命是無價值的，從他不能生出人類的幸福。若果他不趨進於理知的技術的和感情的生活的擴充，若果他不將生活授於人以資他更得以授諸他的夥伴的那些享樂增大，幸福自身依然是一種背理的事，不足以辨別人獸的異同。共產主義最後的勝利是藝術和科學的更生——這是人類進化的最莊嚴的目標。馬克思告訴我們說人類至可貴的唯一標的是人類能力盡量的擴張。」

這些說話在莫斯科的男男女女都常引用。我不是說這些思想僅行於莫斯科一處地方，在無論甚麼地方我和學校的人談話這些思想就存在那裏。這些決不是某一男子或某一婦人的思想，確是在勞動者國家的教育當局經過多年細心的考查和實驗後勢所必致的一種結論。

北高加索運輸勞動者教育部部長 Davidovitch N. Horolsky 說「革命以後我們立刻就採用美國學校的方法，然而不足以應付我們的需要。我們爲勢所逼，不

得已遂建立我們自己的教育制度。現下我們正在實驗各種方法，要將我們的學校做成生產的創作的學校。兒童們必定要在學校裏面學習生活，而且他們必定要由生活而學習。」

後來他又講及他們因應用從西方資本家列國輸入的教育理想和方法到勞動者正在試行建立的新教育制度所經過的苦鬪。在這個運動的初期，北高加索的勞動組合擔負了這個重擔的大部分。饑饉和內戰過後生活復歸常態時，這個重擔便移到國家去了。俄羅斯在經濟上還是很窮，但她進步卻很快。革命以前她窮而無知，現在她雖窮而立志堅決。」

Davidovitch 很熱心的敘述他們向兒童的社會教育所做的工作。他說「兒童們在學校躬自解決他們自身的團體問題。在我們的學校裏面學生們通通是集團作工的。青年團卽是我們所授社會教育的一種優越的例證。」

「青年團正在創造一個新世代。他們對於世界很有興味。他們識得他而且理解他。他們做工作。他們多數每日花兩時間或四時間去做有用的事。這是青年團訓

練的一部分他們有組織他們在團體活動裏面有紀律。他們服從他們所選出的領袖。他們將做出一代偉大的勞動者。

這個人在勞働組合占有一個席位。他正在指導社會教育。他起初是一個勞動者，後來做過幾年教員。他不是復述他在書內看過或在演說中聽過的辭句。他的思想是從八年間所歷艱難辛苦的教育經驗鍛鍊出來的。

在蘇俄聯邦我曾會談過的所有的教育者當中沒有一個對於學校的工作情形能比烏克蘭的教育部次長兼科學院管理委員會主席 Jean Riippo 更加清楚的。當內戰時 Riippo 在前方轉戰，充當高級軍官，內戰告終，他立刻就開赴他所謂「教育的戰線」上，一直到現在還在那裏。

我和 Riippo 的會見是人們在蘇俄所得經驗的一個標本。我在星期五日到他的事務所去，同行的是 Kharkov 教育部的一位職員。星期五日在他的事務所是「學生日」。學生從城內各處和附城各處來，由早上九時至下午三時不絕的擁進那事務所去。別的事務在那裏等着，我們是爲「別的事務」來的，所以我們也在那裏等。

接待室擠滿了學生。有些穿着城中慣穿的服裝，其餘穿着農民服。當中有一個高出衆人的——偉軀金髮青年，約十八九歲，頭戴一頂羊皮帽，身穿一件牧羊者的皮製長外衣，腳踏一雙長皮靴。他是學生代表團的一份子，從他們的山間來到 Kharkov，請求增進他們鄉里的學校的便利。

學生們進 Riappo 事務室的每次只許一人，除非他們是代表團的團員，是不許兩人以上一齊進去的。有些在裏面逗留一分間，有些逗留十分，各人提出他的陳述，得了答復，就退出去。

公事逼壓在那裏。地方立法會議正在會議期中，學校經費正待商量。但那一天是星期五，Riappo 整日坐在那裏和學生們談話。到星期六日 Riappo 帶了他的報告和關於經費的請求，出席立法會議去。其餘的公務照常做，只在星期五那一天學生是「公務」。

關於撇開公務去接見學生這件事，我在從事教育職務的人員當中也聽見了些少批評。有一個說「這些學生是很麻煩的。我們到那裏去，他們就跟到那裏。終日

糾纏着，我們怎能辦得了甚麼事。」

對於這些話的答復卻很簡捷了當：「我們辦學並不是爲要「了甚麼事」的，我們是爲學生辦學——順應他們的需要。最少我們也可以每星期挪出一天來聽聽他們的要求，看他們有甚麼提議。他們到這裏來對我們所陳訴的都是很認真的。最要緊的就是要給他們一個說話的機會。」

學生們散了過後我和 Riappo 談話的機會到了。他給了我兩個鐘頭以上的時間。

Riappo 剛纔著好了關於烏克蘭人民的教育問題的第三本書。此中情形他是很熟識的。他組織他的意見和資料好比是組織他的軍隊一樣。當我坐下的時候，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叫他的書記給他一張很大的紙。在這張紙上面他將他的教育作戰計畫劃了出來。他一面講，那個圖也一面畫得越加詳細。

起首他說「在教育戰線上有三個重要部隊。就是學校，出版，和影片。劇場，圖書館，諸如此類的東西，固然也應當顧慮到，但在目下，從戰畧上看起來，比較其他三項

卻沒有那麼重要。

「在我們的戰鬪裏面我們擔當着兩種主要業務：學齡兒童們的教育，和正在勞働着的成年者的教育。」

Riappo 講到這裏就轉了他的注意到「學校部隊」去。他在他的紙上畫了一個圖，以下列標題分爲四部分。

一，學校前的教育，年齡三——八。

二，民衆教育，年齡八至十八或十九。

一，社會教育，年齡八至十五。「七年學校」分爲：

第一部，年齡八至十二，在這個期間兒童學習他的環境。

第二部，年齡十二至十五，在這個期間兒童修習人類知識中所包含主要事項。

二，職業學校，年齡十五至十八或十九，這一類包含工場學校，和其他中等工藝學校。

三爲專門家——新經濟秩序和新社會秩序的士官——而設的學校，各種高等專門學校。

四，研究所，新社會秩序的將領們受訓練的地方。

以後他依次將這些標題逐項詳述了，并說明這個綱領案各部所根據的諸原則。

他說「學校前的教育志在收納可受若干社會生活訓練的兒童於三種機關，給以社交的機會：日間託兒所，幼稚園，和遊戲場。」

「革命以前，這些機關只是爲很富和很窮的兒童們而存在，多數民衆的兒童們是利用不到的。我們在一九一七年着手做那種工作，一時爲饑荒內戰所阻，就停頓了，現在我們正在回頭重做。」

「爲甚麼這些學校前的機關必定要使一切兒童都能够利用呢，這裏有兩個大理由。」

「第一個理由，是兒童們在很早的年紀就起首發展社交的欲望，他們想和別

的兒童們在一起。這件事在好些家庭裏面分明是不可能的。爲這些兒童們，學校前的機關供應唯一的社交的機會。」

「第二個理由同是一樣的重要——或者在我們目前所遭遇的需要看來更加重要一點也不定。在俄羅斯勞動者和農民的妻室從來是不許有社交的機會的。有產階級的妻室纔有空閑。勞動者和農民的妻室被束縛在他們的家庭裏面，終日長年勞苦不息。要從這種勞苦救濟他們出來，最切實的一個方法就是設立機關，使他們可以每日得數時間安心付託他們的兒女在那裏。若果我們希望我們的婦女參加他們所當負責的公務，我們必定要做這件事。」

Riappo 跟著就轉到民衆學校去。原定計劃是要收容蘇聯從八歲至十八歲的一切兒童。所以民衆學校所包括範圍是與美國的初等和中等學校一樣。」

「民衆學校的第一步是授以七學年的社會教育。這就是爲鄉村和城市的兒童們所設立的勞動學校。這個勞動學校分兩部：四年初級，三年高級。蘇維埃的教育者正注力在第一或四年的那一部。」

Riappo 更附加了幾句話說「就此你便可以曉得我們的前程還有很遠的路。我們并不欺騙自己，至少還要一年，我們纔能够設備那麼些學校來收容烏克蘭所有由八歲到十二歲的一切兒童。我們成就了這一件，我們纔進行第二件——七年學校的最後三年。到了這一步，我們就可以與世界的文明國並行——在初等學齡的每一個兒童在學校裏面都有一席位。但在這個期間我們仍用我們所有那些不適當的設備繼續幹下去。當然這是不好的，不過總勝於甚麼都沒有。」

在勞働學校並沒有甚麼專門。不過授兒童以生活各方面的見識，供給一種普通的社會教育，授與全般教育的各種要素的一個綜合。

Riappo 說「勞働學校所供應的社會教育的基礎在於兒童運動——在學級在學校和在集團裏面的兒童們的組織。這個運動的最重要的一部分或許就是他們在衛生上社會的組織上和由青年團運動所得政治上的訓練。」

「青年團創立於一九二三年。那一年在蘇俄聯邦約有四萬團員。現在總有三十萬以上，並且這個數目增加得很快。」

「青年團的團員都是已經覺悟的有知識的兒童，那些理解事物很快當的，和那些能够趕得上這種理解的兒童。青年團的各團員必定要對於他身邊所起的事件負一份子能動的任務。他必定要訪問各工廠和各種社會的營造物，他必定要學識他所在生活的公共團體，因為他是新社會秩序的一個建設者。他要對於舊社會和他的制度宣戰。他要擁護革命的一切所得。」

「我們希望到一九二七或一九二八年蘇俄聯邦由十歲至十五歲的一切兒童實際都加入青年團運動。這樣，他們就可以自己去發展他們所要求的社會教育。他們可以從裏面建築起來。我們的任務只是指示他們那裏有甚麼是應該研究，和輔助他們很精明的去研究。」

Riappo 後來講到勞働學校的學業一方面去。他所研究的不是各種的教科目——算術，拼音，讀法，地理。那些都是舊式學校的功課。在舊式學校裏面一切功課均細分爲種種特殊的題目。兒童們由這些區分決得不到一個綜合。就是在教員當中也有許多是得不到這個綜合的。

「新勞働學校的教育是環繞著直接從兒童周圍的生活取得的種種題目建造起來的。學校在秋季始業，兒童們就拿「秋季」做題目，來討論他，分析他的意義，蒐集樹葉果實，組織秋節慶祝會。年少兒童們在學校裏面就這個題目思考談論好幾個星期。這就是他們的教育的初步。」

「這樣的事情常會激發兒童們的興趣。學級功課所處理的課題都是與他們的生活接觸最密的。他們談論家族，街道，鄉村。兒童們和教員們一齊計劃和作成各學課。每一學課是他們所研究的一般課題的一部。」

「在分析他們周圍的世界的生活這個歷程中，兒童們得與貫通我們的一切問題的三條線索相接觸：自然，勞働，社會。但當開始學校工作時，我們不將這事告訴他們，我們讓他們自己去做這些問題，等他們自己發見這些線索。」

「我們施行這個制度不過數年，但我們所已得的經驗確已證明兒童用這個方法所修得的比他用舊方法所修得的多許多。這個制度逐漸發達起來，兒童對於他周圍的生活也就愈加明了。」

Riappo 繼續說「你就會明白這個制度與煩瑣哲學是正相反的。這是渾合或綜合制。在此制下兒童很容易很自然得到他所在生活的社會的許多見識。」

「在烏克蘭對於這個新制施行的一個最大障礙就是有訓練的教員的缺乏。計劃是新的，還在製造中。要遵着這個計劃去教得有成效，教員不止要曉得技術，必定還要理解原理。最重要的是教員必定要有和兒童們協同實驗的欲望和才幹。」

Riappo 繼續說「烏克蘭的教員至少也够得上普通教員的標準。他們各人都是一兩科目的能手，鄉村教員大抵在舊制下亦已準備得很好。他們曉得算術和歷史，但很少理會一科目與其他科目間的關係，尤其是少有懂得這些課目與他們所處生活的關係。我們在這個新教育裏面決定從生活着手，而隨時將算術和歷史導入他們所當占的部位去。我們對於在這個新制下掌教的教員已授以一個廣泛的學程。本年我們從他們當中選出那些最有希望的令他們就教育的方法做滿一年的研究工夫。我們希冀他們可以為新制做宣傳者，和在新制裏面當指導者。」

Riappo 關於勞動學校的後期三學年並未有特地講過甚麼話。這是他們所遭

遇的最困難的一個教育問題。他們還在極力的做前期四學年的工夫。

勞働學校是社會普通知識的陶冶場。他們與地方環境是有聯絡的，然而在他們裏面一切兒童們所受的實際都是對於生活的一樣的普通的預備。專門化要在職業學校纔起始。

Riappo 說「我們的計劃是對於勞働的各部門都有一種職業學校。在這些學校裏面我們要養成有實力的勞働者。在這個計劃未完成以前，蘇俄聯邦各學童不論男女都要受這種特殊訓練做他的學程的一部分，用以預備他在生活中的特殊工作。無論在工業，在農業，在衛生業務，在藝術，或在其他部門，我們定要各工作者至少關於他所在服務的那種專門事業所根據的各項原理有一個最小限度的知識。職業學校，這樣看來，便是民衆學校的後期或高級。一切兒童都要修習他所提供的工作。」

「在舊制底下，教育裏面有一個二元主義。那裏有一種古典學校和一種專門者的學校。在古典學校裏面，學童們講求知識——往往是爲知識自身。他們是知者。

在專門者的學校他們講求技術。他們是行者。這兩部學童屬於社會內兩個階級。知者是上層階級分子，行者是下層階級分子。這是適於在階級區分的基礎上面所建成的社會的教育的一種樣式。」

「我們的社會已沒有階級了。我們志在給那些進學校來的各個學童一種最能發展他的才能的訓練。我們不問「你從那個社會階級來，」但問「你有甚麼才能。」對於這個問題得了解答，我們就準備那種訓練，對於那些特別的才能供給一個致用於社會的最大機會。」

「我們的意思就是要結合知者和行者在一個人身上，聯合理論和實際。這種教育只在無階級的社會纔能行。他的基礎是社會一元主義——一個統一的無階級的社會。」

「我們已經廢除了階級的分別，我們不必分離知和行。知和行本同屬於一個合理的生活。我們要將他們結合起來，並用普通和專門兩種教育來養成有實力的男女。這樣的教育一元主義只可行於一個獨一階級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沒有別

的制度可行。」

Riappo 後來論到他們在烏克蘭設立職業學校的種種奮鬥，和他們的努力所得的成功。

他起首說「革命以前在中學校約有五萬兒童。大多數是富家子弟。勞動者的兒童卻少有進到這一級的學校的。在一九二四——五年間在烏克蘭的職業學校有七萬二千兒童，本年（一九二五）秋季註了冊的約有九萬二千。在這裏面二萬三千是進工場學校的。這些兒童大半都是勞動者的子女。」

「現在轉到鄉村學校去，大戰以前有職業學校級的農業學校七十四校，大半都是虛有其名。他們并不授以何種真正的職業訓練。現在卻有一百九十二校有地四萬二千 *desyatines*，有農業機械，和必需的設備以便訓練在學男女將回去能够舉行科學的耕作事業。」

「但許多青年是不能全年離開他們的鄉間的，所以我們在本年度開設冬季學校二百七十校，修業期間只定四個月。這些學校可以給農民以些少農業經濟的

專門教養。」

Riappo 指出烏克蘭的實業正在迅速的增進。在製造業運輸業和農業的各部門對專門家的需要不歇的增加。本年度內專門學校出身學生約有二萬三千人，但不足以供給這個需要。今後兩年間實業的澎漲必定很大，但這事必定要預先有一學校制度能供應已經過相當訓練的人材。

關於高等專門學校——蘇俄制度的第二段 Riappo 講得尤為起勁。這是他特別有興味的一個部門。他相信蘇維埃實驗的成功全繫於這些高等專門學校。他說：

「革命以前，二元主義在我們的教育制度內是很徹底的。那些大學提供普通修養和純粹科學給支配階級的兒童們。從專門學校出來的那些受過訓練的專門家都缺欠大學所授給別人的那種普通的和學理的知識。結果就是兩個人，沒有一個在社會裏面是有用的。大學學生沒有專門的技能，專門學校學生缺欠學理的知識。」

「革命以後我們發見了烏克蘭的大學仍然繼續着這個學業的二元主義。他們不能適合於我們正在走進去的新社會時代。於是在一九二〇年，在烏克蘭，我們通過了一個法案，廢除了大學。我們所做的正與法蘭西革命在一七九二年，當他因為大學仍支持着舊秩序，而毅然撤消了他們時，所做的一樣。」

「因為我在這個戰亂中擔任了這部分的工作，於是在俄羅斯有些人叫我做摧殘教育的野蠻。我並不是摧殘教育。我是要奠定一個健全的基礎，使新教育能够在這上面建立起來，而且新教育也只能建立在這個基礎上。」

「在過去五年間我曾極力主張高等教育機關這一個等級必定要是為社會的實用而設定，不是為純粹科學而設定。科學不是一個最終的目的。只是我們用來做我們所必須做的一個手段，一個工具。」

其次 *Priglasenie* 論到他所主張的教育的經濟的基礎。他說：「這些高等專門學校可以養成能在勞動戰線上指揮活動的許多士官。將來各部門都有許多學校，都可以養成能收實際效果的男男女女。」

「在舊制底下各企業裏面都有一個受過高級訓練的管理者。在他底下是一羣甚至不識寫不識讀的無知的勞動者。我們現在提議：

「科學的管理者，」

「曾受訓練的技術者，」

「曾受教育的勞動者。」

「這是無產階級獨裁的經濟的基礎。在這個組織裏面誰應該占着負責的位
置呢。農民和勞動者創造了這個制度，就應該爲他們的利益用他們的權力去支持
他。」

「外國的新聞紙因爲蘇維埃當局拒絕有產階級進學校去，於是責備他們。有
產階級的兒童們進這些學校去，爲的是要得到知識，好去推翻勞動者和農民的政
府。爲甚麼我們要教育我們的敵人。當然在學校還沒有充分的席位供給勞動者和
農民的兒童的時候，我們不要這些有產階級的兒童進去。我們現在正從事於將學
校拿來無產階級化，好比我們已經將產業和政治拿來無產階級化了一般。」

Riappo 提出了過去十年間在烏克蘭高等教育機關裏面的學生的社會地位作證來補充這個內容。在一九一四年學生的百分之六十四是出自貴族和上層有產階級，百分之三十是出自小資產階級，百分之四是出自農民，和百分之二是出自勞動者。三月革命推倒了貴族和上層有產階級，但造成了一個新有產階級的權力，於是在一九二〇年高等學校學生裏面小資產階級的子弟占了百分之七十二。

「這是一個新發生的危險。我們已經打破了工廠內政府內和軍隊方面的舊秩序。現在他們正想回到學校裏面去，隔絕勞動者和農民的兒童，趕緊修得他們所必需的教養，以備他日開始鬪爭時將我們打敗。」

「這確是一個危險，我們已經定了一種條例來對付他們。在這種條例底下，凡要進我們的高等學校的學生都要有勞動者或農民的一種組織的推薦。明年就可以從低級學校取錄許多學生來充滿我們的學校。舊支配階級重行把持高等學校的危險實際已經過去了。」

Riappo 提出烏克蘭學校當中的第四類——研究所來了。他說在烏克蘭有二

十五間研究所。每間都是科學中或一部門的一間特殊工作的實驗所。

「在這些研究所的學生都是高等專門學校學生團體中的英秀，他們都是前途最有希望的。他們都是將來要做將官的。他們要在蘇維埃經濟的和社會的生活戰場上做指揮，在那裏他們對於全世界的資本家制度要戰勝。」

Riappo 特自指示出凡進這些機關的學生都要在研究所內每年做八個月的工夫，在其餘四個月間他們在礦山工廠或其他代表他們所選職業的某種產業的或社會的生活裏面工作。Riappo 說「這就是我們對於從前那些貴族們到避暑地去的夏季休假的一個替代。」

現在學生畢了業是沒有文憑的。他畢了業，還要就他的職業去工作一兩年。到那時候若果他證明了他的價值，纔許得一張精熟的證書。

Riappo 繼續說「你們的新聞紙再三再四的說布爾塞維克破壞科學。請你看。看在那些科學實驗所裏面我們的青年男女們所做的工作。實驗所不一定是要在大學裏面。化學實驗所原屬於化學業，機械實驗所本隸在機械工業的中心。在先進

列國產業的各大經管都設立有自己的實驗所。發展底論理的路線原是那樣的，我們就是依着這條路線走。我們送我們的最有希望的學生和勞動者到這些實驗所去當學生和助手。這就是我們預備科學專家的方法。」

「聯合起來，這些實驗所（研究所）構成烏克蘭科學院。這些科學的中心並不發展得一樣快。人物和時機的不同做成進步的速率上的差別。有些已經表示出大有望的前程：生物化學，物理學，地質學，勞動。我們的理想就是巴里的 Pasteur Institute。不過我們所指望的是要做到科學的一切部門去，而 Pasteur Institute 所做的只限於一門。我們并未有破壞科學。反而我們正在供給 he 致用的機會，使真正的科學的事業能得普及。我們所破壞的是科學和煩瑣哲學間的二元主義。我們是將科學致諸實用。」

據 Riippo 所說明這就是關於兒童的學校制度：民衆學校，包括勞動學校和職業學校，高等專門學校養成產業的將校，研究所訓練社會生活的指導者。他後來轉到成年者的教育工作去。

他說「成年者教育這一部是很簡單的。我們計算文盲者總有數百萬。這些人除了學一點生業，絕沒有受過甚麼有系統的訓練。他們大半是農民。現在我們這裏農耕並非科學的，也不是系統的。對於這些人我們必定要授以政治的和技術的訓練。」

Riappo 將成人教育事業分作四部，（一）文盲救濟。（二）供給特種專門的教養於那些能够吸收的人們。（三）解脫舊宗教對民衆的鉗制。（四）消弭地方主義和國家主義。教育當局對於這幾種事業都盡力去做，正與他們特別的出力去辦學校兒童的教育一般。手段卻不相同。

成年者教育的第一個或者最重要的手段就是俱樂部。這些俱樂部在都市內是由勞働組合設立的，在鄉村裏面是由村議會設立，用做鄉村生活和文化的中心。他們包括閱報室、圖書館、會堂、活動影畫裝置、社交室、教室等。在烏克蘭的鄉村裏面已有六千這樣的俱樂部，並且這個數目快要增加起來。Riappo 說「有了這種俱樂部的的工作並得學校的補助，到了一九二八年必定可以得到烏克蘭所有十歲至三

十五歲的人民都能够讀書寫字。」

「成年者的專門教育有兩種：政治專門教育和機械專門教育。夜學校和成年者工藝學校供給機械專門教育。」

Riappo 繼續說「還有兩種重要的機關印刷物和影畫。兩種都是用來開化絕未曾有過機會進學校去的那些成年勞動者的。」

「蘇俄聯邦印刷局出了數千部書——價錢很廉的，關於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文藝詩劇各門類的書。這些書發賣到城市和鄉村去，所有烏克蘭的閱書室裏面都有。」

「其次還有新聞紙。我們原定每一個公共團體至少要有一種新聞紙。我們已經在較大的中心地方達到這個目標，現在正向着較小的中心工作。你看見過我們的雜誌。他們奄有種種門類，並且已有很大的銷流。」

「這些印刷品的一切資料都在政府的監督底下，一切都是有意用來教育民衆的，正與學校是用來教育兒童一般。我們要在三年以內將文學布滿烏克蘭的各

村落：這個意思就是說每一村落要有一個小小的圖書館，閱書室裏面擺滿新聞雜誌，和一切學校都有文藝和書籍的設置。」

最後一方面又是最重要的關於成人教育的一個手段就是活動影畫。烏克蘭的活動影畫院和劇場都是在政府手裏。

Riappo 說「劇場在城市成功很大，在鄉村卻不行。戲劇排演在營業計算上太破費，有才幹的人也有限。活動影畫在鄉村很成功，效力比在城市大得多。」

「我們的活動影戲託拉斯很窮。在一九二四——五年我們只能夠供給一百三十副影機。我們在這一年間留他們在鄉裏，他們替我們賺了一百萬盧布以上的純利。我們把這個純利全部放到新設備去。本年我們已有一千六百架影機。我們再要賺點利錢，並且我們還要放這些利錢到新設備去。再等幾年，我們就可以在每一村落有一副影機。工作後和在冬季，各農民都可以到村落俱樂部去，花一點入場票費，就可以看見世界在他的面前經過。每一次開映，我們都有一套教育畫片。我們希望這種畫片可以證明他是啓發農民的一個重大的要素。」

Riippo 後來引用教育經費預算的增加來作證。他說「我們在一九二二——三年初次編造地方和中央的預算。起初是很微薄的。今年我們的總預算超過了一九二二——三年的五倍以上。在這個新預算裏面中央政府經費的百分之四十三和地方經費的百分之三十是充教育經費的。鄉村教員的薪俸差不多比在一九二二——三年的加了四倍，在高等教育機關的教授們的薪俸增至四倍以上。」

「在一九二二——三年我們是悲觀論者。我們不曉得怎樣纔能進前去。但我們忍耐着。現在我們已表示出我們的能力在產業方面在教育方面在社會改造方面都是一直向前進的。我們向前移動得很快。在學校裏面的工作者眼看着他們的薪俸和他們的工作條件月月的改進。他們現在相信他們確遇着一個不可再得的教育的機會。就是在高等教育機關的那些老教授們覺得萬事皆休的，也向着這個新生活的事實醒悟起來。我們的國家富於鐵炭水力糖。德意志和捷可斯洛化基亞在技術上有很大的發達，是我們的近鄰。在經濟上我們必有一天是以躍進代步行。這就是我們的經濟發達的前程。晨光一開，教育必向前進，如同產業的進步那樣

快。」

Riappo 當然是一個宣傳家。他抱着一個專心信奉的主張——烏克蘭所有老少人民都受教育。他有方法來成就這個結果。他爲作成這個方法曾經自己去利用現代的一切教育經歷，並且對於這種外來的知識他亦已加上了在蘇俄聯邦的差不多十年的實驗。絕少先例拘束他和他的在教育界的同事。他們正在從地基着手建築。他們勞働的結果必能完成一個教育制度。這個制度在他的構造可以獨步天下，在他的方法可以算是先覺。

十三 文化的社會化

在我這個蘇俄聯邦學校見聞錄裏面，我並未曾概括的評論過蘇維埃制度所根據的社會的原則。我做此事很審慎，因為我要大家明白我所敘述的是學校，並不是布爾塞維主義。但是，如果要完成一個蘇俄教育的紀錄，或是要理解在蘇俄聯邦教育制度上方在進行的是些甚麼，而關於蘇俄的社會哲學沒有一個大體的概念，是不可能的。在「勞動者的高等教育」那一章裏面，我已經略略提起這個哲學的若干特徵，并在Riappo訪問記事 (Chap. 12, Unifying Education) 裏面，更把他展開了，適用到烏克蘭的教育綱領去。所以關於這一點我很歡喜用四五教規的辭句得他的要義概括起來。

一，成文史是階級社會的一個記錄。就是：

- a. 一個小小的，有組織的，開明的，支配階級享受經濟的盈餘及閑暇（文化）
和

b. 一個大的，無組織的，蒙昧的，勞働階級（奴隸農奴傭金勞働者）製造支配階級所享受的盈餘及閑暇。

c. 在這樣社會裏面，榨取的權力全在掌握生產手段——奴隸的身體，農奴和農民的土地，傭金勞働者的機械，——所有權的支配階級手裏。

d. 這個經濟的權力，立在生產手段所有權上面，伸張到全社會制度裏面去，遂致連國家教會學校報紙也爲經濟的支配階級所統制。

二，階級社會，猶如一切其他社會形式一樣，常處於變遷或進化的一個歷程中，社會史卽是進化的記述。

三，在歷史上組織起來了而且開明了的勞働者必定會達到一個時期取得他們所賴以生活的土地和機械的所有。在社會史的這個時期，榨取必定消滅，因爲榨取的經濟的基礎（特殊團體或階級對生活手段的所有權）已經沒有存在。勞働者保有及統制土地機械和其他生產力及生產用具的時候，劃分社會爲所有者及勞働者底經濟的區別亦已無存。所有者就是勞働者。

階級差別底經濟的基礎自然亦歸於消滅。

四，這個社會統制由所有的支配階級向勞動的支配階級的轉移，即是社會革命。社會革命發生後，勞動者就不必爲一個支配階級去生產盈餘及閑暇，而在他們自己當中分享產業的生產和閑暇。

五，這樣的一個社會革命在蘇俄聯邦正在進行中。勞動者確已領有及管理土地。他們是支配階級。這個事實從此證明在世界上只有蘇俄是能够把閑暇（文化）拿來社會化的。

讀者對於這個摘要即使一個字也不相信亦可，我們的要點只在蘇俄的思想家和勞動者確都信受他并且奉行他。這是他們的社會哲學的精髓，也是他們的國家組織和教育制度的作動原則。除非理會了這個，讀者對於蘇俄教育的領域內所起變化是不能明瞭的。

蘇俄的教育者依照這個理論正在試驗種種方法，以期能使蘇俄的民衆對於他們在生產上（勞動）的分功得獲閑暇（文化）的報稱。這裏面包含三個特殊

問題（一）使次代（即蘇俄現代農民和勞動者的兒童）的新人在經濟上和社會上，因其能力不因其社會的階級而分享教育的機會。（二）開放世界現行的文化生活於勞動者。（三）使大眾得自由利用過去的文化。

蘇俄的教育當局在他們因才施教的努力裏面，成功到怎樣田地，在現下要切實答覆這個問題，尙覺太早。但以前各章所載種種觀察，確也可以表示他們在這個方向，比諸革命以前確已得到很大的進步。

英國勞動組合代表團覺得應該更進，並且說由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的蘇俄勞動者在教育上的景况不但比較革命前的蘇俄勞動者好得多，而且在關於教育的機會一方面就是英國的勞動者也趕不上他們，確也適當：

「從以上必然不大精確的關於蘇俄教育制度的考查看來，我們可以曉得一切機會一切獎勵均已供給各勞動者。不論他或她的職務是甚麼，只要他或她覺得是與自己的性情相合的，都可以在藝術產業科學或文學的各部門當中任擇一門，以修得最良的教養。代表團在所到各地方所見的成绩，確實令人驚異，尤其是想念

到全制度起始實施還只三年的時候更覺駭人。多數的勞動者不願意離開他們在那裏勞動了一生的工廠，無論怎樣總不願意轉換他們的生活。但他們在隨意選習的學校或其他學校裏面所既得的訓練確已供給他們對於生活的一個新展望，使他們的閑暇時間或爲一種娛樂。其他勞動者已由這些途徑得以脫離一個厭悶呆板的勾當，而轉入一個適於他們的才能情性的職業。各農民或各勞動者均能靠他自己的能力和這個制度所給與的援助在他的或其他任一職業裏面得以上進。在那浪費的沈滯的才能，及因手段的缺乏而致失卻出路或教養的境遇的奴隸，所造就的我們自己的文明裏面那種感傷的徵狀，似乎在俄羅斯的勞動者當中已是罕有。（見一九二四年英國勞動組合代表團的報告「今日的俄羅斯」紐約一九二五版第一五〇頁。）

當然這不是一個最後的判定，即他自身原亦不想就此斷決。但也足以表示一個勞動者社會以三四年間的努力爲他的僚友大眾在教育機會的供應上確已盡其所能。

關於其他兩點——開放現行文化生活於勞動者們，和使大眾得自由利用過去的文化，——以我菲材只能用極普通的說話來敘述一下。即使每一項只得一句話也須滿足。

現行文化的表現有四個類型：文學（出版物）、音樂、戲劇、繪畫及塑像。一切這些形相於革命前已在俄羅斯發展得很好，這個國家向來是以科學者文學者音樂家歌者戲曲作者演劇家畫家著名。但他們大半的作品必然都是為俄羅斯支配階級做的。俄羅斯人民中約五分之四甚至讀也不懂得，那些印刷品簡直對於他們是封閉着。音樂戲劇歌劇繪畫都是那些上流人所享受，除了宗教的音樂藝術外，實際這些文化形態沒有一樣是達到民衆去的。

現在這個情形已經改變過來了。蘇俄對文盲的戰鬪是一件最可觀的事情。並且就大體上看起來，也是蘇俄當局播布現行文化到民衆去的努力的一個最大成功。書籍小冊雜誌的印行已有大規模的發展。國立印刷所（Gosizdat）是世界上最大一個印刷業的設備。在蘇俄所已登記和印行的新書籍新小冊的數目在一九二

三年是一八、六〇八，在一九二四年是二九、一三一，而在一九二五年則達到四〇、〇〇〇。書籍的平均定額和平均流通數自一九二一年以來增加很急。發送的機械裝置已經設備起來，陳列所和閱覽所在蘇俄聯邦到處都可以看得着。

蘇俄的報紙發達很快。在體裁和所載資料的標準上其中最好的可以比得上歐洲最好的日刊報紙。他們比美國的報紙好得多。在蘇俄聯邦通常一個二十五萬上下人口的市鎮所有的報紙也可以比得上美國首都最好的日報。在無論甚麼地方他們都不會至於阿世以及發生醜聞。這一點實與倫敦泰晤士相等。

雜誌的發達比較新聞紙差一點。在過去兩年間在這個分野裏面也有很大的進步。尤以勞動組合的功績居多。

蘇俄的俱樂部工廠和鄉村閱書報室制度已經設立起來。他的規模在世界上無論甚麼地方都沒有能與他比並的，而且現在擴張得也很快。

文化表現的兩個特異的形式就是 *rab-cor* 和壁報。 *rab-cor* 是爲日刊週刊或月刊新聞當通信員的一個勞動者。新聞雜誌的經理者都要在各工廠礦山商店事

務所和村落裏面聘請一個這樣的通信員。例如莫斯科的 *Pravda* 每日銷紙五十萬，需要一萬這樣的通信員，每日由他們接收一百或二百件通信，支持一個編輯部，編輯和整理這些通信，以便印行，對於所採用各稿件報酬也很厚。壁報是一大張紙，通常約寬一碼，長二三碼。在上面寫着，印着，畫着，貼着，或用打字機打上某種報紙的各欄記事——新聞，社論，諧話，漫畫，小說，詩，等。這樣的報紙是要來供給工廠俱樂部學校和事務所用的。所以這些報紙帶着濃厚的地方色彩。這種工作都是由各地方有才幹的人擔任。報紙是每週出一次，或兩週出一次，釘在一個當衆的地方，以便大家都可以看。在 *rab-cos* 和壁報兩方面確確實實有十萬上下的勞動者和農民投稿，將他們的作品發表在報上。這確是民衆文化表現的一種手段。這種發展是沒有比類的。

這些事實是容易看得出的，都可以用證實了的校對過的數字來說明。至於音樂，戲劇，歌劇，繪畫，塑像，又有甚麼可以講呢。還沒有甚麼是很確定的。而且以一個門外漢，除了下列幾件事，實在也講不出甚麼：

一，同好者的聲樂，管絃樂，和戲劇，在俱樂部，工場，村民住家，軍隊，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和童子團組織裏面，都有獎勵，而且很發達。

二，音樂，戲劇，和藝術的學校程度很高。學生也很多。在這些學校與在蘇俄聯邦其他各處一樣，最注重的是農民勞動者的兒女——民衆的兒女。

三，職業的音樂，和戲劇，程度亦高。以我所見聞在世界上確沒有那處地方可以超過他的。

四，聽音樂和看戲的人在性質上起了一個大變化。他們多數是勞動者。他們買票已由他們的組合替他們交涉得很大的減價。在場者都很靜，很注意，絕沒有敗壞風紀的，而且自律很嚴。開演按準時刻，每逢一幕劇或一號演奏開始的時候，便關上門，非等到那一幕劇或那一號演奏完畢了是沒有人進去的。細語，騷擾，和不時的拍手喝采，立刻由來看和來聽的在場大衆處置下去。很少有像歐西資本家閑暇階級的聽衆和看衆所常有的那種遲到，不留心，不介意的事情。大衆都的確是聽音樂看演戲。以體面而得免票的絕少。真正

的社會的效果如何，必定要待將來纔能判定。

至於過去的文化，講起來更加簡單明瞭。蘇俄聯邦一切藝術的珍寶都已社會化了。經許多的名家將他們分了類。在圖書館、展覽所、博物館裏面，只要有地方，立刻就陳列起來。美國的藝術鑑定家 Sir Martin Conway 纔發表了一本書，叫做「蘇俄藝術珍寶」，他在這本書裏面這樣講：

「俄羅斯的博物館，聖比得堡（列寧格刺）的修道院。和莫斯科的博物館，是古來有名的。所可期待的是甚麼，我已知道。但俄皇在宮殿內和裏面各種珍寶中所有的財富則遠出乎我所意料以外。而今我回想一下，炫耀在我記憶中的盡是那些無量數的珠寶，以噸量而不可以數計的金銀器皿的堆積，和數不盡的磁器，擺滿了一廊又一廊，還剩下七萬五千件沒有地方陳列。我還想起那些古藍寶石和孔雀石的諸色大花瓶，桌面，甚至牆壁，古代和現代的雕像胸像總在二萬座以上，繪畫和雕刻的宏偉的收藏，不勝數的成套的家具，用織錦蓋着的牆壁和織絨鋪着的地面以畝計，聖像數千，銀製和琺琅製薄片而施以浮凸花樣的桌被，歷代古器，包含南俄所

產金製品約一萬件，御車，甲冑，墜重珍珠的法衣，禮服，金製表面的書籍，聖餐盃，水晶盃，雕玉，皇冠，皇杖，歷代服裝，和裝飾輝煌的寫本及古代印本的圖書陳列室，人類天才所創造及他的裝飾本能所裝飾的各種物件 (pp. 21-2)。

後來著者告訴我們他怎樣得到許可，在三個月間無論白日夜裏隨便獨自去查看這些珍寶。他得了許多種通行券，無論甚麼地方都可以去，無論甚麼地方都得種種便利。他不止看了而且拿在手裏鑑定過這些物品。

當他徘徊在宮殿裏面各處廊廡的時候，他禁不住自問，何以「這些珍寶竟得安然經過一個曠古所無的大革命。損失是必定有的，卻很微少」(p. 23)。後來他又指出冬宮曾受襲擊，Gatchina 宮曾起戰鬥，Kremlin 宮更遭炮擊，羣衆擁進宮中室內，士兵和勞動者在那裏打。暴動經過後，保管的人也不能判定有甚麼物品是被偷去的。

在一七八九年的法蘭西就相去很遠了。王室和教會所藏寶物的內容現在剩下多少。St. Denis, Rheims 或 Chartres 的寶物在那裏。十八世紀法蘭西金工的作

品少有逃得出這個熔爐的。宏大的修道院成了廢墟，中世紀建築的至寶貴的模範已倒在地上。在俄羅斯絕沒有這樣的事。不錯，修道院已經封閉了。他們的財產也沒收了。然而他們的繪畫法衣珍珠錦繡不但絕沒有毀損，而且很小心的收藏起來。還有許多已脫離了他們所最苦的漸進的朽壞。他們由蘇維埃政府保管着，比在修道者手裏時好得多（pp. 23-4）。

和其他人入了蘇維埃當局手裏的寶物一樣，修道院的材料已經緻細的分了類。並有極能幹的專家在那裏研究（p. 33）。這個分類的工作完成以後，這些材料就拿去陳列在若干公立宗教藝術博物館內。這樣的博物館已經設立了兩間。

讀者諸君切不可就從這些記錄斷定 Sir Martin 是一個布爾塞維克。他對於布爾塞維克制度的敵意分明是充滿了他的全書。最有趣的就是當他還守候在他自己的分野即藝術範圍的時候，他對於蘇俄當局所保存和正在準備展覽的寶物的豐富，卻讚賞不已。

他說明所謂一切有社會價值的藝術品都是社會的財產這個蘇維埃的理論

確很透闢。但他卻不理會在戰爭內亂和饑饉的長期當中保護着他們的就是這個事實。

他所見的一件趣事是從前看守這些藝術品的男子婦人仍留在他們的原地位。藝術保全了，同一看守者仍在那裏保護他。不過他們現在是保護人民的財產，不是保護俄皇的財產。

我不認識 Sir Martin Conway，但他對於他的專門好像是很了解的样子。我沒有他那樣的機會去看蘇俄聯邦的藝術珍寶，所以對於他的記事無從附會。但我所曾見過的那些，確一足以支持他的記事。蘇俄的美術陳列所和博物館都擠滿了材料，在目下是難免的。但除此以外，我卻未曾見過這一類的公營造物有整頓得比這些更好，料理得比這些更小心的。這不但是適用於那些管理者，并且也適用於常到陳列所的那些民衆。

整理蘇俄的文化珍寶，必定要好幾年的努力。這事成功以後，聯邦的勞動者和農民就可以常設一個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藝術品的展覽會。

蘇俄當局處理文化資料所秉承的一個中心原則是必定要社會化。就是必定要開放給那些能够鑑賞和利用他的人們。這個原則對於那些志願進藝術和戲劇學校的學生是真的，在音樂會和歌劇入場券的分配方面也是真的。他是圖書館和博物館內材料組織的根本。當今的文化是屬於蘇俄聯邦的人民。凡附有古代傳說的物件都小心的保存起來，安排在社會史的方案裏面一個適當的地位，以供閱覽。

遍西方世界，閑暇和文化大概是開放給支配階級而閉拒勞動者。在蘇俄勞動國家農民和勞動者現在（和他們的兒女）卻享受着這些利益。這個文化的社會化是蘇俄教育所憑以建立的基礎。這是一個最顯著的社會的實驗，爲現代社會史中所僅見。以一句常見引用的說話（Lester F. Ward）來講，他是一個「社會對社會的有意的改進。」他是知識和人類功業的社會化。